

圖

泰賴波



行發店書京南

泰賴·波爾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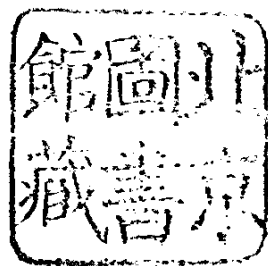
『向後轉，我底孩子！你們底樣子夠多麼笑人！你們穿的是什麼一種教士底袈裟？難道學院裏人人都這樣地服着嗎？』

老波爾巴用這樣的話歡迎他底兩個兒子——他們離家去到畿甫地方的救立神學院求學，現在才回得家來見他們底父親。

他們剛剛下馬。他們是一對健壯的少年，看來猶然有點羞澀，恰像那新從神學院放出來的青年。他們結實健康的臉上已經被了成人底新茸毛，那茸毛，還沒有碰過薙刀咧。他們被父親這樣的歡迎弄得大為不安，兩眼釘在地上，祇管呆呆地立着。

泰賴·波爾巴

—



144872

「站好了，站好了！讓我好好地看你們一下。」他接着說，把他們扳轉過來。「你們底袍子好長喇！什麼袍子！以前世界上不會有過這樣的袍子。跑跑看，任你們哪一個！我要看你們會不會被那袍幅絆倒。」

「別笑，別笑，父親！」終於大的個說了。

「我們多麼高興！爲什麼不教我笑？」

「因爲，縱然你是父親，如果你笑，天呵，我要打你！」

「你是這樣個做兒子的嗎？什麼，要打你底父親！」秦賴·波爾巴喊着，驚詫地退了幾步。

「是的，即使是我底父親。當問題是爲了侮辱，我便不管他是哪一個了。」

「所以你要同我打呢？用你底拳頭？」

「不管。」

『好，就用拳頭打吧！』泰賴·波爾巴說着，捲起了他底袖口。『我要從你底拳頭上，看出你是個什麼樣的人。』

於是父子們在久別重逢的歡迎場所，開始互相享以老拳——在肋部，背上，以至於胸口；退開交換了一下注視，接着又重新打將起來。

『看，好人們！這老頭兒瘋了！他簡直一點知覺都沒有了！』他們蒼白，醜陋，好心腸的母親驚呼地說，她站在門檻邊還未得擁抱她親愛的孩子們。『孩子們才到家，我們已經一年沒有看見他們，而現在，他變得好奇怪——他打起他們來了。』

『是的，他真會打！』波爾巴住了手，說：『好呵，我底天！』他似乎給自己辯解似地，『雖然他在這以前還沒有試過身手，他將成爲一個好哥薩克人！現在，歡迎你，我底兒，擁抱我吧！』於是父子倆開始抱吻了。『好孩子！注意，就像剛才打我的樣子去攻擊別人；一點也莫要放鬆！總而言之，你們底衣服仍然是可笑的。這樣拖着，算是件什麼袍子？——至於你你這村夫，』

爲什麼拖着兩手站在這兒？」他又轉向年青的個說：「你爲什麼不同我打你狗子養的？」

「什麼想頭啊！」母親說道，她安排立刻來撫愛她底幼子。「誰會聽見說兒子同父親打眼前已經夠了；這孩子太年青，纔經過路上勞頓，他已經疲倦了。」這孩子已滿二十歲，身長六呎光景。「他應該休息，喫點兒東西，而你教他鬥毆！」

「你多話的東西！」波爾巴說。「莫要聽你母親，我底孩子；她是女人，什麼都不懂。你們需要怎樣一種愛撫？曠闊的田野和一片好馬，那是你們需要的一種愛撫！看見這柄劍嗎？牠才是你們底母親！那些人，他們裝進你們頭腦裏的盡是些廢物；什麼學院，什麼書籍，什麼教本，什麼哲學，還有些什麼什麼，都祇好給我唾棄！」說到這裏，波爾巴還加上了一個不便印刷出來的字。「但是我要把好的告訴你們，就在這禮拜內我要帶你們往札普羅茨。」註二

去。那裏才有你們底科學！那裏是你們底學校；那是唯一地使你們獲得知識的地方。」

註一 札普羅茨底意思是灘普羅茨外(札)那是聶泊爾河濱的哥薩克地域

「他們就只能在家住一個禮拜了嗎？」瘦削的老母親眼含珠淚憂愁地說。「可憐的孩子們將沒有四面瀏覽的時間，他們連和生長他們的家庭親熱一下的時間都沒有了；而我哩，也不能乘這機會端詳他們了！」

「夠了，你已經吵鬧得很夠了，老太婆！一個哥薩克人生來，並不是爲了和婦人們四面去跑的。而你却喜歡把他倆藏在你裙子下面，讓你像老母雞孵蛋似地坐在上頭。走走，讓我們立刻把桌上擺的喫完了吧！我們不要什麼湯圓，蜜餅，芙蓉餅，我們不要喫這一類的東西；給我們一隻整綿羊，一隻整山羊，蜜酒要陳了四十年的，燒酒能有多少便來多少，不用葡萄乾或別的東西浸過的，祇要那瘋了一般噁噁地泛泛湧泡沫的，辣口的純燒酒。」

波爾巴領他兒子們進了茅舍底正屋；兩個戴着銅項圈的美麗使女，正在布置這間屋子，很快地跑出去了。她們如果不是震駭於這兩位青年，帶着落落不羣的樣子來臨；或許便是僅僅爲了保持她們女性一見男子便驚呼疾走，並且用衣袖好久地遮掩羞澀的習慣。這

茅舍陳設得恰合那個時候的風調——那風調祇有在歌曲裏淹留着一點隱約，那些歌曲如今也不甚流行了！往昔烏克蘭地方，牠們是常常被瞎眼老人們，按着聯邦以後結團紛爭正在烏克蘭盛行的戰亂時代的趣味，伴着本地六絃琴柔和的琤琮，向圍擁他們的人們歌唱出來的。四壁都明淨地敷着彩色的粘土。壁間懸着朴刀，獵鏢，鳥網，魚網，鎗，鏤雕的火藥筒，鍍金的馬啣，和垂着銀片的繫繩之類。小窗嵌着滾圓的厚玻片，除非把可以移動的一扇打開，想透視過去是不可能的。窗和門底四圍，是染上紅色的框條。一角裏的木架上，放着壺，毒瓶，翠綠色和天藍色的玻璃罐，雕花的銀杯，和各種各式的鍍金飲器：——威尼斯的，十爾基的察，而克西的牠，們由不同的路經，過三四道手來，到波爾巴底茅舍這，在冒險時代本是非常普通的。屋裏擺的全是樺木櫬子；又一角聖像下面有一張大桌子。一架大火爐被着五彩的浮雕，離開牆壁站着。這一切對兩位青年都十分親密，他們總要到暑天才得回家，因為他們沒有馬，而且習俗也不許學生們騎了馬在外面跑。他們唯一的標記是額角上長長

的髮髻，那是每個哥薩克人到了武裝的年紀方許拆散的。便是因為他們已經在學校畢業了。波爾巴這次才從他底馬廐裏給他們送了兩匹年輕的壯馬。

波爾巴乘他兒子們歸來的機會，用命令把沙特尼克（或者叫百夫長）們和重要些的法國領袖們一齊都召集攏來；當他們兩位和他底一位老朋友奧蘇爾（或者叫副首領）德米突洛·託夫開支走了進來，他便立刻替他們介紹說：『看，他們是多麼好的青年人啊！我馬上要把他們送到寨集（註二）去。』賓客們恭維了波爾巴和兩位青年人，告訴他們說：他們底辦法很對，對於一個青年人，比扎普羅茨的寨集那裏底學識更好的學識，是沒有的。

『來，兄弟們，各自坐下吧！桌子旁邊，喜歡那裏好便坐在那裏；你們也來，我底兒。首先讓我們喝一點燒酒。』波爾巴說。『上帝保佑！歡迎你們，孩子；你，奧斯塔勃，還有你，安德利。上帝保你們在戰爭中常常得勝，你們要打败回教徒，土爾基人，和韃靼人。而且當波蘭人從事反』

註二 寨集是扎普羅茨底哥薩克人底村莊，或者最好說是他們底永常的營屯。

對我們底信仰，你們也可以打敗波蘭人來碰你們底杯吧。現在怎麼了？酒還好嗎？燒酒拉了文叫什麼？拉丁人是笨漢：他們並不知道世界上有燒酒這樣東西。那用拉丁文寫詩的叫什麼名字？讀和寫我都知道得不多，所以我不十分知道。那不是荷拉斯嗎？

「這樣的爹爹！」大兒子奧斯塔勃想道。「這老狗什麼都曉得，但他常是假裝什麼都不曉得。」

「我不相信院長竟至於會准許你們去嗜燒酒，」韃賴接着說。「我底孩子，承認罷，他們用嫩楊枝好打你們底背，而且也沒頭沒腦地打過你哥薩克的周身，而且還不僅在禮拜六吧，我想，還有禮拜三禮拜四也打哩。」

「父親，過去的事，用不着重提了；算了吧。」

「現在等他們試試看，」安德利說。「等隨便那一個來碰碰我看，現在就算他是個韃賴人來試試看，他會馬上認得哥薩克劍底利害！」

「好啊，我底兒，老天哪，真好！若有這樣的事，我要和你一同去，老人在上，我也要去的！我還在這裏等什麼？做一個割蕎麥的，做一個當家人，同老婆一道看管看管豬，羊，麵包，就算了嗎？這些無意識給我滾了罷！我是一個哥薩克人，我不管這些！除了戰爭還有什麼？我要和你們到扎普羅茨去痛飲；老人在上，我要去！」老波爾巴漸漸激烈，終於勃然大怒，從桌邊站起，擺出個八面威風的樣子，躁着腳。「我們明天就走！還留着做什麼？在這裏，我們能夠攻打敵人嗎？這茅房對我們能算什麼？要這些東西做什麼？這些瓶瓶罐罐對我們能算什麼？」這樣說着，他就朝那些瓶瓶罐罐打將起來，把牠們一齊甩了。

可憐的老太婆，習慣了他丈夫底這類玩意兒，坐在壁櫥上憂愁地望着她，一句話也不敢說；然而當她聽到那樣使她恐怖的決計，她不能忍住她底眼淚了。望着她的孩子們，極快的訣別震駭着她，默默的哀毀，似乎是用全力向她底兩眼和嘴唇顫抖，使牠們癡癡地閉攏，這是沒法描寫出來的。

波爾巴頑強得可怕。他這種性格，只好生存在兇殘的十五世紀，歐羅巴底半游牧人羣之中；說起那時候，整個南俄羅斯正被牠們底君王所棄，讓那些兇殘的蒙古賊寇蹂躪焚燒得荆棘滿地；那時候，人們便住在火災，駭人的鄰居，和經常的恐怖之中，禍患臨頭已漸漸使他們習慣，他們也就訓練得不曉得世界還有什麼東西叫做驚懼了；也便是那時候，古老的和平的斯拉夫精神，才被戰鬥的火焰焚燒起來，哥薩克的國家也建立了，——那成了種放縱的擴悍的俄羅斯氣質，——於是哥薩克人在一切河岸沙灘與類似地適宜的地點居定了，他們底數目就沒有人曉得。當蘇丹（註三）問起有多少人民，他勇敢的夥伴就有權回答：「誰清楚？我們散居遍了大草原；有一個小丘的地方，便有一羣哥薩克人。」

事實，這是俄羅斯精神底一種值得注意的顯現，牠是被殘忍的定數從人民心底逼出來的。原來的省區和牠們底一些小市鎮地方，小王公統治過的城市底爭擾和貿易的地

註三 蘇丹或譯國王。

方從此變成了些大的殖民團，噶倫（註四）縣治；牠們爲了共同的危險和憎惡，聯合起來反抗那些異教賊寇。牠們怎樣用不斷的戰爭與艱辛的生活，把歐羅巴從威嚇着要把她掃蕩的兇狠流民之手救出，是大家都知道的。波蘭的皇帝們，現在已經不再是偏安的小王，而統治着廣大的疆域，也覺得他們自己底高貴了；不管他們統治底柔弱和疏隔，他們却極明白哥薩克人底價值，及其尚武不羈的生活底好處。他們鼓勵他們而且奉承他們內心的意向。在他們遠遠地統治之下，他們讓哥薩克人自己選舉會長（或者叫首領），重新支配疆域內的軍制。那並不是常備軍，平時就看不見兵；但一到戰事或什麼騷動發生，不消一個禮拜的工夫，就個個人都上了馬，而且全付武裝起來了；從皇帝那裏，他們得到的不過一塊洋錢。（註五）兩禮拜內會合成那樣一種兵力，決不是任何招募官員所能辦到的。當爭鬥告終，軍

註四 噶倫也是哥薩克人底村落，那是屬於秦集的一種大木營屯。

註五 洋錢指威尼斯的一種古金幣。

秦賴·波爾巴

隊於是又向田原牧場和聶泊爾河的渡頭分散了；每個人打他底魚，做他的手藝，釀他底啤酒，還是一個自由的哥薩克人。他們當代的外國人都合理地驚異他們奇怪的特質。沒一種手工哥薩克人不擅長：他能夠蒸酒，能夠造車，能夠製火藥，也能夠打鐵造槍；並且，他還要自陷於恣意的放浪，像祇有俄羅斯人能夠的那樣縱飲狂喝——這些在他全是一樣地能幹。而且，凡登記過的哥薩克，在慘厲的需要之下，是隨時都可以結成一團義勇軍隊的；他們自己，也以爲每當戰爭，總得要武裝起來。到了需要的時候，祇要與蘇爾（或者叫副首領）站在他底馬車上，走遍了市場，鄉集和農舍，用頂高的嗓音喊着：『嘿，你蒸酒的和釀啤酒的！你們酒已經釀夠了，靠着暖爐，肥胖的皮囊塞滿了麵粉，守得太夠了呀！起來，去贏光榮和戰爭的令名去吧！你耕田的和割蕎麥的，牧羊的和跟住女人的！趕犁頭已經夠了，泥土弄污了黃鞋，嬌媚的女子也要耗盡你們戰鬥的精力了！哥薩克人征取光榮的時候到了。』這些話便像火星落在乾柴上一般。農人毀了他底犁頭；釀酒的拋了他們底桶，摔了他們底筒；技師和

商家把他們底交易和店舖丟給魔鬼，把家裏的瓶罐等類一齊擲碎，騎上了他們底馬。總而言之，俄羅斯氣質接受了一種深厚的發育，而且也顯出了一種強烈的外現。

泰賴是舊式領袖們中的一個，他生來便帶着尚武的情緒，最特異的是他那剛毅的性格。那時代，波蘭底影響已開始支配了俄羅斯的貴族。許多人都承受了波蘭的風氣，來從僕從，鷹隼，獵伴，宴會，和宮室等奢侈的供給中炫誇豪華。這可不投泰賴底脾味。他愛哥薩克人單純的生活，並且與傾向華沙黨（註六）的朋友爭論，喊他們波蘭貴人底奴。他把自己看作正教信仰底合法的保護人，時時都在警戒。他專制地走進各個村落，那裏正普遍地懷怨着賦稅征收人底壓迫，和必得繳的新稅底增加。他同他底哥薩克人，為執行正義，定下了一個規距，有三種情形訴諸刀劍解決是絕對不能免的：那是說：當官員對上司不敬，站在上司面

（註六）華沙是波蘭底首都，當時哥薩克雖隸屬於波蘭，然而各有各的信仰；波蘭信仰的是加特力教，哥薩克信仰的是正教。

前沒有除帽子的時候；當任何人輕忽了信仰，沒有遵守他祖先底習慣的時候；還有，當任何人覺得敵人可以饒恕，而敵人又是回教徒或土爾基人的時候；這幾種情形之下，拔出刀劍，都是憑了基督的榮名。

現在，他想來先就高興；他想他將如何往寨集去把自己和兩個兒子舉薦，而且說，『看我給你們帶來的是多麼好的兩個青年人！』於是，又將如何把他們介紹給他由戰事鍊出來的全部老朋友，又將如何去視察他們戰鬥和飲酒的技術底第一次成績；在他，飲酒也被視最作重要的尙武精神之一。起初，他本打算遣他們單獨去；但一見到他們振作的精神，壯偉的身材；和英雄氣概的俊美，他底武勇精神燃燒起來了，於是便決定第二天自己同他們一道去，雖然這除去他頑強的自我意志外，並沒有什麼必要。他立刻忙碌起來，而且發着命令；爲他兒子們揀馬與馬飾，看遍了馬房與儲藏室，又挑選明天跟隨他們的僕從。他把他底權柄付託給奧蘇爾托夫開支，並且給他一道嚴正的命令表示他的全部威力，到寨集，他要

即刻就能從他得到一份報告。雖然他是快樂的，酒底力量還逗留在他腦子裏，他並沒有忘却什麼。他甚至於吩咐到馬兒要喂水，食槽要給滿，而且要給那頂好的穀子。這樣他才休息，工作已經將他弄乏了。

「現在，孩子們，我們應該睡了，但明天我們得去做上帝要我們做的事。莫給我們預備床；我們不需要床，我們要在天井裏睡。」

黑夜才偷偷蒙上了天空，然而波爾巴一向是睡得早的。他躺在毛毯上，用羊毛裘蓋着，因為夜氣非常凜冽，而他在屋裏時總愛睡得暖和。他立刻就鼾將起來，全家很快地跟着了他。大家都打着鼾，在他們躺着的不同的角落裏咕嚕着。巡夜的比任何人睡得早，他在少主人歸家的光榮之下喝得太多了。

祇母親一人沒有睡。她俯向她愛兒們底枕上，——他們正並比地睡着；她用梳子理順他們草率地結着的髮髻，她底眼淚浸濕了牠們。她用整個的靈魂和全部的感覺注視他們；

她完全沈入注視中了。而她還沒有注視得夠。她曾經在胸前哺過他們，照料他們，把他們撫育大；而現在呀，只能看他們一霎時了！『我底兒，我底乖兒呀，你們會變成怎樣呢？你們將來的命運是什麼呢？』她說着，眼淚停在那損壞了她會是美麗的容顏的縐紋上了。真的，她和像一切老年婦女一般地可憐。她僅僅在青春的紅顏時代，激烈的熱情中，度過一忽兒戀愛生活；隨後她倔強的薄倖郎，便爲了殺戮，爲了他的朋友和他底縱飲，把她丟棄了。一年中，她祇有兩三天能見着她的丈夫，後來，她竟有幾年工夫沒有得到他一點消息。當她看見他們共同生活時，她底生活又是怎麼一種生活喲！她忍受侮辱，以至於忍受拳頭，使她覺得溫存的，祇有憐憫底施與；她在不婚的武士社會中是個無有地位的東西，迷亂的扎普羅茨的這種社會，更加上了牠自己的特色。她不快意的青春飛逝了；她圓熟的兩頰和胸脯，未經愛撫而枯萎了；並且滿被上早衰的縐紋。戀愛，柔情，婦女所有的一切旖旎熱烈，在她都轉變爲母性的慈愛了。她好像草原上的海鷗一樣，焦愁地，苦惱地，淚汪汪地繞着她的孩兒飛翔。

他們奪了她的兒子，她親愛的兒子，從她那兒——從她那兒奪去了他們，因此，她將不能再見他們了！誰曉得？或者在第一次小戰中，他們會被一個韃靼人斫下腦袋，她將不知道他們無人掩埋的屍身躺在那兒被餓鷹啄食；而她，却願意將自己全部的血來替償他們底一滴。哽咽着，她凝視入他們的眼睛，雖然全能的睡眠已開始把牠們圍上了；她想，「或許波爾巴，當他醒時，要把他們的離別稽延一兩天吧；或許他想去得這樣匆促是因為他喝醉了罷。」

月亮從中天悠悠地照盡了整個天井，滿睡着的人，濃鬱的柳叢，和掩沒却環庭欄杆的長長的原草。她仍然坐在兒子的枕畔，從沒有把眼睛離開他們一刻，也不想睡。馬停止咀嚼，伏在草上睡了，牠已經警覺着曙光的將放；柳樹頂上的葉子開始繚繞地響起來，漸漸地，漸漸地，那幽咽的繚繞之聲向牠們腳下降落了。她在那兒一直坐到天明沒有疲倦，心中祇希望黑夜能無限地延長。草地傳來馬兒嘶嘶的鳴聲，紅色的條紋向天上炳煌地閃耀。波爾巴

猝然地醒了，一躍站起來。他很清楚地記起他昨晚的吩咐，「人們現在已經睡夠了！是時候了，是時候了！喂馬兒的水！老太婆在那裏？」他時常這樣喊他的妻。「趕快，老太婆，給點東西我們吃吧；路長着咧。」

可憐的老太婆的最後希望失掉了，抑鬱地踱進茅屋。

她噙着眼淚預備早餐的食品，波爾巴發了命令，又往馬廄親手替他兒子們把最精的馬飾選定。

這兩個學生忽然改裝了。銀後跟的紅色摩洛哥皮的靴子，代替了他們原先的那雙舊且髒的；上面有數不清的綉縐的褲子，寬得像黑海一樣，用金色帶繫着；金色帶上掛着縛烟斗用的細長的革條，垂着流蘇和一些玎玲作響的東西。紅布短衣佩着嵌花的飾帶，飾帶內面插着鑲雕的土爾基手槍；他們的劍，跟在腳後鏗鏘地響。他們底面孔已微微曬黑了一點，似乎是顯得更威儀更姣好了；淺黑的鬍鬚投在淡白色上的影子，現在格外清楚，益發襯出

了他們健康的青春的容儀。在金布頂的黑羔皮帽下看來，他們真的非常都麗。

可憐的母親看着他們，眼含珠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底兒，現在什麼都準備好了；不再耽擱了！」波爾巴終於說了。「但是遵照基督徒出行前的規矩，我們首先得在一塊兒坐下。」

全坐下了，恭恭敬敬地站在門口的斷僕也不在例外。

「現在，媽媽，祝福你的孩兒吧，」波爾巴說。「禱告上帝，祝他們奮勇地作戰，時時保持着威武的榮名，時時衛護着基督的信仰；假如不然，他們便該死，他們的呼吸便不應當留在人間。」

「到媽媽身邊來，孩兒；媽媽的祈禱保佑你們一路平安。」

母親，軟弱得像一切母親一樣，擁抱着他們，取出了兩枝小小的聖像，嗚咽着把牠們掛在他們的頸項上。「聖母呀——保佑你們孩兒，不要忘懷你母親——你們自己寫一點兒

「寄——」她不能再說了。

「孩子們，現在讓我們走吧，」波爾巴說。

門口站着馬兒，鞍子已經架上了。波爾巴跳上他的「魔王」，牠兇暴地躍起，像覺得牠背上載着了三十塊大石頭，因為波爾巴是非常肥胖沈重的。

母親看見她的孩子也上馬時，向年幼的一個衝去，他的面容看來比他哥哥要溫文儒雅些，她握住他的踏蹬，抱住他底鞍，眼睛裏含着絕望，不肯放開她的手。兩個健壯的哥薩克人小心地握住她，把她措進茅屋。但在馬隊走出天井之前，她又用與她年齡不相稱的野山羊般的速度跑到門口，以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拉住一匹馬，以一種瘋狂得不自覺的粗暴抱住了她的一個兒子。於是他們又第二次將她引開。

少年哥薩克人黯然地騎着，因為怕父親，強忍着他們的眼淚。至於父親那方面哩，無論如何也被感動了，雖然他並不表示出來。早晨灰白白地，油綠的草原在發亮，鳥雀們雜亂地

噴嚏般叫。他們在馬上回頭一望。他們父親的農場似乎沈向地下去了。還能從地面上看見的，祇有他們樸質的茅舍的兩枝煙突，和樹叢的梢頭；那樹幹是他們往日常常松鼠一般地爬過的。然而在他們面前展開的田野，還能使他們回憶起他們全部生活的故事：起初他們時常在那帶露的青草上打滾，到後來，他們又在那裏等候過黑眉毛的哥薩克姑娘，用伶俐的嫩腳羞澀地飛跑過去。井上的柱桿，巔上縛着轆轤，孤寂地朝上指住天；忽然他們走過來的遠方地平線上現起了一座小山，一切都看不見了。別了，童年，遊戲，一切的一切，別了！

二

三個騎馬的人都默默地騎着。老泰賴的思路已經遠去了：遠去到他青春消失以前的時辰；——那時辰是飛逝了，那時辰是哥薩克人往往痛泣着，希望他的生命常常青春的時辰。他揣測他到寒集會遇見那些老朋友。他計算那些已死了，那些還活着。他的眼眶裏漸漸

凝滿了珠淚，憂鬱地垂下他灰色的腦袋。

他的兒子們却充滿了別一種想頭。如今我們得對他們作一點追敘。他們十二歲時，就被送往畿甫底學院，因為當時領袖人物們，總以為必得要給他們的兒子受點教育，雖然那隨後還是全然地忘掉。像大家一樣，他們進學院時是粗野的，他們都是在無約束的放縱裏長起來的；及至他們從學院裏受了一點磨鍊，求得了些共同的知識底枝節，那又把他們變得彼此更像了。

大的個，奧斯塔勃，開始他底學士事業是在第一年學程中就逃跑了。他們把他帶回來，飽打了一頓，並且把他和他的書擺在一堆。有四次他將他的讀本埋在地下；四次他們都着實地捶了他一頓後，又替他買來一本新的。如果不是他父親給了他一個嚴肅的警告，說他要罰他做二十年的幽禁工作，並且發誓在先，設若他不好好讀學院裏教他的一切科學，他將終身不能看到扎普羅茨無疑地，他這勾當是會重來第五次的。要是說，給他那個警告的

人，就恰恰是如我們已經見過的，咀咒一切學術並勸兒子們莫因此煩擾自己的泰賴·波爾巴，那真未免有點令人奇怪。從那時起，奧斯塔勃便開始用堪為模範的勤苦來細讀他無味的課本，而且很快地就站在優等的線上了。那時代的學風和生活姿態是隔離得非常遠的。流行的註解，文法，修辭，和邏輯的詭聰明，決然不與時代調和，和實際生活沒有一點關係，而且也就不會和實際生活接過頭。研究牠們的，即是少數有學問的，也不能把他們底知識應用到任何事物上去。這個時候有學問的比其餘的人更沒有能幹，那是和經驗距得太遠了的緣故。加之，學院底共和的訓育組織與健壯強項的青年人的可怕的衆多，更把那些學生引向了完全在功課範圍以外的活動。寒賤的飲食，不時餓肚皮的懲罰，和活潑健強的青年人底無數的欲求，合攏來便掀起了他們那種冒險的精神，那精神日後在扎普羅茨人中間更加發達起來。饑餓的學生在畿甫底街上跑，逼得每個人都要提防他。商店裏的掌櫃，一看見一個過路的學生，便用手藏起他們底饅頭，糕餅，南瓜麵捲，像老鷹衛護雛兒一般。那訓

導或者叫班長，一面負着託他留心看視同伴的責任，一面却揜着他大得可怕的褲袋，那褲袋之大，就能夠全部吞沒那張嘴着巴的掌櫃底攤子。這些學生們，形成了一個迥然各異的世界，因為他們是不得加入波蘭和俄羅斯貴族組織的高等結合的。就是威渥德（註七）亞當吉·賽爾，縱然他對學院很給過愛助，也不肯把他們向社會援引，並且還告諭，命他們受更嚴厲的管教。這命令是十分多餘的，因為院長和僧侶教師總不願輕易使用鞭楚；祇是有時學監受了他們的命令，也在接着幾禮拜內嚴重地督責班長們把他們的褲袋打點乾淨。在他們，大部分都把這些看作小事，只不過一些微末的傷害，就像好酒裏落了點胡椒似的；另一部分却終於被經常的麻煩弄倦，而且逃往扎普羅茨去了，不過他們也有找不到路與中途被捉回的奧斯塔勃·波爾巴，雖然以極大的奮勉研究邏輯以至於神學，也不能逃脫無情的懲罰。很自然地，這一切助成了他性格的強項，給了他一種哥薩克人所沒有的堅忍。

他自己也常常覺得他高出於他底同學們。

他很難得引別人去做兇險的事，例如到陌生的花園果園去偷盜之類；但一方面他總是第一個站在富有冒險精神的學生之列。無論在什麼情形下面，他從來沒有出賣過他底同伴；即使監禁受管，都不能使他那樣做。除了戰爭和豪飲，他不受任何誘惑；至少，他是難得夢想到別些什麼的。因為正直，他是忠厚的。他是好心腸的，他的好心腸，恰便是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種人物所有的唯一樣式。他的深心被他可憐的母親底眼淚感動了，然而這不過使他煩惱而已，他因此垂下他底頭沈思着。

他底弟弟安德利，比他要有生氣些，而且更易動感情些。他祇是從心所欲地去讀書，並沒像強項笨重的人那樣用力去拚命學習。他有比他哥哥斯塔勃失掉一切能力，剝却衣服，躺在地板上，連懇求寬恕的意念都沒有了時，感謝他敏慧的心計，他能夠設法避脫責罰。他也渴望活動，而同

時他底靈魂又很容易接近別的感情。戀愛的需要劇烈地在他底心內焚燒。過了十八歲以後，女人便十分頻仍地向他夢中呈現了；聽着哲學的辯論，他依然看見女人鮮豔地溫柔地張着漆黑的眸子；他前面永遠閃動着她的彈性的胸脯和柔膩的裸臂；那件外帳包着她嬌嫩混圓的肢體，似乎把一種說不出的肉感吹進了他的幻影身內。他留心地對他底朋友們隱藏起這個熱情的青春靈魂的衝動，因為在當時，一個哥薩克人未嚐到戰爭的滋味便想愛情與妻子是認為可恥而且不光榮的。總而言之，那最後的一年，他很少去做學生之羣的領袖了，却常常地單獨一個人往畿甫遠遠的一隅浪遊，在埋在櫻桃園內，勾人魂魄地窺視着街道的低頂房舍中間來去。有時，他把自己帶到古舊的畿甫如今居住着小俄羅斯與波蘭縉紳的貴族街道；那裏的房廓是用很奇幻的風格建築的。有一次，當他正張着嘴向前走，一架波蘭貴族的馬車幾乎從他胸壳上跑過；那坐在車箱上，長着大鬍鬚的車夫，使用鞭子辣毒地抽了他一記。年青的學生動火了；竟以鹵莽的勇氣，運起他強有力的雙臂，攔住後輪，停

住了馬車。但是車夫害怕挨打，就力鞭他的馬，馬兒望前一蹶，安德利幸然趕快放了手，被拋在遠遠的地下，他的臉面已經落在泥土裏，弄得怪難看了。響亮的諧和的笑聲在他的上面迴旋。他舉眼一看，倚窗正站着一位他平生沒有見過的美人，眸子墨黑，雪白的肌膚皚皚地，被着粉紅的晨曦。她由衷地笑着，她底笑更增高了她迷人的愛嬌。他在惶惑中從她掉回了視線，無意識地拭抹臉上的污泥這樣一來，倒把臉上弄得更糟了。這美人究竟是誰呢？他想從僕人處探詢，他們穿着富麗的號衣，站的門口，成羣地圍着一個年輕的弄六絃琴的；當他們看見了他污糟的面孔，只是笑，不給他回答。後來，他終於曉得了她是威渥德柯文底女兒，往此間住一向時來的。到晚黑，憑着學生的冒險特性，他竟越過欄柵，進了花園，爬上了枝幹，伸展在屋頂上的樹。從樹幹，他跳上了屋頂，經過烟囪，他就一逕到了那美人的寢室。美人這時正坐在燈前，從事卸脫耳間珍貴的耳環。這美麗的波蘭人猝然見着一位不認識的男子，是何等驚詫，驚詫得竟一個字都吐不出來；可是當她看出這個學生垂下眼睛站在她面前，

羞怯得連手都不敢抬，當她認出他便是在街上拌倒的那一位，她又笑得不能自持了。

加之，安德利的容貌也沒有什麼可怕；他生得非常俏麗。她由衷地笑，他很使她開心了好久。這女人和一切波蘭人一樣輕佻；而她底雙眼——奇明的澄澈的雙眼——却放射着一種閃光，一種長長的閃光。那位學生再也不能移動他的手足，只如像裝在囊袋裏一般地呆呆站着，一任威渥德底女兒放肆地走到他面前，把她燦爛的寶冕戴在他頭上，把她底耳環掛在他脣上，並且把一件金繡邊的透明的洋紗女帔替他披起。他裝扮他，用輕浮的波蘭人特有的那種孩子氣的佻薄，玩出了千百樣把戲，將那位可憐的學生陷於大大的惶惑之中。

他顯出一付可笑的樣兒，嘴翕張着，一動不動地凝視着她光溜溜的雙睛。門上的一擊驚起了她。她教他在床底下藏起來；等到那位打擾他們的人去了，她立刻喚來她底丫鬢，那是一個韃靼俘虜；她吩咐她謹慎地領他到花園，指引他翻過牆去。但是我們底學生這次並不

能那樣順遂地翻過牆。巡夜的醒了，緊緊地捉住他底脚；僕役們緊擁來在街上打他，一直打到他那會跑的脚步救了他。從此以後，經過這兒是非常危險的了，因為威渥德底家人太多了。他在教堂重遇了她一次。她看見他，怡然嫣笑，就像個老相識似的。適逢其會，後來他又看見了她一次；可是跟着不久，威渥德便搬家走了，於是，代替那黑色媚眼的波蘭美人在窗間眺望的，也變了一些胖臉或者別的。這正是安德利跌着頭，目光落在馬鬣上面時所想着的。

這時，草原早已把他們完全接待進了牠綠油油的懷抱中了；高高的青草，緊緊圍着，掩藏住他們，止有他們哥薩克的黑帽在上面現出。

「呃，呃，你們爲什麼這樣靜默，孩子？」波爾巴終於從他自己底幻念中醒轉，說。「你們真活像和尚。現在，大家畢竟又想到魔鬼了吧！把你們底煙斗啣起，讓我們吸桿煙，而且風快地刺我們底馬，我們要教馬兒也不能趕上。」

於是哥薩克人們便低低地伏向他們底馬頸，隱匿在青草中了。他們底黑帽也不復看

見，只有被踐踏的草徑顯示出他們飛快的蹄痕。

太陽早已朗耀於明淨的天空，而且用牠懽忻鼓舞的烱煖的光線浸遍了草原。哥薩克人心裏的全部暗影和陰黯都飛去了，一霎間，他們底心都雀躍起來。

他們愈深入草原，草原也愈變得美麗。這裏南方，也就是建成新俄羅斯的一切地分，以至於遼闊得黑海似地，都是一片碧綠的處女地。沒有犁頭曾從這大不可量的野生植物底波濤上面過過；只有馬兒，如像藏在森林裏面一般，在這裏踐踏過牠。大自然間沒有比這更美的了。整個的表面恰好比一片琉璃綠的海洋，上面燦爛着千萬種各異的花朵。從纖長的草莖間伸出了亮藍的，墨藍的，和紫丁香色的星薊；黃色的金雀花也挺出了牠塔形的頭兒。傘形的假亞麻底白花，巍巍地發着光。一枝麥穗，天曉得牠是那兒來的，已經滿成熟了。在繁茂的草卉底脚，下跑着伸長頸項的鷓鴣。空氣裏充溢着千百種各異的鳥音。高處翱翔着蒼鷹，牠底雙翼平張開，兩眼牢牢地釘在草上。一羣野鷺從一邊升起，啼聲從天曉得有多遠的

湖澤回響過來。草上又忽然衝出一隻迢遙地掠來的海鷗，姿情地劃破了蔚藍的蒼穹。現在她高得不見了，祇留下一點黑斑；驀地她又轉過羽翼，在日光中輝煌起來。呵，草原你夠多麼美麗呀！

我們底旅行者僅僅爲了午餐滯留了幾分點。他們底十個哥薩克護衛從馬上跳下，打開了藏酒的木箱和葫蘆，那葫蘆他們使用來替代酒鍾。他們祇喫了些麵包和油脂；每人只許喝一杯鼓鼓勁，因爲泰賴·波爾巴禁止在路上酣醉，而且他要繼續他們底行程直到黃昏。

黃昏時整個草原變換了牠底容貌。牠氣象萬千的浩蕩的面積，全沐浴在燦明的晚霞中；當漸漸地黑暗起來，從牠上面能看得出陰影底垂墜，使牠次第地更加黝綠。霧濃密地佈起來了；每朵花，每片草葉，都放射出一種龍涎香似的芳馨，全個草原蒸薰着清芬。一路寬闊的玫瑰色金帶，塗抹在昏藍的天際，好像用巨刷成作的一般；這兒那兒，一團團地亮着輕微透明的白雲；最清新最迷人的輕麗，僅僅漂動了草葉之尖，海波似的，又拂上了人們底面頰。

白日裏的音樂已經消逝而讓位於晚間的音樂了。斑紋的土撥鼠爬出洞來，豎起後腳站起，牠們底嘯聲充滿了草原。蚱蜢底鳴叫也清楚地聽得到了。有時候遠處湖畔更送來一陣雁唳，在天空旋響得有如銀笳一般。這些旅行者在草原中停了下來，選一個紮帳歇夜的地方，生起火，燉上他們烹調麵食的釜罐；蒸氣漲起來斜斜地浮在空中。喫過飯，繫了馬而且上了草料，哥薩克人全躺下睡了。他們躺在他們底袍子裏。夜間的星，筆直地俯視着他們。他們能聽出草際滿是無量數的昆蟲；他們底沙聲，銳鳴，和啁啾，爲新鮮空氣所柔化，在夜色裏清楚地反復回響，催眠着渴睡的耳鼓。如果他們中有一個起來站立片時，草原在他面前，正展鋪着螢蟲底晶燐。夜間的天宇，不時有些處被沼澤或河岸上燃起的蘆葦底火光映亮了；望北飛的鴻雁底黑翼，忽然被那銀子般玫瑰色的光輝照出，就像一些紅巾漂浮在暗澹的空中一樣。

旅行的人們繼續前進，並無意外的遭逢。他們沒有經過什麼村落。那始終是一片無邊

的，波動的，美麗的草原。不過間或也有遠處森林露出些青碧的梢頭，另一邊，牠們伸展到聶泊爾河沿岸。祇有一次，泰賴指着青草那面遠遠的一塊小黑點對他兒子們說：『看，孩子們！那裏奔馳着一個韃靼人。』那長着大鬚髯的小腦袋，正在遠處用細細的眼睛釘住他們，他底鼻孔像獵狗一樣地嗅動着，及至看出了那是十三個哥薩克壯漢，他便被逐的羚羊一般地不見了。『現在，孩子們，休想追上這個韃靼人！你們永遠不會捉住他；他底那匹馬比我底「魔鬼」還要會跑。』但是波爾巴還預事提防起來，恐怕遭着埋伏。他們沿一條名叫達旦爾加流入聶泊爾的小河奔馳；因為要隱藏他們底行跡，他們馳馬入水，涉行了一程。隨後，他們又爬上岸，再繼續走他們底路。

三天後，他們離旅行底目的地已不遠了。天氣忽地冷了起來：他們能夠覺着已經到了聶泊爾河底傍近。那在遠處閃光的，顯然地像是一條黑帶橫在地平線上。牠散出寒冷的波浪，散佈得更逼近，更逼近，終於似乎把全大地包被了一半。這是河道底一段，在那裏牠被急

流擁積，終於自己尋着出路，任意地衝去，咆哮得海也似地；那裏有無數島嶼阻在中流，用牠們底崖岸擋住去路，於是牠底浪濤便向那既無險巖又無丘陵的大地橫流得很寬。哥薩克人下了馬，上了渡船，航行了三點鐘，才到了庫爾貼茨島底岸。當時，那常常變換位置的『案集』就設在那島上。

人們擁擠着用小船搶先上了岸。哥薩克人支配起他們底馬飾。泰賴擺出一付威風的架子，把腰帶拉得更緊些，傲然地捋着髭鬚。他兒子們也從頭到脚自己考究了一番，帶着有點惶惑然而無限滿足的情緒。他們全體，一齊向着離案集祇有半俄里的郊外區出發。他們一到，便被那五十個鐵匠底錘子，擊打那二十五塊陷入地中的鉄砧的聲音振聳了。肥胖的硝皮匠坐在天幕下用他們強壯的手擦磨公牛皮；生意人坐在他們底貨棚裏，面前堆着火石、鋼鐵和火藥。阿米尼亞人張出他們富麗的手帕；韃靼人轉動着他們弗架上的炙肉；一個腦壳向前伸出的猶太人，濾着一隻桶裏的燒酒。然而碰着他們的第一個却是個扎普羅茨。

人，他正在路當中張開四肢睡着。泰賴·波爾巴止不住停了下來贊歎他：「他發育得何等豪邁；何等威風的相貌！」他說時勒住了他底馬。實在這真是一幅驚人的圖畫。這位扎普羅茨人在路當中舒張着，就活像一頭獅子；他底髮辮昂然地拋在後面，放在地上足有一呎多長，他富麗的紅布褲被柏油弄污，表示他對牠們甚為輕視。波爾巴吐罄了他底贊美，接着才心滿意足地走進一條狹街，那裏有大批的技師在做他們底手藝，還有各國的人，他們聚在這寨集底郊外區，結成一個市場，把衣食供給那祇知道酗酒和放槍的寨集。

後來他們離了郊外區前進，於是看見了一些散開着的嗑倫（註八），上面蓋着草泥，還有些鏈靴式的蓋着毛毡。有些有大礮安着，沒一處能夠見到籬笆，或者在郊外區曾經見過的用矮木柱支成的低頂房廊。簡直沒有警備的一帶短牆和一道陰溝，顯出疏忽得可怕的程度。一些倔強的扎普羅茨人躺在路上，嘴裏啣着烟斗，漠然地看一看他們，並不移動他們

註八 嗑倫是一些龐大的木棚，嗑倫住着一隊人（或者叫他一嗑倫人）。

底位置。泰賴同他兒子們小心地從他們中間穿過，並且說：『日安，先生。』——『我也祝你們日安。』扎普羅茨人答道。散在這平原上的，盡是些精神奔奔的羣衆。從他們飽經風霜的面孔，可以明白他們都曾經過疆場底磨鍊，並且也遇過各種壞天氣。而那裏，那裏便是聚集了那便是產出一切驕傲頑強得獅子般的人的巢穴！也便是那裏，傾吐出了遍烏克蘭的自由和哥薩克人。

旅行者走進了時常在那裏召集會議的廣場。在一隻倒着的大酒桶上，坐着一位沒有穿襯衫的扎普羅茨人；他把襯衣拿在手裏，慢慢地綻補上面的破洞。接着他們又被一大隊樂師阻住去路，樂師們的中間，一位年青的扎普羅茨人腦壳反折向後，兩臂伸開着在跳舞。他一面喊着，『玩快些音樂家！湯麥，把酒給正教的基督徒們，莫要吝嗇！』於是黑黑眼睛的湯麥，便毫無限制地一大鍾一大鍾地傾出，獻給他面前的每一個人。

年青的扎普羅茨人傍近，有四個老人十分機敏地運動着他們底脚，他們旋風似地跳

到一邊去，簡直要跳過樂師底頭頂，接着又猝然一退，蹲下來，用他們底銀靴，暴烈地擊打堅硬的地。四面的地都嗡嗡地鳴着，遠處的空氣也把地方舞的音節和着擊打靴踵的克哪聲回響出來。

有一個比其餘的人呼喚得更高，也跑來跟着大家跳舞。他底髮辮在風裏飄動，筋肉豐滿的胸膛裸露着，暖和的冬季毛衫仗着兩枝袖管披掛着，渾身汗水，就像從桶裏傾出來的一般。脫了你底衫子吧，波爾巴終於說了：「看他蒸着汽哩！」——「不能夠脫。」那哥薩克人喊道。——「爲什麼？」——「不能夠脫：我有個癖性，要是我把牠脫掉，我便要把牠喝掉。」實在咧，這青年人已經許久沒有喝過一杯了；他沒有束衣的腰帶，也沒有繡花的領巾；牠們都從他癖性的路上跑去了。羣衆增添着；許多人加入了跳舞；看着他們那樣興奮地跳舞，而不动情，是不可能的！那跳舞是最放縱最曠野的一種，現在世上還能見到這種跳舞，而且還用着那有力的創始者底名字叫牠做「哥薩克卡。」

「呵，若不是牽着馬，」泰賴喊着說，「我也去加入跳舞了！」

當其時，羣衆中開始出現了許多屢次充當領袖的白髮元老，他們底豪勇是全寨集都崇敬的。泰賴立刻尋出了好些熟識的面孔。奧斯塔勃和安德利耳裏祇聽見歡迎的聲音。「啊，是你，畢察里查，目安，柯左勒勃！」——「上帝從那裏把你帶來的，泰賴？」——「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都羅陀？祝你健康，基爾大雅加！你好啊，格斯妥益！我不是常常想會見你嗎？萊曼？」於是這些從東俄羅斯許多漁遊人羣中聚合起來的英雄們，便互相接吻，並且詢問起各種問題。「凱西安變得怎樣了？波羅達夫加在那裏？柯洛培，辟查益陀克又在那裏？」從答覆中，泰賴知道波羅達夫加在陀羅斑地方絞死了，柯洛培剝了皮在基吉畿爾曼地方活着，而辟查益陀克底頭顱却鹽醃了裝在酒桶裏送往君士坦丁堡（註九）去了。老波爾巴默着頭沉思地說道：「他們都是哥薩克的好漢！」

註九 那時候君士坦丁堡在土爾基人手裏

泰賴·波爾巴和他兒子們住在寨集約已一個禮拜。奧斯塔勃和安德利很少獲得了什麼戰爭的學問。寨集地方是不喜歡把時間耗在軍事試練的工夫上的。年青的一代祇有去經驗火熱的戰爭，才能學到那些；至於火熱的戰爭，是毫不希奇的。哥薩克人覺得在這些火熱的戰爭之間再加上什麼常課的操演，簡直是一種滋擾；不過他們間或也打打靶，或者碰着機會賽賽馬，到草原或森林裏去獵取點野獸。其餘的全部時間他們就專心致志地痛飲。

——這是一種道德上的自由意志廣佈着底奇蹟。全寨集有一種不尋常的景象：那是一種無有間斷的酒宴；一個熱鬧的跳舞會，一開始便沒有終局。有人忙着做手藝；也有人開着小舖子帶做活計；但是大多數的人，祇要有錢在袋子裏打響，或者掠劫來的贓物還沒有進店商和酒賈底手，他們總是自朝至暮地縱飲。這普遍的酗酒是有點誘惑在裏面的。並非什麼

大酒客聚會着借酒消愁，在他們，這不過一種追求狂歡的縱飲而已。每個人到了這裏便忘了一切，以前使他感着興趣的一切也都被他捨去了。可以說，他從此便唾棄他底過去，而且輕率地將自己交給了自由和友誼；那些和他講友誼的，正和他自己一模一樣，是些沒有親戚，沒有家室的懶人，質而言之，他們除却靈魂裏自由的青天 and 永久的豪飲而外，簡直什麼也沒有。這些，就給予了他們一種別的泉源所湧不出來的狂歡。在那些懶散地臥在地上的羣衆中間流行的故事和傳說，常是那麼談諧，而且帶着一種生動的描敘力，那就需要一個扎普羅茨人底全部冷靜，才能夠保持得他連鬚鬚也不抽動一下的不動情的表情；——沒有那不動情的面顏，到如今還是南俄羅斯人和他們北方的同胞判然不類的所在。他們有的是酩酊的鬧嚷的笑樂；在這裏，沒一爿陰暗的酒店裏有一個人昏醉着在那裏沈思；這裏的酒客總是一大羣地跑來的學童。

那些學童似的酒客，看上去又不像學童的；也們並不坐在教鞭下面聽教師底陳腐

理論，却跟着五十匹馬去練習賽跑；他們也沒有打球的草場，他們有的是那無垠的邊塞，在那裏他們能夠看到韃靼人露着苦澀的面孔，土爾基人在綠頭巾下面兇狠地蹙額。還有不像的，非但沒人逼迫他們留在學校裏。他們自己倒作興丟棄了父親母親，和家庭脫離關係；在他們頸項上其實已經繞上了絞繩，他們還是不會看見慘白的死的，他們看見的祇有生，全部緊張的生，他們，袋子裏從來沒有放過一文錢，那是通常的習慣；他們假如得了一塊洋錢的財產，謝謝那些猶太征收者，他們底衣袋會被翻出裏子來，什麼危險也不會遇着的。這裏的學生們不能忍受學院裏的鞭楚，他們也不從學校裏帶出去一個單字；不過他們中間也有些懂得荷拉斯，西塞羅，和羅馬共和國的。有些領袖們後來在王上的軍隊裏把自己弄得非常出色；也還很有些聰明的伙計懷着他們宏大的崇信，相信他們打戰，任便打多久，他們都不在乎，因為生活着不打戰，對於一個高尚的人是一種羞辱。有許多人跑到寨集來，便是爲了要使日後可以說他到過這裏，於是乎他才能夠算作有把握的戰士。其實那個沒有

到這裏來過呢？這奇怪的共和國正是時代必然地產生出來的。愛戰爭的，愛金杯和華錦的，甚至於愛金錢的，總無不能夠在這裏找到生活。祇有愛女人的在這裏找不到什麼，因為凡是女人連在寨集底郊外區出現一下都不敢哩。

奧斯塔勃和安德利覺得非常奇怪，和他們一齊來到寨集的有一大羣人，然而怎麼就沒有一個人問過，「他們從那裏來？他們是誰？他們叫什麼名字？」他們來到這裏，就像來到一小時前方才離開的家裏一般。新來的人祇要去謁見一下克斯齊烏（或者叫寨集底總領袖）而他總是那是那麼幾句話，「歡迎！你信仰基督嗎？」——「信仰。」新來的人回答了。——「你信仰三位一體嗎？」——「信仰。」——「你到教堂去嗎？」——「去。」——「現在給你自己畫個十字吧。」於是新來的人自己畫了十字。「很好。」於是克斯齊烏答應了，「現在加入你最熟識的嗑倫去吧。」謁見的儀式就這樣完結了。寨集的人雖然完全不注意齋期和節戒，他們却全都一個個在一個教堂裏祈禱，而且願意流盡最後的一滴血來衛護

牠。猶太人，阿米尼亞人，韃靼人，爲強烈的貪婪所引動，在郊外區自由地住下而且營業起來，因爲扎普羅茨人對於貿易從沒有留心過，他們付價時，從袋子裏拿出多少便給多少。不過，這些好利的市儈其實也太可憐了。他們很像維蘇威火山腳下的居民；因爲，當扎普羅茨人缺錢的時候，他們是胆敢把店舖打翻，分文不給地把什麼都拿去的。這寨集，共包含六十多個噓倫，每個噓倫，很像一個各自獨立的共和國，尤其像一座小學校或者幼稚園，時常都是無所事事的。沒有一個人有什麼私蓄；沒有一個人想爲自己留什麼產業；一切都操在噓倫底會長手中。因此，會長在這裏常常被喚作父親。銀錢，布匹，米糧，麵粉，麥子，甚至於薪柴，一齊都存儲在會長手裏。他們把自己底錢也交給他照管。噓倫居民間的爭吵，並不是不習見的事；一碰到爭吵他們立刻便打將起來。居民們蜂擁進廣場，互相用拳頭攻擊，等到有一邊佔着了上風，於是豪飲又開始了。這便是寨集，牠對於青年人有這樣一種魔力。

奧斯塔勃和安德利，以全部青年的熱情，將自己投入了這個囂張的大海，立刻便忘却

了他們父親底屋子，忘却了學院，並且忘却了那以前訓練他們心靈的一切；而將他們自己，整個地獻給了新的生活。塞集歡欣的習氣，以至於牠混沌的道德與法律——什麼都使他們感到興趣；那道德法律用在這樣一個自由的共和國，在他們還覺得有點過於嚴正了。假如一個哥薩克人偷竊了一點頂小的東西，那將被視為整個哥薩克社會底羞辱。他得縛在示衆的柱上，身旁放着一根棍子，讓每個過路的人去打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一直要把他打死才能。還有不還賬的，便得綁在礮上，除非他底一些朋友們立意替他還債，將他贖出，他是不能得救的。可是處分謀殺犯底可怕刑罰，給予安德利的才是最深的印象。在他面前挖出一個洞，兇犯便活活地被丟進去，再將受害人底棺材加在上面，隨後他倆便給泥土葬沒了。這可怕的處決底儀式，好久好久地在安德利心頭作祟，那被活埋的人和那可怖的棺材，似乎還沒有從他底面前消失。

兩個年青的哥薩克人不久便在衆人中取得了很好的地位。他們時常同他們嗑倫裏

的伙伴們去到草原裏遊狩，有時他們也同自家底噓倫底全部人員，或鄰近噓倫底人們，射得無量數的雀鳥，鹿子，和山羊回來。他們也到湖上或河上去，那裏各噓倫都有牠們派定的疆界的他們撒下網，得到豐富的收穫便拿來供全噓倫底享樂。雖然他們不諳哥薩克人所熟練的那些技藝，但因了頑強的勇敢和萬事不怕的精神，他們也就立刻在青年們中間露出了頭角。他們能夠聰穎而且精明地擊中標的，逆流泅泳聶泊爾河——因為這個新來者就勝利地被哥薩克社會所接待了。

而老波爾巴更爲他們計劃着別一方面的活動。這種懶散的生活是不合他底脾胃的；他需要活動的事業。他不斷地想如何去把寨集鼓動向勇敢的行動，把一個狂飲的人同時化成了戰士。終於有一天，他坦然而向克斯齊烏說了——

『好，克斯齊烏，這是扎普羅茨人出發的時候了。』

『他們沒有什麼地方可去呀，』克斯齊烏答道，一面把短烟斗從嘴上取下，向一旁唾

了一口。

「你說沒有什麼地方是什麼意思？我們可以往土爾基或者韃靼人那裏去啊。」

「無論土爾基無論韃靼都不能夠去。」克斯齊烏答道，冷冷地又把烟斗放進嘴裏。

「爲什麼不能夠呢？」

「是這樣的；我們已經和蘇丹講約過和平。」

「但是蘇丹是個回教徒啊；上帝和聖經都命令我們殺回教徒。」

「我們沒有那個權柄。如果我們沒有憑我們底信仰發過誓約，那還可以；但是現在，那是不可能的。」

「怎樣不可能呢？你怎麼能說我們沒有權柄？這裏是我底兩個兒子，他們都是青年人，都還沒有經過戰爭咧；而你說他們沒有權柄，那麼扎羅普茨人是不需要出發遠征了。」

「是的，那是不適宜的。」

「那麼，把哥薩克人底精力消耗在無用之處，一個人並不，做一件有價值的事業，却狗子一般地死去，他對於國家和基督教也沒有點點用處，那倒適宜！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生活呢？我們還要思的生活做什麼？立刻答覆我這個吧。你是一個聰明人，你不是無緣無故被選作克斯齊烏的：馬上告訴我吧，為什麼我們要生活？」

克斯齊烏對於這個問題沒有答覆。他是一位剛愎的哥薩克人。沉默了一會他才說道，「無論如何，戰爭是沒有的。」

「戰爭是沒有的？」泰賴重新問了一遍。

「沒有。」

「那麼那也用不着再想牠了？」

「本來用不着想了。」

「等着吧，這魔鬼！」泰賴向自己說：「你會認識我的！」於是他立刻決定來對克斯齊

烏報復。

他和幾位朋友協商了一下，又教他們喝了酒；接着這幾位喝醉的哥薩克人便蹣跚地走進廣場，在那裏，一根柱子上懸着有一面通常敲來召集人民的銅鼓。鼓槌在擊鼓手身邊，找不着他們便檢着一塊木頭便敲將起來。第一位應聲而至的便是那位擊鼓手，他是一位獨眼的高個子，然而無論如何他是一位駭人的渴睡蟲。

「那個敢在這裏敲鼓？」他咆哮地說。

「住嘴！拿出你底敲槌來，叫你敲，你就得敲！」醉漢們答道。

擊鼓手立刻從袋子裏把他隨時帶着的鼓槌取出，這一着的結果他是很驕得的，鼓急響着，即刻，黑壓壓的哥薩克羣衆，便蜂擁地在廣場上集合起來。大家環立着；接着三通鼓之下，首領們也來了——克斯齊烏手裏握着笏，那是他奉官的表記；裁判官帶着軍印，秘書官帶着墨水壺，奧蘇爾也拿着他底笏。克斯齊烏和首領們取下帽子，向四面鞠了躬，而那些受

禮的哥薩克人，却手叉着腰傲然地站着。

「這集會有什麼用意？先生們，你們要什麼？」克斯齊烏說。咆哮和呼號打斷了他底話。

「把你底笏交出來！馬上交出你底笏，你蘇丹底兒子！我們再也不要你了！」幾個哥薩克人在羣衆中咆哮着說。有些清醒點的出來想加以反對，然而醒的和醉的都動手打起來了。咆哮和呼號使全體都震動了。

克斯齊烏企圖說話；但是他知道這祇有自我意志羣衆，如果激怒起來，是會把他打死的，那在這種情形之下幾乎每每如此，於是牠鞠躬得更低，終於放下他底笏，並且向羣衆中匿去了。

「先生們，你們命令我們辭去我們奉官的徽章嗎？」裁判官、祕書官和奧蘇爾說。他們準備也把墨水壺、軍印和笏放在地下。

「不，你們留着！」羣衆中有人吼着說：「我們祇要驅逐克斯齊烏，因為他是個女人！我

們要個男子漢來當克斯齊烏。」

「你們現在要舉那一位來當克斯齊烏呢？」首領們問。

「我們選刻可班柯！」有些人喊道。

「我們不要刻可班柯！」別一部分人喊道：「他太年輕了；乳臭還沒有乾哩。」

「讓雪羅當酋長！」有些喊道：「教雪羅當我們底克斯齊烏！」

「讓你們底雪羅！」羣衆疾呼道：「他算得什麼哥薩克人，賊頭賊腦倒像個韃靼種？把

你們昏醉的雪羅裝在袋子裏到鬼那裏去吧！」

「波洛達地！讓波洛達地當我們底克斯齊烏吧！」

「我們不要波洛達地！把波洛達地帶到鬼底媽那裏去吧！」

「噯基爾大雅加吧！」泰賴·波爾巴向幾個人低聲說道。

「基爾大雅加！基爾大雅加！」羣衆喧騰起來了。「波洛達地，波洛達地！基爾大雅加，基

爾大雅加！雪羅滾吧！雪羅！基爾大雅加！

候選人一聽到他底名字被提出，都離開了羣衆，因爲那樣才不致被人有機會懷疑他在選舉中私自幫助自己。

『基爾大雅加，基爾大雅加！』這個回響得比其餘的更爲有力。

『波洛達地！』

他們於是用舉手來表決，基爾大雅加勝了。

『去找基爾大雅加！』他們喊道。立刻有一半以上的哥薩克人離開了羣衆，逕向基爾大雅加那裏去報告他底當選——他們中間有些已經連脚步都把不穩，他們醉到這個程度了。

基爾大雅加是一位非常年高而且非常聰明的哥薩克人，他在他底嗑倫裏坐了好久了，像什麼事情在進行他還沒有知道似的。

「這是什麼意思，先生們？你們要什麼呢？」他問道。

「來，他們已經選你爲克斯齊烏了！」

「仁愛點吧，先生們！」基爾大雅加說。「我怎能當得起這個光榮？爲什麼定要我當克斯齊烏？我沒有豐富的才能足以充任這個地位。難道在全軍中就找不出一個更好的人了嗎？」

「來，我說！」札普羅茨人喊道。他們中的兩個捉住他底兩臂；任他堅植着腳根不肯走，他們終於將他拖進了廣場；伴着他底前進。他們在後面拳打腳踢，呼號而且勸勉。「莫要固執，你魔王底兒子！光榮來找你，狗子，接受了吧！」在這種情形之下，基爾大雅加被導進了哥薩克人底環中。

「現在怎麼辦，先生們？」把基爾大雅加引來的那些人說，「這位哥薩克人當你們底克斯齊烏，你們有沒有反對的？」

「我們全都贊同！」羣衆喊道。這喊聲使得大地震動了好久。

於是一位首領將笏來獻給新選出的克斯齊烏。基爾大雅加依照習慣，立刻表示拒絕。那位首領作第二次奉獻，基爾大雅加還是推辭，後來第三次奉獻時，他才把笏接了。一種譁從羣衆中吼出，大地又把哥薩克人底呼號遙遙地應響着。接着便從人羣中踱出了四位全是白鬚白髮的哥薩克老人；雖然如此，寒集地方還是沒有最老的人，因為札普羅茨人就從來沒有死在床上的，他們每人掬起一握新近落雨溶成濫泥的土巴，放在基爾大雅加底頭上。濫泥從頭頂向下滴到他底鬚鬚和兩頰上，把他底臉完全弄污了。但是基爾大雅加站着，一點都沒有動，一面致謝哥薩克人給予他光榮。

這樣便結束了鬧嚷的選舉，關於這個，我們不能說對於別人是不是也如波爾巴一樣地覺得高興；波爾巴是高興的，他藉此已經報復了原來的克斯齊烏。加之，基爾大雅加又是他底老朋友，他們一路越山跨海地遠征過，他和他分受過戰爭底勞苦與艱辛。羣衆立刻散

開去慶賀這個選舉，而跟着來的宴樂竟是奧斯塔勃和安德利所從未見過的。酒店是被攻擊了，蜜酒，燒酒，啤酒，不付價地拿來便喝，掌櫃祇要他們身上的皮膚還整着時便得逃脫，也就非常快樂了。全夜都在歌唱，呼號，和歡騰的中間過去了；高高的月兒，遙遙地凝視着一羣樂師，帶着六絃琴，簫管，和羯鼓，在街道間遊行，還有那歌詩班，他們是留在寒集教堂裏歌唱。札普羅茨人光榮的事業的，終於，甚至於最強項的也被酣醉和疲乏征服了；到處都可以見到哥薩克人倒在地上，懷裏親密地擁抱着他底一位朋友。這裏是一羣人睡成了一堆；那裏是一個人爲找塊舒服地方在木料上面躺了下來。一些最後的最強的，還夢囈似地說着說話；結果連他們也讓酣醉的力把自己打倒了。全寒集都睡着了。

四

第二天泰賴·波爾巴便和新克斯齊烏商量，用什麼方法去激起哥薩克人對於某些

事業的興趣。這克斯齊烏十分了解札普羅茨人，他是一位精緻而又有見識的哥薩克人，他起初還說，『無論如何誓約是不能違背的；』可是稍間後他又說了，『不要緊，那個有辦法。我們並不違背誓約，但讓我們籌畫一下。讓人民集合起來，那要不由我們號召，而由他們自己動手。你知道怎樣處置的；然後我和首領們趕到廣場來，就好像我們並不知道這回事一樣。』

他們談話後沒一點鐘工夫，鼓又雷鳴起來了。酣醉的和失了知覺的哥薩克人都集合起來了。無數的哥薩克帽子在廣場上閃動。嘈嚷也加高了，『爲什麼？什麼事？什麼又撻鼓集會？』沒有人回答。然而不久，各處都開始風說着：『看吧，哥薩克人底精力無謂地消蝕了；因爲沒有戰爭啊！看吧，我們底領袖們都變成土撥鼠了；他們底眼睛完全因爲肥胖而失神了！顯然地，世界上已經沒有正義了！』其餘的哥薩克人一聽見這些，大家都喊出來了，『真的，世界上已經沒有正義了！』首領們對於這些話語，顯得非常詫異的樣兒。後來克斯齊烏

走向前道：「哥薩克人們，請允許我對你們演說。」

「說吧！」

「把問題弄清楚吧，先生們，沒有人比你們自己知道得更明白了：許多札普羅茨人陷在欠猶太的酒商和自家同胞們的債務中，因此他們現在已經再沒有一絲信用。還有，這也是事實，許多青年人簡直連戰爭的意像都沒有，先生們，雖然你們也知道，一個青年人沒有戰爭是不能生存的。假如一個札普羅茨人沒有殺過一個回教徒，他是怎樣的不行啊！」

「他說得對，」波爾巴想。

「先生們，無論如何，莫以爲我要破壞和約；那是上帝禁止的！我不過偶然提及罷了。此外，我們供奉上帝的是什麼樣的教堂？想想看，那真是羞恥。上帝整年保佑聚集無恙，而我們不僅不替教堂加以裝璜，便是聖像上的飾物至今也還沒有。就沒有一個人想到爲他們造一個銀龕，他們祇能收到一些哥薩克人隨意留下的東西，因爲哥薩克人活着只管喝酒，那

些禮物底可憐當然可想而知。所以，我對你們說這些話，並不是想挑起對回教徒的戰爭；而且我們曾允許了蘇丹和平，要是破約，那是個大的罪過，因為我們底誓約是依法做了的。」

「爲什麼要把這些攪進去呢？」波爾巴自言自語地說。

「所以你們看，先生們，戰事是不能開動的，名譽不允許我們那樣做。但依我底鄙見，我想，我們不妨用小船送出少數青年人，讓他們在阿那托里亞海岸稍稍擄掠一下。先生們，你們以爲如何？」

「領導我們，領導我們全體！」羣衆到處都喊起來。「我們已經準備爲信仰犧牲此生了。」

克斯齊烏非常驚駭。他並沒有意激動全部的札普羅茨人，他已經看見和議底破裂在這不適當的機會上現出了。「容許我，先生們，再告訴你們一點。」

「夠了！你不能說得更好了。」哥薩克人大聲疾呼地說。

「必得要那樣做，就那樣做也好。我是你們意志底奴僕。我們知道，聖經上也說，人民底聲音便是上帝底聲音。要計劃得比全體國民所計劃的更好，是辦不到的。但這裏有一個難關；先生們，你們知道，蘇丹是不會樂意我們底青年人不受處罰而歸的。我們便要準備着那麼個時候，我們底軍容得振興一下，於是我們將所向無敵了。不過當青年人去了，薩勒人也是要組織新軍的，主人在家時狗兒不敢出現也不敢近前，但是牠們往往從後面來咬他底脚跟，而且把他咬得非常疼痛。如果我一定要把真實告訴你們，我們底船隻不夠，火藥也沒有準備充分，這都是出發時要用的。不過如果你們高興，我就準備；我是你們意志底奴僕。」

聰明的會長沉默了。大家一羣羣地開始討論這件事，噓倫底會長們聚在一處商議；有些人幸而已經喝過酒，所以他們也能決意地靜聽高論。

好些人立刻出發到聶泊爾河對岸軍庫那裏去，那裏在水底，蘆葦中，嚴密地秘藏着軍器底箱櫃和一部分從敵方擄獲的器械。有些人趕忙去打點船隻來準備牠們被使用。轉瞬間

水邊聚滿了人。木匠手裏拿着斧頭來了。年老，飽經風霜，闊肩，健腿，黑鬚或銀鬚的扎普羅茨人，捲起了他們底褲管，涉水齊膝地用粗繩把船曳到岸邊；有些人運來了合用的木料以及各種木材。船隻重新釘了板，把底翻向上，膠了縫，塗了柏油，於是照哥薩克的方式，用長蘆纜把牠們邊靠邊地連繫起來。這樣，任宏波巨浪都不能沖沈牠們了。遠遠岸上生起火來，在大銅鍋內熬煎塗船的柏油。年老而且有經驗的指導着年青的。工人擊打和呼號的聲音四面都聽得到；河岸振搖而且蕩動着。

這時候，一隻大渡船挨近岸邊了。船裏面站着的人羣遠遠地招着手。他們是些衣服襤褸的哥薩克人。他們不整齊的服裝，幾乎除了襯衫外便什麼都沒有了，嘴裏啣着煙斗；可以看出他們如不是從什麼災難中逃出，便是因為酗酒到了把身上所有的一齊喝完的程度。一位矮矮的，闊肩的，年約五十左右的哥薩克人從他們中間走出，立在前面。他比別人更暴烈地喊叫，招手；但因為工人底呼號和擊打，他底話聽不清楚。

「你們從那裏來？」船抵岸時克斯齊烏問道。所有的工人都停止了工作，舉起了他們底斧頭和鑿子，期待地注視着。

「從不幸中來！」矮矮的哥薩克人喊着。

「從什麼？」

「尊貴的扎普羅茨人，容我告訴你。」

「你講！」

「或者你願意召集一個會議吧？」

「講吧，我們全在這裏。」

人們完全擠成了一團。

「在這會長底領土內發生了一件事情，你們還一點沒有聽到嗎？」

「什麼事情？」一個噓倫底會長問道。

「哼什麼顯然是縫韃人塞了你們底耳朵，所以你們才沒有聽到。」

「告訴我們吧；這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那簡直是不曾有人產生，不曾有人受洗禮一樣的情形。」

「告訴我們到底是什麼事情，你狗子養的！」羣衆中的一人咆哮道，他顯然失却自制力了。

「事情是，以至於我們聖潔的教堂也不復是我們底了。」

「爲什麼不復是我們底？」

「牠們已經被典押給猶太人了。若是不先還清猶太人，這裏連彌撒都做不成了。」

「你說的什麼？」

「而且如果猶太狗子不用他污穢的手在復活節的麵包上作一點表示，簡直連祭祀都沒有了。」

「他說誑，同胞先生們，污穢的猶太人在復活節的麵包上致意，那是不可能的。」

「聽呀！我還沒有說完。加特力教的（註十）牧師已在坐在馬車裏遍烏克蘭地走動了！馬車到沒有什麼關係，實際被他們駕駛的並不是馬而是正統派基督教徒哩！聽呀！我還沒有說完。他們說猶太女人竟至於用我們教皇底法衣裁成了裙子。烏克蘭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了，先生們！而你們還在扎普羅茨安坐縱飲，這顯然是韃靼人使你們把眼睛，耳朵，什麼都失去了，以至於世界上發生了什麼事你們一概不曉得。」

「住嘴，住嘴！」克斯齊烏突然地說，一直到那個時候，他眼睛俯視着地上站着，他和一切扎普羅茨人一樣，當嚴重的時機，決不一下便激動，只是守着沉默。而在這個時候，他們忿怒的力量却向心內鬱結着，住嘴！我也有一句話得說。你們又算是什麼東西呢？當你爸那魔

註十 加特力教即是羅馬教會的基督教，波蘭人信的是加特力教。正統派的基督教（或者叫正教）即是希

臘教會的基督教，爲俄羅斯，哥薩克人所信奉。

鬼霧張時，你們自己做了些什麼呢？你沒有刀嗎？你們怎樣容得住這些無法無天的事的？」

「哦！我們怎樣容得住這些無法無天的事嗎？當這裏有五萬個賴阿克（註十二），你們試試看吧；是的，在我們中間，也有些狗子竟投降了他們底信仰，那是不能諱言的羞辱。」

「你們底會長和領袖，他們做了些什麼了？」

「上帝從我們領袖所遇的行事中打救打救人類罷！」

「怎麼了？」

「我們底會長已經在銅牛裏炙過，現在華沙（註十二）躺着。我們領袖們底首級和手，已經送往所有的市集上示衆了。這便是我們底領袖們所做的。」

整個人羣都興奮得狂了。起初靜默統治了全岸，如像暴風雨前一樣；於是聲音猝然高

註十一 賴阿克是給波蘭人的不敬的稱呼。

註十二 華沙是波蘭首都。

升起來，全岸都喧譁着——

「什麼！猶太人把基督教的教堂押在手裏！羅馬加特力教底牧師駕駛而且鞭打正統派的基督教徒！什麼該死的無信仰的人（註十三）竟容許這種酷刑在俄羅斯土地上存在！他們（註十三）竟對於領袖們和會長，做下了這等事來！嘿，這還了得，那還了得！」這樣的話從各方發出。扎普羅茨人感動了，他們同時也清楚自己底力量。那並不是無主見的人底奮激。他們全都被激動了，他們盡是頑強堅定的人物，不易奮起，但一經奮起，他們能夠長久而且固執地保持那內心的熱誠。「絞死一切猶太人！」羣衆吶喊着，「他們不該拿教皇底法衣裁成女人底裙子！他們也不配在聖餅上留下他們底痕跡！把所有的異教徒都沈入聶泊爾河裏去吧！」這話先由羣衆中間一兩個人提出，接着便電一般地閃進了衆人底心窩；他們懷着扼斷一切猶太人喉管的決意，齊奔向郊外區一帶去了。

註十三 指波蘭人。

可憐的以色列人底兒孫，心魂全掉了，什麼勇氣都沒有了，把他們自己藏在空酒桶裏，火爐裏，甚至於伏向女人底裙子下面；無奈哥薩克人却不論怎樣總尋得到他們。

「慈悲的貴人！」一個細長得像條棍子的猶太人，從他底伙伴中伸出他被恐怖扭歪的愁顏，戰戰兢兢地說，「慈悲的貴人！容我們說一句話，只說一句。我們將宣示一件你們未曾聽到過的事情，一件說不出地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說吧，」波爾巴說。他常喜歡聽一個死囚說話。

「慈悲的貴人，」猶太人喊道，「這樣的貴人從來沒有看到過，天呵，真沒有看到過！這樣良善，和藹，而且勇敢的人，世界上從來不曾有過！」他底聲音消沈，恐怖得儘抖。「怎麼能夠把我們想成扎普羅茨人底惡魔？在烏克蘭取抵押品的決不是我們呀。老天爺在上，那不是我們！那完全不是猶太人。只有魔鬼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東西；他們應該又起來投在一旁。看吧，我底同胞們都是這樣說的！可不是真的嗎，雪羅馬？可不是真的嗎，雪馬爾？」

「老天在上，那是真的！」雪羅馬和雪馬爾面白如土，頭戴破帽，從人叢中答道。

「我們決不會，」長猶太人又接着說，「同你們底仇敵有什麼秘密交際，我們也不與加特力教發生什麼關係；魔鬼同牠們一路滾蛋吧！我們對扎普羅茨人就像自家兄弟一般。」

「什麼！扎普羅茨人對於你們是弟兄！」羣衆中有人吼道。「莫等了吧！該死的猶太人！先生們，把他們丟進聶泊爾河吧！丟完那些沒有信仰的人！」

這幾句話便是號聲。他們捉住了猶太人底膀子，開始把他們拋入波濤。悲慘的呼號四面響應着；然而殘酷的扎普羅茨人，看着猶太人底套着鞋襪的腳在望空掙扎，只是好笑。那位自取滅亡的可憐的辯士，從被他們捉住了的長袍中跳出，捧住波爾巴底腳，身上祇穿着件彩色的短馬袴，喊出的聲音極其可憐，「大老爺！慈悲的貴人！我認識你底兄弟，那已死的泰洛斯茄。他是一員戰士，一切騎士中的表表者。當他被土爾基人勒贖時，我給過他八百枚

色銀。(註十四)

「你認識我底兄弟嗎？」波爾巴問道。

「老天在上，我認識他。他是一位煊赫的貴人。」

「你叫什麼名字？」

「若安扣爾。」

「不錯，」波爾巴說；想了一想，他轉向哥薩克人們說了：「要絞殺這個猶太人我們還儘有充裕的時間，如果是必得絞殺的話；但是今天把他交給我。」

這樣說了，波爾巴便領他去向他底馬車，車旁站着有他底哥薩克人。「匆匆在馬車下面，睡着，莫要動。至於你們，弟兄們，可莫要丟了這個猶太人。」

說罷，他轉回了廣場，因為羣衆早已完全在那裏集合起來了。大家馬上放棄了船隻底

註十四 色銀是一種古幣。

泰頓·波爾巴

六七

準備，離開了河岸；因為現在等着他們的，已不是海行而是陸路；現在他們所需要的是車馬，不是船。所有老老少少的人都待着去從征；首領們，噶倫底會長們，和克斯齊烏擬就的辦法，加上全部扎普羅茨軍人底贊成，這番出征是已經定奪了，一直向波蘭打去，報復那加於他們底信仰與哥薩克榮譽的損害與侮辱，擄掠城市，焚毀村莊和麥田，同時把他們底威風一直播佈到草原以外去。大家馬上都把自己結束而且武裝了起來。克斯齊烏似乎漲高了一尺。他不復是自由人民底無常意志底怯懦執行者，而是他們驕縱的主人了，他是一位祇知道發號施令的君主當克斯齊烏發號施令時，全部剛毅欣悅的戰士站在一條整齊的線上，恭敬地低着頭，簡直連目光都不敢舉起。他安詳地發號施令，不高聲，不着急，間或也加以停頓，便像一位深知哥薩克事業的極有經驗的人，他以一種精明而且熟練的胆識，來執行這並非初試的事業。

『檢點你們自己，詳細觀察你們自己，把你們底用具完全檢點一遍，』他說：『把你們

底牲口和柏油盒(註十五)弄停當，試試你們底兵器。你們不要多帶行裝：一個哥薩克人一件襯衫一條褲子就夠了，其次，各人帶一罐麥麵和黍粒，——不許誰多帶一點。一切需要的東西，馬車裏都已有充分的準備。每個哥薩克人得有兩匹馬。兩百對牛是得帶的，因為在淺水和沼澤地方我們要用着牠們。先生們，保持秩序比一切都重要。我曉得你們中間有些被上帝造得貪婪的，喜歡把絲絨扯來做裏腿。取消這些醜習慣吧；不准搶劫衣物，只取武器。雖然最有用的洋鈔銀兩等更值價的自已獻給你，也不要。我豫先告訴你們這個，先生們，如果在這次遠征中有人喝酒，他便得立刻處決：我要將他像狗一樣地捉住頸項拖到輜重車後面，不論他是誰，即使是全軍中最英雄的哥薩克人也不管，他將狗一樣地立刻被擊死，並不埋葬，却拋給鷹隼去裂食，因為在行軍中，一個酒徒是不應得基督教的葬儀的。青年人，事事都要聽從老年人！設或一粒彈丸打到你，或者一把刀砍着你底頭或別的部分，這種區區的攻

註十五 哥薩克人底四輪車，用柏油擦軸而不用脂膏。

擊是不足道的。在酒杯裏調一筒火藥，痛快地喝完；一切都過去了——甚至於你會不發一點熱；如果傷口大了些，祇消把泥土先在手掌心用唾沫調一下，裹上去，牠自然乾了。現在，工作吧，工作吧，孩子們，詳細檢點一切，莫要慌忙。」

克斯齊烏這樣說着；他剛剛完畢他底話，哥薩克人們馬上就工作去了。全寨集都清醒起來。沒有那裏尋得到一個醉漢，好像這樣一個東西在哥薩克人中從沒有存在過一樣。有些人料理着輪胎，又有些人掉換着車軸；有些人把糧食袋運來或者用手臂將牠們裝庚，又還有些人在驅策着牛馬。各方面響應着馬蹄底踐踏聲，試槍聲，刀劍底克哪聲，牛鳴聲，馬車蹾動底軋軋聲，談話聲，叫喊聲，和驅策底鞭叱聲。不久哥薩克軍隊便佈滿了平原；一個人試從牠底前鋒跑到牠底後哨，就得走多久。木造小教堂裏，牧師祈禱着，而且把聖水向一切信徒們滴灑。大家都和十字架接了吻。當營棚拔起，全軍離出了寨集，扎普羅茨人盡都回頭一望。「請了，我們底媽媽！」他們幾乎是一條聲地說，「上帝將保佑你脫離一切災難！」

泰賴·波爾巴經過郊外區時，他看見他底猶太人若安扣爾已經開起了一個有天機的舖子，賣些火石，螺旋釘，火藥，和路上所需的各種軍用品，甚至於還有饅頭和麵包。『猶太人是什麼一種魔鬼呵！』波爾巴想道；他騎着走向他，說：『蠢東西，你爲什麼坐在這裏？你想如一隻老鴉似地被射殺嗎？』

若安扣爾上前了些來答覆他，用兩手做個似乎要洩露一點秘密的手勢，說道：『讓尊貴的大人守着沉默不要向任何人說什麼。在哥薩克馬車中有一乘是我的。我爲哥薩克人帶着各種需要的貨品，在路上我將以比從前任何猶太人賣得更便宜的價格，供給各式各樣的食品。便是這個樣子，我底天！我底天啊，便是這個樣子。』

泰賴·波爾巴對於猶太人底性質詫異地聳了聳肩，向軍營走去。

五

波蘭底西南部，很快地全變成了懷着恐怖的殂上之肉。到處風傳着，『扎普羅茨人！扎普羅茨人到了！』能夠逃跑的盡都逃跑了。盡都搬動而且分散，就像那無法無天的時代，他們還沒有建築礮臺或堡壘時的情形一樣——每個人祇要在他流落的地方建立一間暫時安身的茅房就很夠了，他想，『在一座房舍上面耗財耗力是無益的，流浪的韃靼人隨時會把牠毀了的。』盡都騷動着：有些人把他底犁和牛換成了馬和槍，而且加入了一枝軍隊；有些人却在尋覓躲藏的地方，盡可能地驅着牲畜，肩着傢具。偶然在路上，有些人遇着他們底客人手裏拿着兵器，也迎戰一下，然而大多數在他們來到之前早就跑脫了。大家皆曉得，要同那憤怒勇武而且有名的扎普羅茨大軍爭鬥，是困難的。這大軍，表面看上去似乎不羈而且凌亂，其實却是個戰爭時深謀廣略的機構。馬隊穩重地騎在馬上，既不使牠們負載過重，也不激動牠們；步隊跟着馬車安靜地進行，全軍祇在夜間前進，晝裏便向許多荒原，森林，無人煙的區域，選擇個合意的所在休息下來。探子與哨卒，派在前面偵察時間、地點，和攻擊

的方法。嚇！一點沒有料到，扎普羅茨人突然地便來到這個地方了：於是全都被殺了；村落焚毀了；沒有給軍隊帶走的馬畜也都當地戮盡了。他們似乎與其帶走各種戰利品，倒不如橫蠻地歡快一下。扎普羅茨人在各處幹出的那些半開化時代的殘酷駭人的虐殺，至今還教我們髮指哩：小孩子屠殺了，婦人底胸膛割開了，皮子從腿上剝到膝頭，於是這受難者又不死不活地被丟下了。總之，哥薩克人還他們底舊欠，簡直一文都不差。一座修道院裏的方丈聽說他們到了，派了兩名和尚去向他們說，說他們不得恣意行動，因為扎普羅茨人和政府曾經訂過合同，他們同國王破約，便是背叛了國際公理。『替我和我們全部扎普羅茨人告訴你們長老，』克斯齊烏說，『教他不庸怕：我們哥薩克人，至多也不過在點火燒煙而已。』於是那堂皇的修道院，不久便包裹在猛烈的火簇中了，牠峨特式的高大窗戶，最後還在波浪裏倔強地現着。逃跑的僧侶，婦女，猶太人，成羣地向那些還有要塞和駐軍可希望的城鎮竄去了。政府此時發來的援兵，還在中途遲遲不前，他們祇有很少的幾隊，不是連城都不敢

適，就是第一次接觸時便給恐怖抓住，掉轉身快馬加鞭地溜了。雖如此，有幾位往日打過勝仗的高貴的司令官，却決意要聯合他們底力量來抗拒一下扎普羅茨人。

在這裏，我們底哥薩克青年，最憎惡擄掠，貪婪，和懦弱的敵人；他們燃燒着在首領們面前顯揚自己的欲望，常常躡縱他們精壯的馬，讓外衣底雙袖飄在後面隨風飛舞，與勇武粗豪的賴阿克交上幾個回合便較量出了自己底身手。這把戲很能使精神煥發；他們因此贏得很多珍奇的馬飾和貴重的兵器。一個月的工夫，這羽毛的鳥兒竟得了充分的發育，完全變成大人的樣子；他們底容貌，以前能夠見到那青春的柔嫩，現在却變爲堅強嚴肅了。看見自己底兒子們名列前茅，很教老韃賴高興。奧斯塔勃似乎是天生來做戰爭的把戲與困難的指揮的。任何情形之下，他沒失却頭腦或顯得紛亂過，他能用一種在二十二歲的青年幾乎是超絕的冷靜的無忌憚，馬上測出危險的所在與事實底全部機緣，立刻籌就一條逃脫的計策，而他底逃脫却只有使他益發勝利。他底行動現在顯著地受着經驗給予的

保證，從這些行動中可以尋出未來的領導者底胚胎。他底身材日強，他底舉止格外獅子似的威儀起來。「他將成爲當今一位何等漂亮的首領啊！」老泰賴說道，「他將成爲一位光榮的首領，遠在他父親之上。」

安德利完全把自己獻給刀槍底迷人音樂了。當他與敵人搏戰，他並不知道怎樣來思索，籌劃，或者忖量自己。他狂歡地而且沈醉地凝視着戰爭：當一個人底腦袋迸裂了，當各種東西在他眼前飛舞，當人頭落地，馬兒轟然一聲倒下，他覺得快意，他騎在馬上如像一個醉漢，祇顧在槍聲劍影中攻擊別人，並不注意別人對於他的攻擊。他們底父親對於他表示驚愕不是一次了，他看見他，僅爲一閃的刺激所挑動，便莽衝突撞起來，那是連冷血的明人都不能企及的，而且他瘋狂地襲擊的魄力建立的奇功，即使老於沙場的人也不能夠，也要詫異。老泰賴一面佩服一面說：「如果此刻他不被敵人擒去，他也將成爲一位良好的戰士。他不是奧斯塔勃，無論如何，他總是一位先鋒戰士。」

軍隊已決定直搗達諾城，傳說那裏有豐裕的財物和多量的富戶。這條路只有一天半的行程，扎普羅茨人便在城下出現了。居民決定盡他們底全力來抵禦，甚至於背城借一，他們甯願死在他們底廣場上，街上，門檻上，不願把他們底房子讓給敵人。一帶高高的土壘環抱着城，在低矮單薄之處，有石牆，當礮台用的房子，或橡木柵欄之類增加着鞏固。戍兵是強壯的，而且也知道自己地位的重要。扎普羅茨人兇猛地向石牆進攻，但是他們遇着葡萄彈的急雨了。城裏的市民與居民顯然不願意留着閒散，都聚集在土壘上；從他們眼中可以讀出那絕望的堅持。婦人們也決心加入這場鬥爭，向扎普羅茨人頭上澆下些石頭，沸水罐，和迷人眼睛的石灰袋。扎普羅茨人不愛再在這險固的地方進逼了：圍攻的隊伍弛散了。克斯齊烏下令命他們退，說：『那是無益的，尊貴的弟兄們，我們退後些；然而我如果不把他們肅清出這座城，我便是邪教的韃靼人，不是基督教徒！這些狗子，他們要完全餓死的！』軍隊退後了，仍然把城圍困着；因為無事可做，他們便忙於搶劫四鄉，焚燒鄰近的村莊與未撻的穀

堆，並且把他們底馬羣驅向沒有割過的穀田牧放；田裏波動着的穀穗，像該遇着好運似的，正結着非常好的果實，這本來是豐饒地報價那一季的耕植者的。

看着他們底糊口之道被破壞，那些城裏人底恐怖自可想見。當此時，扎普羅茨人把他們底兵車列成兩道環，圍住城，自己如像在寒集或嗑倫裏一樣地生活着，烟斗啣在嘴裏，把賊物交易兵器，或者玩玩跳背戲和猜單雙戲，同時用兇惡的冷意看着城上。晚間他們便點起營火，廚役便在大銅鍋裏替各嗑倫燒湯；熊熊的火旁，通夜總有一位精警的哨卒看守着。但是不久，扎普羅茨人對於這沒有戰爭的懶散和繼續的節飲，就開始厭倦起來。克斯齊烏也下令倍加了給酒的定量，在軍營中沒有困難的事務與行動時，本來是可以這樣做的。青年人，特別是泰賴的兩兒子，很不愛這種生活。安德利顯然已經受不住了。「你蠢東西！」於是泰賴向他說道，「忍耐些，有一天你要做酋長的。在重要的事業中失却興致的人便不是一位好戰士，不因爲沒事做便厭倦，忍得住一切，甚至於不惜惡那可拋却的東西，那才是道

理。」但是青年人不能同意老年人；這兩者有各異的性格，同一件事情，他們有兩種不一樣的看法。

但是這個當兒，托夫開支正領着泰賴底軍隊到了；和他一齊來的，另外還有兩位奧蘇爾，一位秘書，和些別的官佐。哥薩克兵一共有四千多人。他們中有許多是義勇兵，他們一聽到這次的事情發生，不用召集，便本着自由意志跳起來了。奧蘇爾給泰賴底兒子們帶來了他們年邁娘親底祝福，每人有一架從畿甫梅啓哥斯基修道院來的柏木框聖像。弟兄二人把像掛在項際，想起了他們底老母親，不由得都動了愁思。這祝福預兆些什麼呢？是戰勝了敵人，歡天喜地地帶着俘獲和光榮歸家，在六絃琴的曲調中留下永永的表揚嗎？還是……？但未來是不可知的，那對於人就如像草澤裏漲起的秋霧一樣迷濛，鳥兒愚昧地拍動翅膀飛上飛下，誰都沒有注意誰，鴿子沒有看見兀鷹，兀鷹也沒有看見鴿子，誰都不曾曉得他飛得距毀滅多少遠。

奧斯塔勃專心他底職務，早到噓偷去了。安德利，不知爲什麼，總覺得心頭有些什麼東西壓着。哥薩克人已經喫罷了晚餐，奇異的七月之夜完全牽下了；他仍然沒有往噓偷去，也沒有躺下睡覺，祇無意識地望着他前面的全幅景色。天上，數不盡的星星朗耀着。平原上滿佈着一堆堆懸着柏油桶的馬車，車上塗着柏油，裝載着各種各樣從敵方擄來的貨物糧草。到處總看見扎普羅茨人躺在草上；馬車旁邊，馬車下面，離馬車很遠的地方都有。他們全都以一種奕奕的姿態甯睡了；有的用一口袋枕在頭下，有的用他底帽子，還有的則僅僅利用了他同伴底側邊。刀槍，火繩鎗，鑲銅的短烟管，鐵錐，與打火机，是和每個哥薩克人不能分離的。笨重的公牛伏着，把腳疊放在身底下，活像一些大白塊塊，遠望過去，真要疑心牠們是散在這平原坡地上的灰色石頭。酣睡的戰士底大聲駒駟，從各方草際升起，和原野裏馬兒底嘶鳴與踏踐應答着。這裏有一種令人恐怖的莊嚴交混，在七月之夜底美麗中，那是遠處焚燒底光燄。有一處火頭靜肅地宏大地在天邊伸展着；另一處忽然被旋風捲起，颯颯地燒上星

空，於是浮動的火片又向迢遙的天外消滅了。烏黑的燒了的修道院，站在那兒像一個可怕
的卡爾查西和尚（註十六）震駭着，向一陣陣火光裏吐露出他黝黯的偉岸；修道院的花園也
被照着。花園裏的樹木，裹在烟氣裏，發出颯颯的聲音似乎能夠聽到，當火勢旺起，便照出了
已熟的梅子，帶着燐也似的丁香色的閃光，或者使這兒那兒黃色的梨子變成了純金色。牠
們之間，襯出一帶院牆或是一棵樹幹的，懸着一片黑色，一些可憐的猶太人或者和尚，他們
和這大廈同時在火焰中葬送了。遙遠的火光上面，飛翔着一羣鳥兒，就像一堆小黑十字架
擺在火色的地上一般。城孤臥着好似睡熟了；牠底柵欄，牆垣和屋脊，塔尖，映着遠遠的火眼
發着亮。安德利向哥薩克隊伍中巡行。營火旁邊坐着準備隨時發生動作的哨卒，而他們竟
是睡着了；他們以不愧為哥薩克人的胃口，把麵粉和湯圓喫得太飽了。安德利對於這樣的
疏忽甚為驚詫，想道：『還好，幸而這裏沒有勁敵也沒有什麼可怕。』後來他走攏一乘馬車，爬

了進去，合起兩手墊着頭，仰臥下來；但他並不能入睡，祇久久地默望着天宇。天宇在他面前展開着；空氣純淨而且透明；銀河帶子似地橫過長天，氾溢着白光，浮在其中的是濃密的星羣。安德利時或地漸至失却了知覺，一層夢幻底薄霧便將他面前的天空掩蔽起來；但是他立刻便醒轉了，於是一切又重新清楚了。

有一次醒來時，他覺得似乎有個奇異的人形在他面前掠過。他想那不過是一種一現即逝的幻影，及至睜開眼睛，他却看見一個枯瘦憔悴的面孔，正在他上面俯視着他，把視線一直沈進他底眼睛。煤黑的長髮，亂蓬蓬地從頭上戴的黑幕下面垂將下來；奇異的眼光，明晰的容貌底死一般的風調，就教他以為這是一個鬼怪。他底手不自主地握住了槍，幾乎是癡癡地呼道：「你是誰？假如你是一個惡鬼，滾開去。如果你是活人，你底滑稽却背了時。我要一槍打死你。」

那怪東西底答覆是把手指放在唇上，似乎是懇求他不要大聲。他底手鬆落下來，開始

更注意地察看。從長髮，從棕色的頸子，從半掩的胸口，他認出那是一個女人。而且她並不是本地的土人。她底寬額骨突在她空洞的面頰之上，她底眼睛偏斜地定着。他愈看，愈覺得那對他並不陌生。終於他再也忍不住了，說：『告訴我？你是誰，我好像認識你，或者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那是兩年前在畿甫。』

『兩年前在畿甫！』安德利重複地說着，一面用力把留存在記憶裏的昔日學生生活集中到心頭。他更注意地看了她一遍，於是突然尖銳地叫道：『你是韃靼人！那位小姐，那威渥德底女兒底了！』

『噓！』韃靼了竄喊道，合起兩手哀懇地目語着，全身顫慄地回頭環顧有沒有人被安德利高朗的驚呼鬧醒。

『告訴我，告訴我，你爲什麼來到這裏？』安德利幾乎咽了氣，內在的情緒把他底低語裂

成了斷斷續續地，「小姐在那裏？她還活着嗎？」

「她現在城裏。」

「在城裏！」他驚呼道，幾乎又叫起來了；他覺得周身的血液都突然地衝進了心房。『爲什麼她在城裏？』

「因爲老主人在城裏：一年半以前他便做了達諾底威渥德。」

「她結婚了沒有？你真來得怪啊！告訴我關於她的事。」

「她已兩天沒有喫東西了。」

「什麼！」

「許久沒有一個居民喫過一口麵包了；大家早就把泥土來充饑了。」

安德利駭着了。

「小姐從城牆上看見你在扎普羅茨人中間。她對我說，『去告訴那位武士，如果他還

記得我，請你來見我，並且不要忘掉請他給你一塊麵包帶給我年邁的媽媽，因為我不願意我媽媽死在我底眼前。最好等我死了以後她再死！懇求他；抱住他底膝，他底脚；他也有一位年邁的媽媽，請他爲看她底分上給你些些麵包！

許多感情在年青哥薩克人底胸中蘇醒了。

『但是你怎麼到這裏的？你怎麼得到這裏？』

『由一條地道。』

『這裏有一條地道嗎？』

『是的。』

『在那裏？』

『你不出賣牠嗎，武士？』

『我以十字架發誓。』

「你得降進一個洞，穿過那洞，那便在那裏蘆葦的中間。」

「那便一直引進城中嗎？」

「一直到修道院裏。」

「待我們去吧，我們立刻就去。」

「一塊麵包，憑基督和聖母底名！」

「好，便是這樣吧，你立在這馬車旁邊等着我，或者，躺在裏面也好；沒有人會看見你的，大家都睡着了。我馬上便轉來。」

他向裝載着他們嗑偷底糧食的輜重車走去。他底心跳了。過去的一切，一切被哥薩克露營和辛苦的戰爭生活消毀了的過去，立刻在他面前燿燿出來，而且把所有的現實壓將下去。好像從深沈的海底升起來似的，那高貴的小姐又在他面前出現了：她嬌美的臂膀，她水亮的雙睛，她含笑的櫻口；她捲曲地垂在肩上的暗栗色的濃髮，她處女形的堅韌渾圓的

肢體，又都從他底記憶中放起光來。不，牠們在他底心中並沒有消毀過，牠們沒有滅失過，牠們只是躺在一旁，爲着有時候牠們又來引起他另一種強烈的情緒；往常，很往常地，牠們把這哥薩克青年底渴睡傷害了，他時常躺在車子睡不熟，又說不出睡不熟的原因。

一想到與她再見，他底心跳得更劇了，他少壯的膝頭也打抖了。走到輻重車旁邊，他完全忘掉了他是來做什麼的；他把手舉向額角擦了很久，努力回想他該得做些什麼。當她快要餓死的想頭提醒了他，他終於充滿了恐怖地顫慄起來。他跳上車內，抓起幾塊大黑麵包；但他又想到：『這是適宜於鹵莽而且易於滿足的扎普羅茨人的食物，對於她纖細的玉體不是太粗糙太不配了嗎？』於是他記起了，傍晚時克斯齊烏曾經申斥過廚役把夠三次用的麥片一回都調成了麥片羹。他相信從釜中定能尋得多量的麥片羹，拉出了他父親底旅行鍋，將着便向他們一個嗑偷的廚役走去；那位廚役正在容得十大桶的兩口大鏟旁邊睡着，鏟下面還有殘燼燃着。向鏟內瞥了一眼，他非常驚訝牠們竟是空的。那必得要一種

超人的力量才會把他們喫完哪；而且，他們一個嗑倫底人數比別個總要少些。他去看別些嗑倫底大鏟——果然到處皆是空空如也地。不自覺地心頭暗暗說了，「扎普羅茨人活像小孩子：如果有的少他們把牠喫了，多哩，他們也不留下一點。」做些什麼才好呢？他父親一隊的馬車裏，有一袋白麵包在什麼地方放着，那是他們搶劫修道院底麵包房時得來的。他一直向他父親底馬車走去，但是並沒有見到那個。原來奧斯塔勃把牠拿來了，墊在腦壳下；而他在地上拉伸開睡着，鼾聲響徹了平原。安德利看見了，猛然地一手捉住口袋，並且踢了她一脚；如此，奧斯塔勃底腦壳便落在地上了。這位老哥在睡夢中跳起來，閉着眼睛坐在那兒，放開嗓子喊道，「攔住他們！攔住那些該死的賴阿克！捉住那些馬兒！捉住那些馬兒！」——「不要響！我要殺死你！」安德利恐怖地叫道，在他上面把口袋揮動着。但是奧斯塔勃不繼續他底話了，又復倒下，發出這樣的鼾聲，以致於他躺着在的青草地都爲他底呼吸波動了。

安德利懦怯地望望四周有沒有哥薩克人被奧斯塔勃底夢話驚醒的。僅僅鄰近噓倫，有一個長髮的腦壳，舉起來望了一望，復還倒落下去。等了兩分鐘，他負着口袋走了。韃靼女人在他把她留了的地方屏着氣躺着。「來，起來。不要怕，盡都睡得很熟哩。如果我措不動這許多，你能替我拿一些麵包塊嗎？」這樣說着，他把口袋搭在背上，走過馬車時，他又拉出了另一袋麵粉，把豫備給韃靼女人拿的麵包塊拿在手頭，於是，因為重負微俯着，他帶她放着胆走去穿過那沉睡的扎普羅茨軍隊。

當他走過時，老泰賴說道，「安德利——」

他底心如死灰了。停住步，顫抖地，軟弱地說道，「什麼呢？」

「一個女人和你一路。我起來時要著實捶你一頓。女人不會把你引向好處去的。」說着，他底手撐着頭用心望着那韃靼女人模糊的外形。

安德利站在那兒，九死一生地，不敢正視他父親底臉面。當他舉眼一瞥，原來他父親已

經睡熟了，不過他底頭依然撐在他底手掌上面。

安德利給自己畫了個十字。恐懼從他底心內飛去，比來進襲牠時還要迅疾得多。回頭看那韃靼女人，站在他面前，裹在外帔裏，活像一尊暗色花崗石的雕像，遠遠曙色底微明照入她的眸子，沈滯得和死屍底一樣。他牽住她底袖子，並比着前進，不斷地回頭探望。後來，他們下了一個幾乎是條穴的小谷底斜坡；谷底，一條小澗瀨散地流着，菅草叢生，衣苔的石卵四散着。降入谷中，他們便與被扎普羅茨人佔領的平原底全景隔絕。安德利再回頭一望，在他後面立着的陡坡已經比一個人高了。陡坡底頂上，現着一些原草底葉片，葉片後面，金黃鐮刀般的月子懸在天際。微風從草原上飛起，好像警告他們黎明已經快到。但是雄雞底啼鳴各處都沒有得傳來，無論城中或是糜爛了的鄰地，好久以來就沒有了一隻雄雞留着了。他們由一條小木板跨過小澗；那面便是對峙着的坡岸，比先前的那個顯得更高更陡。那看上去很像這城堡抗禦圍攻最堅固的地段；因此上，城牆在這一段是較矮些，城後也沒有什麼

戍兵。不過遠去一點，還是有修道院底厚牆聳立着。陡岸上野草叢生，狹谷裏岸與澗之間，長着幾乎高與人齊的蘆葦。岸頂有籬柵殘留着，那是昔日圍些什麼花園用的，籬柵邊可以看見牛蒡底寬葉，其中還雜生着刺梅，向日葵則昂頭昂腦顯得特別地高。走來都是汪着水的卑濕之地，於是韃靼丫鬚丟了拖鞋赤腳前進，一面留心地提着她底衣裳，在蘆葦裏行了一節，他們到了一座廢礮台底前面。沿着礮台，他們尋得一個土砌的圓門——這圓門並不比爐門大好多。韃靼女人低下頭先走進去，安德利隨後，因為揹着口袋，祇好盡量地屈著身子；他們二人立刻便走入極端的黑暗中了。

六

安德利隨着韃靼女人，在黑暗狹隘的土窟裏，後面拖着麵包袋子，異常困難地移動着。「一會兒就亮了，」他底引導者說，「我們就要到我放有一盞燈的地方了。」事實上，土牆

正漸漸地在發起亮來。他們到了地道的寬闊處，那裏似乎曾經用作禮拜堂；牆邊安着一張小桌，至少也有點像是祭壇，上面張着一幅褪色得幾乎完全模糊了的加特力教底聖母像。一盞小銀燈懸在像前，僅僅把牠照了出來。韃韃丫彎屈身從地上拾起一枝銅燭台，那是她剛才放在這裏的；燭台的莖，纖而且長，鏈子上繫着些燭剪，撥針，和滅燭器。她把燭從銀燈上點燃。光亮立地強烈起來；他們將着向前走，有時燭光朗明了，有時漆黑的陰影又裹上前來，這給他們暗示出了一幅季拉爾德·道底圖畫。

那武士活潑美麗的面容上，泛着康健與青春，對於他同伴慘白憔悴的臉，呈出一種強烈的對照。孔道稍高了一些，所以安德利能夠挺直起來。他懷着好奇心來注視那些土牆。好像畿甫底坎山似地，土牆上到處有許多窟窿，有些裏面便放着棺材。有幾次，他們打從已被濕氣腐化而且碎成塵土的人類骸骨上跨過。這顯然地是些離棄了險惡，憂惡，霧壤的人世，而來至此地的虔誠的人類。有些地方潮濕得太利害了；他們腳下，間或確然有水滲着。安德

利不得不時常停步讓他底同伴休息，因為她底疲弱只在加增。她吞下了一小塊麵包，那徒然使她底肚腹作痛，飲食對於她已經不習慣了。她常常呆呆地在一個地方站立好幾分鐘。

後來，他們面前出現了一道小鐵門。「上帝榮光，我們到了！」韃韃丫鬢用微弱的聲音說，一面想舉手去叩門，但是她竟沒有力氣使她這樣做。安德利替她在門上猛擊了幾下。門那邊起了回聲，好像那邊有着一個廣大的空間；後來，回聲彷彿又變成了經過高拱門的反響。兩分鐘後，鑰匙叮噠和走下梯級的足音也聽得了。終於門開了，一個和尚手裏拿着鑰匙和燈站在窄梯上，向他們招呼。安德利看到加特力教的和尚，下意識地噤住了。這些和尚曾經激起了哥薩克人何等的憎惡與輕蔑，哥薩克人看待他們比對付猶太人還要殘酷得多。

在和尙方面，一看出這位扎普羅茨底哥薩克人，也就回身便走，但韃韃丫鬢底低語使他釋然了。他照他們進去，在他們後面把門鍵上，引他們上了梯級。他們發現自己在修道院禮拜堂底黯淡的高拱之下，一個祭壇前面，裝璜着高高的燭臺和燭，一位牧師跪了在靜靜

地禱告。傍着他，每一邊跪着兩個唱讚美詩的孩子，他們披的是青蓮色的袈裟，繫着白絲飄帶，手中各捧着爐香。他禱求顯一個奇蹟，使這座城得救；使他們底靈魂加強；使他們得些忍耐；使疑慮，怯弱的哀傷，一切人世的不幸都解除却。一些女人，影子似地挨着他們前面的椅背或黑木櫃跪着，把她們疲極的腦壳伏在上面。一些男子，倚在支撐闊拱門的大柱邊，憂鬱地站着。祭壇上面污舊的玻璃窗，忽然閃出殷紅的曙光；從那裏面，藍黃各色的圈圈灑在地板上，把開淡的禮拜堂都照亮了。全祭壇都亮了；從香爐裏升起的香煙，在空中懸出一條叢叢的虹霓。安德利從黑暗的一角望來，對於光綫所造的奇景，不勝驚異。這當兒，風琴莊嚴的宏音又把全禮拜堂充滿了。漸漸深沈了，深沈了，擴張成雷也似的爆音；隨即又轉為極其宛妙的樂曲，牠嘹亮的調子在拱廊高處繚繞，就好像清朗的處女之聲，重新深沈地變成怒號雷鳴，於是就休止了。那轟轟的震動在拱廊間長久地無限地回響；安德利哩，半張着口，激賞這神秘的音樂。

後來他覺得有人在拉他長袍底邊幅。『是時候了，』韃靼女人說。他們偷偷地穿過禮拜堂，出現在廣場之前。曙色塗紅了天空；一切都呈現着日出的景象。廣場是空的；其中祇有一些木頭柱桿靜靜地立着，表示這裏曾經有過一個堆滿糧草的市場，那或許也不過是一星期前的事吧。沒有舖砌的街道，看上去祇是一片乾土。圍着廣場的，是些一層的小石屋和小土屋，在牆上，可以見到些木椿木柱，斜斜地交加着鏤雕的樑棟，那正是當時建築底時尚。牠的標本在立陶宛和波蘭有些地方還能找到。牠們都蓋着頂高的屋頂，有多量的窗子與氣眼。靠近禮拜堂一邊，聳立着一座與衆分離高出一切的建築，那或許是市政廳或其他的公署。那是兩層高，上面，兩道拱門上，突出一個站有一名巡兵的瞭望台；頂上還面着一面大鐘。

廣場看來是荒漠的，但安德利想把他聽到了一種微弱的呻吟。四顧一下，他看見遠遠一邊有兩三個人在地上睡做一堆沒有動。他十分注意地盯住他們，看他們到底是睡熟了

還是死了；而，同時，他底脚下又碰了些什麼東西躺着。那是一個女人底死屍，顯然地是一個猶太女人。她顯得還年青，雖然這從她扭曲的憔悴臉兒上並不能分辨出來。她頭上蒙一方紅色絲巾；兩行珍珠或珍珠繸飾在她頭冕的耳甲上，兩股長長的髮髻從那下面垂到皺皺的血絡突漲的項際。她身旁躺着一個孩子，癱攣地摸索着她底胸脯，並用一種激烈的兇暴吮吸着乾罄了的乳頭。他不哭泣也不號叫，祇輕輕地起伏的身體還能令人想他沒有死，或者至少還在最後喘息的當兒。他們轉過一條街，忽然碰到一個瘋漢，他看見了安德利珍貴的負荷，虎一般地跳到他前面，拉住他，疾呼道：「麵包呀！」但是他底氣力不能與他底瘋狂相稱。安德利把他一擊，他便跌在地上了。爲憐憫所動，少年哥薩克人擲給他一個麵包，他瘋狗似地把牠捉住；便啃食起來；可是不久，久久捱餓的力量終於使他感受到恐怖的痛楚，他便在那街上倒下死了。他們每行一步都要爲那些怕人的饑餓的受難者所驚嚇。很顯明的，那些受難者不能在家中忍受他們底酷刑了，似乎到街上看會不會有什麼助力可能

從空中降落下來。有一家門口坐着一位老嫗，簡直不能說她是死是睡熟或者祇是失了神；總而言之，她不能聽見也不能看見什麼，腦壳垂向胸前，儘管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別一家屋頂下，繩圈套裏掛着一具腐蝕了的屍體，可憐的人不能忍耐最後的饑餓的酷刑，甯願用這不自然的死速速了却此生。

看了這些饑饉底可怕現象，安德利不禁向韃韃女人說道，「這裏真的沒有東西能使他們苟延生命了嗎？一個人被逼到極端，他可以吃他以前所厭棄的；他可以用法律禁止的東西養活自己。在這種情形之下什麼東西不可以吃呢？」

「他們已經把什麼東西都吃了，」韃韃女人說，「一切動物他們都吃了。全城已經找不出一匹馬，一頭狗，甚至於一隻耗子了。我們從來不把糧食堆積在城裏；我們的糧食都是從鄉村裏運送來的。」

「但是當你們不得不如此恐怖地死去的時候，你們怎麼還要夢想着來守禦這座

城？」

「威渥德是可能會投降的；但是昨天早晨布扎那地方的司令官遣一隻鷓鴣帶信來說城是不能放棄的；他要領他底軍隊來救援，而他只是在等候別位與他同來的軍官。現在城裏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期望着哩。哦，我們已經到家了。」

安德利從遠處早就注意到，這房子與衆不同，顯然是什麼意大利建築家建築的。那是用紅色薄磚砌成的兩層樓。底下一層的窗戶，蔭在宏闊突出的大飛簷之下。上面一層包含着無數小拱門，構成了一道樓廊；拱門之間是飾着紋楯的鐵格。房子底門翼上，更炫耀着好些徽章。淡色磚砌成的外面的寬梯塔，臨着廣場。梯階脚下坐着衛兵，他們一隻手支直起他們底戟，別一隻則撐着他們垂下的腦壳，他們這樣子真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們既未睡熟，也未做夢，但是看來却全然地什麼都不知道；他們甚至於對走上梯階的人都沒有覺察到。梯階頂上，他們又遇到一位衣服麗都的武士，通身武裝，手裏拿着一本加特力教的新禱

書。他把他幽暗的眼睛轉向他們；但是韃靼女人對他說了一句話，他底眼睛又重新落在他祈禱書揭開的篇葉上了。他們走進第一間屋，那是一間大屋，佈置得既像一間招待室，又像不過是一間休息室；那裏面滿是兵，僕役，書記，獵夫，酒司務，以及其他的聽差，那些是一個波蘭的貴族之家所少不了的，他們都捱着牆壁坐着。熄了的燭火底煙氣瞭然可辨；雖然晨光早已從大格窗間窺視進來，屋子中央立着的人一般高的燭台上，却還有兩枝在燃着。安德利想一直去向那飾着徽章與各種裝璜品的橡木大門走去，但是韃靼女人拉住了他底袖子，並且指向一個側壁上的小門。過了那道門便是廊道，接着他們就到了一間房間，安德利一見這房間便開始留心察看起來。光線透過百葉窗底縫隙，落在幾件東西上——一張紅幔，一道鍍金的飛簷，還有一張油畫挂在牆上。韃靼女人叫安德利便在這兒等待，她却開了別一扇門，向另一間閃着火光的房間去了。安德利聽得一陣低語，並一種令他渾身顫動的柔媚的聲音。從門縫裏，他看見一個纖長的女性的影子，長厚的髮辮披在她抬起的雙臂上。

很快地便掠過去了。終於，韃韃女人轉來了叫他進去。

他簡直不曉得他如何地走了進去，門又如何地在他後面關上。屋內燒着兩枝蠟燭，一盞燈在神像前面閃耀；燈底下安着一張高桌，並一架加特力教習慣用來跪着祈禱的梯級。可是這些並不是他底眼睛所要看的。他轉向別一邊，便見到一位女人，那女人好像在什麼劇烈的動作中冰變成了石頭一般。那似乎她底全身正要向他跳去，而又驟然地停滯了。他也以同樣的情形在她前面楞住。他自己所擬想的怎樣見着她並不是這個樣子。她與他往昔見過的並不一樣；她沒有一點肖似往日的她；但她是加倍美麗，加倍迷人了。往日的她還有一些什麼未曾告竣，未曾完成；如今却是藝術家揮過竟工的一刷的作品了。那是一個迷人的，輕浮的女孩子；這却是一個嬌媚已充分發育了的女人。她舉起她底雙眼，那雙眼裏充滿着感情，那感情決不止輕淡的一點。淚光還浸潤着，眸子晶瑩得便如像兩顆清露，這是透進入靈魂深處去的清露。她底胸脯，咽項，臂膀都模塑得恰好，顯出充分發育的愛嬌。她底頭

髮，昔日在臉邊輕鬆着波動的，已經變成了濃重的華美的一堆，一部分挽成了髻，其餘的便纖長地旋曲地垂披在臂上胸前。她底全部體態好像都變過了。他要從牠們中尋出埋藏在記憶裏的東西，簡直一點點也尋不到。即使她非常蒼白，那並沒有減少她驚人的艷麗相反地，這蒼白色倒給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嫵媚。安德利心頭感着一種高尚的畏意，祇呆呆地站在她面前。她哩，看來似乎也爲哥薩克人底容儀所驚了：他站在她面前，顯着他青年人底全部秀美與英武，而絕無動作的肢體，更表示出運轉底無限自由。他底眼睛閃亮着清明的果決；他絨一般的眉毛彎成兩道雄勁的圓弧；他曬黑的面頰上炳耀着青春之火底熾熱；他毫毛般的黑鬚絲也似地發着光。

「不，我沒有力量來向你致謝，高貴的先生，」她說了，那銀樣的聲音整個地顫動着。「只有上帝才能酬報你，不是我，我是一個軟弱的婦人。」她低下她底雙眼，眼皮垂下來，那美麗的雪白的半圓形，正被羽箭般長的睫毛環衛着；她驚人的面龐朝前俯屈，一陣地佈滿

了內心的嬌羞。安德利不曉得說什麼才好；他希望他能說出一切。他想把正在他心內焚燒的，懇切地完全說出——無奈他辦不到。他覺得有些什麼東西堵住他底口；聲音和語句都沒得了；他也覺得在學院與流浪生活底騷動中教養出來的他，對於這一類的話是回答不好的，於是他怒起他底哥薩克習性來了。

韃靼丫鬟在這個時候走了進來。她把武士攜來的麵包切成碎塊盛在金盤裏，獻給她底女主人。女主人看了她一眼，看麵包一眼，再看她一眼，最後又把眼睛轉向了安德利。這雙眼睛裏包含的方面太龐雜了。這溫柔的一瞥，把她未曾用話語訴出她鬱結的情感底怯弱和困惑都表現出來，這對於安德利，比一切話語更易於了解得多。他心頭頓然地覺得輕鬆了些，好像一切都平服了。他那一一直被重重的韁鎖勒制住的內心的情緒與感情，一下都解放了，自由了，而且渴望着以一種滔滔不絕的語言，傾吐出來。女主人却突然轉向韃靼丫鬟焦心地說道：『但是我底媽媽呢？你給她有嗎？』

『她睡熟了。』

『那麼爸爸呢？』

『我給了他一些了；他說他還要親自來向青年貴人致謝。』

她拿起麵包送向嘴裏。安德利看着她用光亮的指尖裂開麵包來吃，真是說不出地高興。但是他立刻記起了那餓瘋了的漢子，當他嚥下那一塊麵包，眼看着便斷了氣。他臉色轉白，捉住了她底手叫道：『夠了！莫要再吃了！你好久沒有吃，一下吃多了會把你害死的。』她即刻落下手，把麵包放在盤內，像一個柔順的孩子似地凝視進他底眼睛。假如用字句表現出來——不，凡是遇到這種少女底凝睇，凡是接受這種少女底凝睇的人所感到的柔情，都不是雕刻，圖畫，也不是有力的語言可能表現出來的。

『我底皇后！』安德利喊道，他底心他底靈魂全都漲滿了情緒，『你需要什麼？你願望什麼？命令我！責成我！世界上最難能的事：我要飛也似地去把牠辦到！叫我去做不是人力』

辦得到的事：即使毀了我自己，我總得要把牠辦到！我願意毀滅我自己。我當着十字架發誓，爲了你，毀滅我自己，是甜蜜的！——但是，啊，簡直就說不出那才該多麼甜蜜！我有三處農田；我父親底馬畜有一半是我的；所有我母親帶給我父親，還瞞住了沒有告訴他的——這些全都是我底！沒有一個哥薩克人有比得上我的武器；單就我底劍佩，便要值了他們最好的馬畜並三千頭綿羊。祇要你吐出一個字，或者祇嚙一嚙你纖麗的翠眉，我可以把牠們全都拋棄了，我可以丟了牠，擲開牠，火焚牠或者水溺牠！雖然，我也知道我說得太狂而說得太遠了；那些話在這當兒是不適宜的；而且，用着與王公皇爵和高貴的騎士英傑一般的談吐，對於這學院與扎普羅茨人中間混出來的我，也是不配的。我能夠看出你是與衆不同的一位，你比其他全部波雅（註十七）底妻室與女兒更要高邁。」

那女郎益發驚愕起來，聽着這坦白親切的話兒，不讓有一個字聽落，那話兒如像一面

註十七 波雅古時俄羅斯的貴族

泰賴·波爾巴

1011

鏡子，恰好把那青春壯健的精神映射了出來。這些話底每個單字，都裝滿了力量，傳出一種直透入她心靈深處的音調。她美豔的臉兒向前，把膩人的頭髮抹向後，開了口，翕張着兩脣，瞪視得很久。她要說些什麼，突然又停住了，在這個時候，她記起了，這位武士是以一種別樣的名字被稱呼的；她記起了在外面的他底父親，他底兄弟，他底國家，他的兇暴地復仇的同伴；她記起了扎普羅茨人攻城的恐怖；她記起了城裏的人難於避免的殘酷的死；於是她底眼眶裏突然地充滿了珠淚。攞起一張繡花絲手巾蓋住了臉；不一會兒絲巾全濕了；她兀地坐着，望後仰起她美麗的頭，雪白的牙齒齧住姣好的下脣，像猛然被毒蛇刺了一般；惟恐被他知道她憂愁的振撼，她不肯移開她臉上的絲巾。

「只消對我說一句話，」安德利說，一面拿起了她緞子也似的手。這一接觸，一種電流通過了他周身底血管，那手一動不動地躺在她底手裏給他握住。

但是她依然保持着沉默，絲巾蒙着臉，一動也不動。

「你爲什麼這樣苦惱？告訴我，你爲什麼這樣苦惱？」

她擲開絲手巾，把散在眼際的長髮掠向一邊；將她的心，以平靜的聲音與憂鬱的語調傾吐出來，便像美麗的黃昏裏，微風吹過溪濱的蘆叢一般。那風蘆蕭蕭地，簌簌地，發出微細的哀吟，旅行者都莫明其妙地愁苦地停下來聽牠們；因爲牠們，旅行者不再注意到夕陽，不再注意到農夫們牧場稻田裏工作罷歸去時浮漾在空中的歡歌，而且也不再注意到經過的馬車遠遠的轟轟聲了。

「我是不是當得起那不朽的憐憫呢？是不是母親把我生得不快意一些呢？加在我身上的不是苦命嗎？命運，「你」不是一位殘酷的行刑者嗎？「你」曾經把一切獻在我的腳下；——全國最高的顯貴，最富的縉紳，伯爵，外國男爵，一切騎士之中的精英，他們盡都愛我，而且無論誰都以我的愛爲最大的恩寵。只要我暗示一下，他們中最漂亮的，最都雅的，最美麗也就是最權貴的便可以來做我的丈夫。哦，狠毒的命運啊，「你」却不使他們有一個合我底

意！「你」偏要使我從我全國最高貴的英雄那裏，背轉着走向一位陌生人，一位我們的仇敵！哦，至聖的上帝母親啊！爲了什麼罪過，你對我這樣沒有憐恤沒有慈悲的凌虐？我的光陰是在豐盛榮華之中過去了的，我的食品是嘉餽美酒。然而這一切的結果是什麼呢？這一切又所爲何來呢？那是爲了使我最後比全國最醜惡的乞丐更慘厲地死去的「死」嗎？可是事實把我判給如此恐怖的命運還不止此而已；教我死以前得看我父我母亡於不可忍耐的酷刑，（而我却心願給自己二十倍的生命來替換他們）還是不夠；這一切總是不夠，在我死以前，我還必得要聽那往昔從未夢想到過的情話。那是無法避免的，他將以他的情話把我的心兒撕碎；我的苦命也將顯得更苦；我的青春生活也將弄得益發衰毀；我的死也將愈覺得恐怖；而且，要死了，我將格外地咀咒「你」，哦，暴虐的命運哪！至於「你」——饒恕了我的罪過吧——哦，上帝的聖母！」

當她在絕望之中停住了，她的感情還明白地表現在臉上。從憂鬱地弓起的雙眉，沮喪

的兩眼，以至於淚珠緩緩地流下，乾於溫柔地燃燒的頰上，全面容都顯出啃噬着她的哀愁，並且好像在說：『這臉上沒有快樂。』

『自天地開闢以來這樣的事決沒有聽到過；』安德利說，『最好最美的女人偏要忍受這樣苦的命運，那是不能夠的！天生了她，全世界最好的東西便都得在她面前禮聖一般地俯首。你不會死，你不能死！我憑我的家世與我一切親愛的人發誓，你決不會死。但是假如定要那樣，假如沒有東西，（既非氣力，也非禱告，也非英勇，）能夠用來避免這殘酷的命運，——那麼我們死在一處好了，而且我願意先死。我要死在你的前面，在你美麗的膝旁，而且即使死了以後他們都不能分開我們。』

『不要欺騙你自己和我，尊貴的先生，』她說時輕輕搖動她俏麗的頭。『我知道，對於我最大的憂愁我祇有知道得太清楚了，你愛我，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的責任，我也知道你的信仰。你的父親在喊你，你的同伴，還有你的故邦；而我們呢，我們是你的敵人。』

識到淚珠從他的臉上流下。只意識到她蓬鬆的馥郁的長髮把他完全蓋在牠黑亮的細絲中。

在那時，韃靼了鑿歡呼地奔進來了。「得救了！得救了！」她不能自持地喊着。「我們的軍隊進城了。他們帶來了穀子，麥片米粉，和鎖住的扎普羅茨人！」但是不會有那一個聽得她說了些什麼。「我們的軍隊」底進城，或者是他們帶來了什麼，或者是他們怎樣地捉住了扎普羅茨人。安德利充滿着他有生以來從未嚐過的感情，吻着那壓在他頰角的甜蜜的嘴唇，而那甜蜜的嘴唇並不是沒有回答的。在這親吻的聯繫中，他們經驗到一個人在世上僅能感得一次的感覺。

而那位哥薩克人却從此毀了。哥薩克騎士中再也沒有他了。扎普羅茨父親的房舍，上帝的教堂，都不復照臨他了。烏克蘭也不復見那負責保衛她的最勇敢的孩子了。老韃靼從髮辮上把灰髮扯脫，一面咀咒那生出這樣的兒子來羞辱他的時日。

七

鬧嚷與騷動在扎普羅茨的營中進行。起初，誰也算不到救兵會找到路進城；但後來却發現出扎營在大城門前面的培雷雅斯拉夫斯基嗑倫已經差不多醉死了。在他們還沒有曉得那是回什麼事以前，一半被殺，還有一半被擒，正是一點也不是怪的。到了這個時候，鄰近的嗑倫爲動亂驚醒，馬上抓起他們底兵器趕來；然而救兵已經進了城門，牠底後哨便向那些渴睡的只是半清醒的扎普羅茨人瞄準起來——扎普羅茨人正紊亂地向他們壓迫，想把他們逐回。

克斯齊烏召集了一個全體大會；當所有的人列成環形脫去帽子靜下來了，他說了：「看昨夜什麼事情是發生了，同胞先生們！看酣醉惹出什麼事情了！看敵人加於我們的是何等恥辱！那是清清楚楚的，如若讓你們底酒量加那麼一倍，那麼你們伸手伸脚地躺下來，

基督底仇敵便不僅能夠脫你們下身的褲子，即使朝你們臉上噴嚏你們也罔然無聞了。」

哥薩克人盡都垂下頭站着，知道自己有罪；祇有尼查密斯基噓倫的會長刻可班柯應聲說道：「住了，父親！雖然當克斯齊烏在全軍之前說話不合有所反駁，然而現在却得說，其實並不是如此。你底叱責並沒有十分恰當。哥薩克人在行軍時或戰爭中負着艱巨工作的當兒喝醉，便有罪，該死；但我們是無所事事地坐在這裏，在這城外而無聊地逗留，情形便不同了。沒有齋節，也沒有別種基督教的戒忌；一個人閒着便得喝喝酒，還能有什麼別的呢？這是沒有罪的。然而我們最好還是去告訴他們一下，襲擊無罪的人是回什麼事。他們起先把我打夠了，現在我們要把它們打得沒有半打人能夠再還家。」

這噓倫會長的一席話使得哥薩克人們高興。他們昂然舉起他們低垂的頭，好些人滿意地點着腦袋喃喃地說：「刻可班柯說得好！」泰賴·波爾巴離克斯齊烏不遠站着說：「現在如何，克斯齊烏？刻可班柯說出了真象。對此你又說什麼呢？」

「我說什麼嗎？我說，祝福有這樣一個兒子的父親！說申斥的話是不需要多少智慧的；但是要大量的智慧才能找到如此的話語，那既不刺及一個人的不幸，反而鼓勵了他，重振起他的精神，並且促動了他靈魂裏的馬，用水料使牠康復了。我本想說點安慰的話，但刻可班柯都先我而說了。」

「克斯齊烏也說得好！」這聲音響遍了扎普羅茨的軍隊。「他底話對，」別的一些反復地說，便是那些暗藍鴿子一般站着的灰頭翁，也點頭捋鬚，溫和地喃喃說道：「說得不錯。」

「現在注意，先生們，」克斯齊烏接着說道。「攻擊這城，或者爬城，或者像外國工程師一樣地挖地道，不必一定特定的或哥薩克的方法。而且，據我看，可以斷言敵人入城並未帶有多少糧草；他們帶進去的馬車很有限。城中的人饑餓着；他們全都要從心地吃，馬兒也會不久便把草料耗完。我不知道他們底神會不會從天上用草叉擲些什麼給他們；只有天曉得，雖有他們之中是有很多加特力牧師的。無論如何，那些人在待着放棄這城。故此，把你

們分成三支，在三處城門前佔住你們的位置；五個嗑倫在首要的門前，其餘每個之前三個嗑倫。讓達底概夫斯基和科爾商斯基兩嗑倫去埋伏。泰賴同他底人也去埋伏。鐵達列夫斯基和鐵莫斯契夫斯基在右翼守衛緇重車，雪爾別諾夫斯基和斯太別里概夫斯基兩嗑倫在左翼，並從隊中選出最有胆氣的去面敵。賴阿克性質浮躁，耐不住久圍，說不定他們這當天便要破門出走的。現在每個會長都得察看他底嗑倫；那一隊不夠，便由培雷雅斯拉夫斯基嗑倫底殘部去補充。完全重新察看他們，給每個哥薩克人一杯酒一塊麵包鼓鼓勁。但是昨晚每個人的確是喫得太飽了；因為大家都飽滿得以及至於說老實話，我祇有驚異，以及至於竟沒有一個人，在夜裏起來了。現在還有一個命令，如果有任何猶太酒商敢販賣一瓶白蘭地給一個哥薩克人，那我便會把豬耳朵釘在他底額頭上，那狗子，我要用他底脚把他吊起來。動手吧，弟兄們，動手呀！

克斯齊烏如此發了他底命令。盡都鞠躬至腰，沒有把帽子戴上便向他們底馬車和營

盤走去。等到走了相當的距離時，他們才把帽子戴上。大家動手備辦自己軍需：他們有的試刀試劍，有的把火藥從袋子裏傾入火藥瓶裏，有的排列並裝置車子，有的看視他們底馬匹。

秦賴在向他隊伍去的路上驚怪安德利不可知的下落；他會是睡着一齊被擄縛去了嗎？但不見得，安德利不是個會被生擒活捉的人。然而他又不在被害的哥薩克人中。秦賴深深地沈思着走過了他底隊伍，竟沒有聽得有個人喊着他底名字多時。「那個喊我？」他說，他終於從熟思之中醒來了。他面前站着猶太人若安扣爾。「大佐大人！大佐大人！」猶太人以躁急破囁的聲音說道，好像在希望宣露一些並非全然無益的事，「我在城裏過了，大佐大人！」

秦賴注視着猶太人，詫異他如何得入此城。「你遇着什麼敵人了？」

「我立刻就要告訴你。」若安扣爾說。「今早我一聽到喧嚷，正是哥薩克人開始射擊的當兒，我便抓起我底長袍，也沒有停下來穿上牠，使用我底最高速度跑，一路伸着手排擠

着走，因為我要馬上曉得喧嚷底原因，哥薩克人爲什麼早早便在那裏射擊。我一直跑到城門邊，這時，軍隊的後衛正在過去。我一看，後衛隊的司令原來是那位弁將迦里安都維支。他是我底熟人，他欠我一百塊洋鈔已經三年了。我在後面跟着跑，和向他索取這筆款子，所以就同他們進了城。」

「你進城去，想同他清賬！」波爾巴說：「他到沒有命你立地像狗子一般地被絞殺嗎？」

「天呀，他正是想絞我哩！」猶太人答道：「他底僕人已經捉住我，並且把繩子套在我頸項上了。但是我懇求那高貴的大人了，並且說我願意等候此錢，隨便等多久，悉聽尊便；並且還答應更多借些給他，只要他幫助我能夠從別些貴人處聚斂我底債項，我可以告訴大人，那位高貴的弁將口袋裏實在連一塊洋鈔都沒有，雖然他有農場，有產業，有四個城堡，還有一直伸展到雪克羅夫的草地；無奈他沒有一個小錢，正和一個哥薩克人差不多。要不是布來斯勞的猶太人爲他備辦軍需，他決不能加入這次戰役。這也正是他不能進議會的原

因哩。」

「你在城裏還做了些什麼？你見過些我們底人沒有？」

「的確，他們有很多在那兒：伊佐克，勒孔，撒謨耳，哈維爾克，開當舖的埃烏雷——」

「這些狗，他們死吧！」泰賴怒喊道。「爲什麼你把你們猶太種的名字說給我聽？我問

你我們底扎普羅茨人。」

「我沒有看見一個我們底扎普羅茨人；我僅僅見過安德利大人。」

「你見過安德利！」波爾巴喊道。「他在做什麼？你看見他在那裏？在監牢裏？地窖裏？受

侮辱了吧？縛着嗎？」

「誰個敢縛安德利大人？現在他是那麼漂亮的一位騎士了。我幾乎認不得他了。他底肩章腰帶是金子，周身到處都是金子；好像春天的太陽照着百鳥齊鳴的花園，而他身上却盡是金子在發光。他底馬，威涅德親自贈給他的，是一匹頂好的馬；單那匹馬就要值二百塊

洋鈕。」

波爾巴呆住了。「爲什麼他要穿上外國的衣服呢？」

「他穿牠們因爲牠們是要更美觀些。他騎着馬，別些個也騎着馬，他教他們，他們也教他；他就像極高貴的波蘭貴族一樣。」

「是那個把他逼迫到如此地步？」

「我不能說他是被逼迫的。我底大人難道還不知道他底歸順到他們那邊去是由於他底自由意志嗎？」

「那個歸順？」

「安德利大人。」

「歸順那個？」

「歸順到他們那一方面；他現在簡直是個外國人了。」

「你說謊，你豬子底耳朵！」

「爲什麼我要說謊呢？我是個獸子，所以我才說謊嗎？教我把底腦袋冒險，來說這個謊嗎？你不曉得猶太人向貴人們說謊，便要狗一般絞死的嗎？」

「依着你，那便是說他背叛了他底故邦與信仰了？」

「我沒有說他背叛了什麼；我祇說他已經歸於別一方面去了。」

「你說謊，你猶太小鬼！這樣的事在基督教的國內還不會聽見說過。你弄錯了，狗子！」

「假如我弄錯，那該是我家門堂裏長了青草！如果我弄錯，那該讓任何人來向我爸，我媽，我爸爸，我媽底爸爸底墳上吐口水！我底大人如願意，我甚至於可以告訴他爲麼要歸順他們。」

「爲什麼？」

「威渥德有一位美麗的女公子。天父呀！多麼一位美麗的人兒！」在這裏，猶太人爲想

盡力表出那位美人兒，伸開兩手，鼓起雙眼，把嘴歪在一邊，就好像試手嚐些什麼東西似的。

「好，那又怎樣呢？」

「他完全是爲了她，他因爲她的原故才到那邊去的。當一個人戀愛着的時候，什麼東西對他全是一樣；就像鞋底，假如你把牠在水裏浸一下，你便可以隨便把牠向那邊扳去。」

波爾巴深深地沈思了。他記起了柔弱女子底力量——她如何毀壞好些個剛強的男人，而這對於安德利正是他生性中的弱點底所在——他儘站在那裏，就如生了根一般。

「聽呀，我底大人，我要告訴大人一切，」猶太人說，「一聽到嘈嚷，接着看見他們通過城門，在非常偶然的情形之下，我竟得到了一串珍珠。因爲那裏有美人貴婦；我想，「祇要那裏有美人貴婦，即使她們連喫的東西都沒有，她們還是要買珍珠的。」於是，那弁將底僕人一釋放了我，我便跑到威渥德底府第賣我底珍珠了。我問了小姐底韃韌丫頭各種問題；婚禮不久便舉行了，祇等他們把扎普羅茨人趕走。安德利大人已經答應來趕走扎普羅茨人

了。」

「而你竟沒有把他立地殺死，你魔鬼底小兒？」波爾巴喊道。

「爲什麼我要殺他？他投過去由於他底自由意志。他有什麼罪？他更愛那裏一些，所以他便到那裏去了。」

「你當面看見他沒有？」

「當面，我底天！那麼顯赫的一位戰士！一切其餘的更爲威儀。上帝保佑他，他認識我，當我走近他，他馬上對我說——」

「說什麼？」

「他說——他先用指頭招呼我，於是說道，「若安扣爾！」安德利大人說了，「若安扣爾，告訴我父親，告訴我哥哥，告訴一切哥薩克人，一切扎普羅茨人，告訴任何人，說我底父親已不復是我底父親，我底哥哥已不復是我的哥哥，我的同伴也不復是我的同伴；我願意與

他們全部的人，全部的人戰。」

「你說誑，你猶太小鬼！」泰賴不能自持地吼了。「你說誑，狗！我要殺你，魔鬼！從這裏滾開！假如不，你祇有死！」一面說，泰賴拔出了他底刀。

驚恐的猶太人立刻以他瘦弱的脚底全速度跑走。他跑了多時，頭也不敢回，穿過哥薩克營盤落荒而去，雖然，泰賴簡直沒有追他，因為他感於洩怒於這第一個使他知道的人是愚蠢的。

於是他回憶起昨晚會看見安德利同某女人穿過哥薩克營盤，他垂下了他灰白的腦袋。他仍然還不肯相信天下會有這樣羞辱的事，他底兒子背叛了他底信仰與良知。

後來他便領他底人向一座森林裏埋伏起來，——這是唯一沒有被哥薩克人焚去的森林——其時，扎普羅茨的步兵騎兵也由三條不同的路向三個城門出發了。許多嗑倫一個一個都出發了：奧曼斯基，撥拍維奇斯基，坎尼夫斯基，斯特畢力可夫斯基，尼查麥可夫斯基。

基，古爾加茨夫，鐵太勒夫斯基，還有鐵莫斯齊夫斯基。祇少了個培雷雅斯拉夫斯基。這一噓倫底哥薩克人是吸煙喝酒地毀滅了。他們有些醒來便發覺自己被縛於敵軍之手；有些簡直沒有醒。就睡眠在血污的泥土上了；至於酋長可立布自己，褲子戎裝完全沒有，原來他已經到了賴阿克底軍中。

扎普羅茨人的喧騰城裏也聽到了。圍攻全都很快的到了壁壘之下，接着一種生動的景致在扎普羅茨人面前呈現出來。漂亮的波蘭英雄們在城牆上顯得很多。有些人底銅盔輝耀得太陽一般，飾着白如雁鵝的羽毛。有些戴着妃紅色或天藍色的帽子，向一邊耳朵上垂纏着，長袍子底袖口翻捲着，刺繡着金花。他們的兵器裝璜富麗而且極其珍貴，他們的馬具亦復如此。前面一排，波低海可夫斯基上校戴着鑲金紅帽驕傲地立着。他是一個高長肥大的漢子，他富麗寬廣的長袍還難於將他掩蓋。側門那邊站着另外一位上校。他是一位乾瘦的小漢子，然而他有一雙小而睜然的眼睛在濃密茸茸的眉下放光，並且當他迅速地向前

各方面轉動，他細小枯瘦的手很有精神地運動，同時發施他的號令，那是很顯然的，他身材雖小，對於軍事學倒很有研究。離他不遠站着一位高大的將弁，有濃厚的鬍鬚和深色的面容！——一位嗜好烈酒與縱飲的貴族。在他們後面的有許多貴族，他們都把自己打扮得很好，有的花的是自己的洋鈔，有的花的是庫銀，有的乃是從猶太人那裏弄來的錢，他們爲花錢，把祖傳的城堡裏尋出的一切都給當了。還有些食客，他們是元老們拿來伴食顯闊的，他們從席桌上或碗櫥內偷竊銀杯，花完了，跳上什麼貴人的車箱，於是他又趕起馬來了。那裏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有時候他們沒錢去喝酒，可是爲戰爭，他們總是打扮得好好的。

哥薩克軍隊在城下靜靜站着。他們身上沒有黃金，祇有劍櫛或鎗飾上有一點閃光。扎普羅茨人並不爲戰爭把自己裝扮得縹緲；他們底鎧甲與服飾都很平凡，他們底紅頂黑邊的帽子遠望去顯得非常黯淡。

兩個人——奧克蘭·納喜和米概加·高羅可別吞科——從扎普羅茨軍隊中躍出。

一個十分年青，一個較老；兩人言語尖利，動作也不算哥薩克人中底壞模型。跟着他們的是德米·普卜維支，一位壯健的哥薩克人，他曾在寨集被吊過好久，後來又在阿德里那堡（註十八）他生命道路上的打擊使他忍受得太多了。他被燒過，以至於爛額焦鬚地逃到寨集。普卜維支如今已復原了，頭髮長了，聳出的鬍鬚濃黑得柏油一般，用他底尖酸話說，他還是個肥壯的人。

『全軍都是紅短褂子，但是我更喜歡知道知道短褂子裏面藏着些什麼人，』他喊道。
『我要顯給你看，』那肥大的上校從上面吼道，『我要把你們全都捉起來。繳你們底槍枝和馬匹，奴隸。你看見我怎樣捉你們底人沒有？——帶出一個扎普羅茨人到城牆上來給他們看看吧！』

於是他們引出一位被粗繩網着的扎普羅茨人。

註十八 阿德里那堡是土爾基地方。

大家一看，不是別人，那無衣無褲的，原來便是培雷雅斯拉夫斯基。噓倫底會長可立布，和他在醉夢中被擄去時一個樣子。他在哥薩克人面前羞慚地垂着頭，因為他底赤身露體，和他睡着時狗也似的被捉。他底頭髮一夜的功夫都頹白了。

『不要愁，可立布！我們就要來釋放你了！』哥薩克人從下面呼道。

『不要愁，朋友！』波洛達地會長喊道。『他們乘你一絲不挂捉住你，那不是你的錯；這種不幸任何人都會遇着的。他們用示衆來羞辱你，一直不遮掩你底裸體，那才是他們的沒有廉恥。』

『你們對於和沈睡的人戰爭似乎倒是枝勇敢的軍隊。』高羅可別吞科望着土壘諷道。

回答是：『等一會，我們要來燒你底頂結。』

『我倒很喜歡看見他們來燒我們底髮辮！』普卜維支說，說時把馬躍向前面；又回顧

一下他底同伴們說道：『對，或者賴阿克說的眞話哩；假如那個大肚皮漢子領導他們，他們是會全都找到一個好庇廕的。』

『爲什麼你想他們會找到個好庇廕？』哥薩克人同聲問道，他們明知普卜維支總豫備好了巧妙的答詞的。

『因爲全軍都可以在他後面藏將起來了；而魔鬼是不許你底槍矛穿過他那肚皮達到任何人的。』

哥薩克人笑了，他們有的搖搖頭說，『普卜維支說起笑話來是怎樣一個傢伙呵！可是現在——』可是哥薩克人已沒有時間來解釋他所謂『現在』底意義了。

『退下來，快快從城牆邊退下來！』克斯齊烏喊道，他看見賴阿克已不能忍受這些譏嘲，上校已搖動他底手了。

哥薩克人恰好在彈雨急下之前退開了城牆。壁壘上面的盡都狂了，灰髮的威涅德也

騎着馬親自來了。接着城門大開，駐軍便衝打出來。前鋒是行列齊整的驃騎兵，在他們之後是着鎧甲的馬隊，隨後又是戴銅盔的英雄們；跟在他們之後的是最高的貴族，一個一個騎在馬上，如自己所喜歡的穿戴着。這些倨傲的貴族並不和別人混成一隊，他們好像沒有命令便可以和他们緊連的隨從脫離。接着又來了好幾隊，在這些後面是將弁，幾行兵，隨後便是肥大的上校；在全軍底最後是那小小的上校。

「莫讓他們成陣！」克斯齊烏喊道；「各嗑倫立刻全部向他們進擊！隔絕另外的門！鐵太勒夫斯基嗑倫攻打一翼，達雅都夫斯基嗑倫取別一翼，攻擊他們底後哨，刻可班柯和巴里伏德！阻止他們破壞他們！」哥薩克人各方面都發動了，把賴阿克弄得紛亂無措，他們自己也在紛亂之中。他們竟不使敵人有放射的時間；馬上便是刀劍戈矛的接觸。盡都手對手地在戰，每一個人都有使自己出色的機會。

德米·普卜維支刺中了三個兵，又把兩位最高的貴族擊落了馬鞍，說道：「好馬呀！我

久已需要這樣的馬了！他追馬一直追到田野裏，一面呼喚旁邊的哥薩克人捉住牠們。於是他又復行衝回，打倒落馬的貴族，殺了一個，把他底套繩擲向別一個頸間，又把他縛在馬鞍上馳向平原，把另外一位拖着走，那時候，他已經拿了那位底有珍貴柄櫛的劍，並且連腰中的錢袋也取了。

科比泰，一位好哥薩克人，雖然還很年青，正在攻擊一位波蘭軍中最勇武的漢子，他們在一塊打得很久了。他們互相扯扼着，終於是哥薩克人勝了他底敵人，把他擲下，用鋒利的土爾基刀截進他底胸口。然而他沒有同時照顧自己，一粒飛彈打中了他底太陽穴。那放彈打倒他的是貴族中最出色的一位，一位古皇族最煊赫的後裔。像一株軒昂的白楊，他騎着他櫻色的駿馬，曾幹過許多英雄事業。他一刀兩段地殺死兩個哥薩克人。費多·科爾采（勇敢的哥薩克人）和他底馬一齊毀滅了，他先射殺他底馬，接着便槍挑了騎者。許多頭和手被他砍掉；也就是他，放了一粒彈子穿過科比泰的太陽穴結果了他。

「那兒有一個人，我喜歡和他較量一下！」尼查麥可夫斯基嗑倫底會長刻可班柯喊道。把馬一刺，他一逕便抄到那波蘭人底後方，高聲地咆哮，以至於近旁的人們都因為他那非地上的吼聲震顛起來。那位波雅德（註十九）想立即扳轉馬頭來應戰，但是馬不聽號令了；爲可怖的吼吼所驚，牠向一邊蹤去，於是那賴阿克便中了刻可班柯一槍。彈打在肩胛骨間，他從馬鞍上滾將下來。他簡直沒有回手還擊，他底手已經毫無力量了。刻可班柯雙手掄起重刀，向他底口內截去。那刀，裂脫兩塊牙齒，把舌頭切成兩段，刺穿了氣管，一直深深地插入土中，把他釘在地上。他高貴的血流，紅得河濱的莢蒾果果似的，湧得把他底黃色金花長袍也染污。但是刻可班柯已經離開了他，同他底尼查麥可夫斯基嗑倫底打出路來奔別一團人羣裏去了。

「他留下了沒有觸動的豐富的戰利品了！」奧曼斯基嗑倫底會長波洛達地說，他離開

註十九 波雅德一作波雅，謂古俄貴族。

泰賴·波爾巴

一一九

他的人馬向那被刻可班柯殺了的貴族走去。「我自己曾親手殺死了七個貴族，但是我沒有看見那個身上有這樣的好東西。」波洛達地爲貪慾所動，屈下身去剝那富麗的鎧甲，一面取了那鑲嵌貴重寶石的土爾基刀，接着又從敵人腰間搜出一隻洋鈿袋子，從胸際搜出一隻貯着少女底髮鬚，珍藏得如像愛情信物一般的銀盒子。可是他沒料到那曾經被他驅下馬鞍並着實打了一記的紅臉將弁已經從後面襲來。那將弁掄起手臂，使命地把他底刀砍在波洛達地俯着的後腦根上。貪婪不會給你好處：腦袋滾落，身子倒下沒有腦袋，血洒在地上又寬又遠；當那哥薩克靈魂升天時，憤激與驚愕也立刻離開了肥壯的軀殼。那將弁還沒來得及把曾長的腦袋仗髮髻提起，又縛在他底馬鞍上，又是一位復仇者來了。

就如像一隻兀鷹浮在天空，用牠壯偉的雙翼掃一個大圈子，忽然在空中的一點保着了平衡，又從那裏一枝箭似的投向一隻鸚鵡，泰賴底兒子奧斯塔勃猛然衝向那將弁，拋出一根繩子，一晃便套住了他底頸項。那將弁底紅面孔在喉間殘酷的繩結底緊勒之下，變成

了更深更深的紫色，於是他試用他底手槍；無奈他抽搖地扳額的手已經不能瞄準，子彈猛然橫飛過平原去了。奧斯塔勃立刻解開了將弁拴在他鞍子上預備縛俘虜的絲繩，用着把他底手足都綑了，將繩子聯在自己底鞍上，鞭馬拖着他穿過田野，招呼奧曼斯基嗑倫全部的哥薩克人來替他們底會長爭取最後的光榮。

當奧曼嗑倫的人們聽說他們底會長波洛達地不在人世了，他們不願作戰了，搶出了他底屍首，接着便商量他們該選那一個來繼任他們底領袖。終於他們說道：『爲什麼還要商量？找到比泰賴底兒子奧斯塔勃更好的領袖是辦不到的；他比我們任何人都年輕，那是真的；然而他底明察却與最老的沒有二樣。』

奧斯塔勃脫帽致謝他底同伴給予他的榮光，並不以年幼無知對此加以拒絕，曉得戰爭時期這一套是不適用的；他倒立刻就命令他們趕快回去戰鬥，這就是馬上告訴他們，他們選他做會長並沒有冤枉。賴阿克覺得情形對於他們漸漸太不利了，往平原那面退去，意

思是想在那裏重新組合一下。那矮小的上校，却示意駐在城門邊的四百名後備兵闖起槍來，槍彈便雨也似地向哥薩克那方打過來了。可是他們並沒能瞄準，打來的槍彈，打中的並不是人，而是正狂暴地凝視着戰場的哥薩克牛羣。那些可怕的公牛，恐怖地咆哮，衝進營盤，破壞了馬車底行列，也踐踏了不少。正在這個當兒，不料泰賴領着他底人馬從埋伏中出來了，他攔住了那些狂怒的畜生，牠們爲他底吼所震驚，反轉向波蘭的隊伍方面掃過去，於是波蘭底馬軍全部覆滅了，被牛羣搗碎而瓦解了。

『多謝你們，牛呀！』扎普羅茨人喊道；『你們在征途上爲我們服役，現在作戰時你們又爲我們效勞。』於是他們以新鮮的氣力攻擊他們底敵人，斃敵無算。有幾位顯得格外出衆——米太里查，雪羅，以及比沙倫基和服夫杜真珂，另外還有幾位。賴阿克見大勢已去，只好丟了旗幟，喊城裏把城門打開。鐵殼門轟轟作響，門開處，那些疲弱的風塵滿面的騎士，簡直像羣羊入欄一樣地溜進去了。許多扎普羅茨人要追逐他們，奧斯塔勃却把他底奧曼人

止住了，他說：『離開城牆遠一點，遠一點，好兄弟們！靠牠們太近是不妙的。』他說對了；壁壘上的敵人把他們手邊的東西傾擲下來，果然打傷了好些人。這時候，克斯齊烏走向奧斯塔勃，向他致敬，道：『這位新會長領導軍隊，真像一位老練的！』老波爾巴四顧，想看看那新會長是誰，原來坐在馬上，在奧曼人前面，帽子擱在一邊，手裏拿着笏的，正是他底兒子奧斯塔勃。『多麼個非凡的樣兒啊！』他喊了；這老兒樂極了，他向全部的奧曼人致謝他們加於他兒子身上的榮耀。

哥薩克人退下來，正預備進帳；恰好穿着襤褸的大衣的賴阿克們在壁壘上面出現了。許多富麗的袍子染了血污，銅盔上面蓋滿了灰塵。

『你們縛住我們了吧？』扎普羅茨人從下面朝他們喊道。

『我們就要來縛的！』那位大上校在上面喊道，並且拿出一根繩子給他們看。那些疲弱的風塵滿面的戰士，還不肯停止互相威嚇的話，也沒有失却交換譏刺的熱心。

終於大家散了。有些作戰疲了，倒下來休息了；有些用泥土敷他們底傷口，又用手帕或從敵人擄來的厚呢包裹牠們。還有些更有精神，他們跑去視察死屍，給他們以最後的榮光。他們用刀子掘墳，用帽子與袍兜籠土，合禮地把哥薩克的戰死者都安葬了；如此埋着，烏鴉和鷹就不會啄出他們底眼睛了。他們又把俘來的賴阿克縛在馬尾上，把馬在平原上放了，跟着走幾步驅逐而且鞭打牠們，激怒的馬兒不管丘陵溝澗，飛跑而去，波蘭人底身體在地，上拖着，全身都是血污和泥漬。

黃昏時，所有的嗑倫都圍坐成一個一個圈子，不倦地談說他們底事業，和他們所得分享而將為陌生人與後代所傳誦的戰蹟。很遲了，他們才躺下睡覺；老泰賴睡得更遲，他坐着沈思，未見安德利在敵人之中，這是個什麼道理。那個曾大（註二十）是因為害羞不出來，和他底國人接戰嗎？或者還是猶太人說的是誑，其實他進城全非自願？但他想起了，一個女人去

註二十 曾大是耶穌底弟子而將耶穌出賣的惡漢。

移動安德利底心，那也是無法禁阻的；他覺得慚愧，並且私下發了一個大誓，他要反對那迷惑他兒子的波蘭美人。他定要守他底誓。他將不顧她底雅麗；他定要捉住她濃厚光豔的頭髮，把她拖出；他定要把她拖着在哥薩克人羣中走遍平原。她晶瑩得峯頭初雪般的豐澤的肩臂和胸脯，將要攢在地上，讓血和沙蓋滿。她動人的身體將要碎成粉末一般。然而秦賴終於不能夠預知上帝在明天早晨安排下什麼；他漸漸瞌睡，終於沈睡了。哥薩克人還有些自言自語着；哨兵清醒地終夜在火旁站着，不眨一眼地注視着各方面。

八

太陽還沒升到中天，全軍集成一堆。新聞從寨集傳來了，當哥薩克人不在的時候，鞑靼人把寨集全部侵略了，掘發了埋藏在地下的寶物，留守後方的人不是被殺，便被擄為俘，和同什物，羊羣，馬匹，被帶往培雷可勃去了。祇有一個哥薩克人叫瑪克新·迦羅都卡的從

韃靼人手裏逃脫了，他殺了那位米爾查（註二十一）拿了底錢袋，騎上韃靼馬，着上韃靼衣服，奔馳了兩夜一天半，才逸出了追兵底範圍，鞭死他底馬，另外得到一匹，又被鞭死，到達扎普羅茨人底營盤時，他已經換了三匹馬了；在路上，他才知道扎普羅茨人底營盤在達諾城。他祇能告訴他們不幸的事是發生了；至於怎樣發生的——怎樣扎普羅茨的留守者依着他們底哥薩克風習酗酒，怎樣在醉裏被俘爲虜，以及韃靼人怎樣知道他們底庫藏之地——他已經困極不能言說了。極端的衰弱，他底身體浮腫，他底面孔焦黑而且乾枯，他終於倒將下來，一個深深的睡眠把他籠沒了。

在如此的情況之下，哥薩克人照例是要追趕強盜的，渴望在路上追到他們。因爲，若是讓那些囚犯到得小亞細亞，土麥拿，或者克里特島底城市，天曉得在什麼地方整堆的扎普羅茨人底頭顱便會不見的。這正是哥薩克人集合底緣故。他們面朝頭領立着，大家底帽子

註二十一 米爾查是韃靼波斯王底高官底稱謂。

依然戴在頭上；其原因是他們並非聚攏來聽會長命令的，乃是個個平等地來集議的。『讓老年人先發言，』有人喊道。『讓克斯齊烏發表他底意見，』別些人喊。

克斯齊烏除了帽子，口吻絕不似司令官，而像同輩中間的談話；謝了哥薩克人給他的榮譽，他說：『在我們之中很有許多富於經驗而且智慧多端的；然而你們既然瞧得起我，我底意見可以說的正是及時去追趕韃靼人；因為你們也曉得韃靼人是什麼東西。他帶着偷盜的賊物，是不等我們到來便要跑的，並且一閃便消滅了，以至於使你不能尋出他底形跡。因此我底意見是去。這裏我們已經玩夠了。賴阿克如今也該曉得哥薩克人底利害了。我們已經盡我們底才力為我們底信仰復仇了；在這饑荒的城中也不能滿足多少貪婪了，所以我底意見是走。』

『走呀，』嚴重地響徹了扎普羅茨所有的嗑倫。然而這番話可簡直不合泰賴·波爾巴底心意；他令他蹙然的鐵灰色的雙眉一直低垂到眼邊，雙眉如像生在烏暗的山巔的叢

林林表突然蓋上了凜烈的朔霜。

「不，克斯齊烏，你底意見並不見好，」他說了。「你不能那樣說。你顯然忘却被賴阿克擄去至今仍然是囚犯的我們底人了。你顯然願意我們不以友誼底第一聖律爲意；教我們讓我們底弟兄們生生地被剝皮，或者在他們底哥薩克身體宰開以後，被帶着遊行城鄉各處，如那酋長與烏克蘭最勇敢的俄羅斯戰士們所曾經遭過的一樣。除去這個，敵人還沒有把聖物褻瀆得夠嗎？我們是什麼？我問你們大家，一個人讓他底同伴留在患難之中，讓他給外國人狗一般地弄死，那個人還算個什麼哥薩克人？到了再沒有人崇信哥薩克底名，到了祇好讓人向他底灰鬚上唾口水，到了祇好讓人以干犯的話罵他，到了那時候，可不要有人怪我；我要一個人留在這裏。」

扎普羅茨人站在那裏，全都狐疑起來了。

「勇敢的同伴們，」克斯齊烏說道，「難道你們忘了嗎？韃靼人手裏也有我們的同伴，

如我們現在不去解救他們，他們便會比殘酷的死更壞地，把他們底生活殉於和無信仰的人們一起的永久禁錮了！難道你們也忘了我們用基督的血贏得的財產已全部在他人手裏了？」

哥薩克人們沈思了，他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他們沒有一個願意承受壞名聲。於是扎普羅茨全軍中年齡最高的卡細安·波夫達向衆人之前走了出來。他爲全部哥薩克人所尊敬。他曾兩次被選作克斯齊烏，而且也曾經是一位壯健的戰士；但他年邁久矣，也久不作征討之事了。這老人並不喜歡把自己底意見給別人；然而他愛在哥薩克團集旁邊，諦聽哥薩克行軍中每次偶然的事變。他向來不加入談話，只是聽，一面用手指按壓他從未離口的烟斗裏的灰；他半開着眼坐得如此長久，以至於旁人竟不能曉得他是睡了還是仍然在聽。他們出征時他時常留在家裏，這次這老人却是加入了的。他以哥薩克人底架子搖着手說道：「無論你們到那裏，我，也是要去；或者我還可以爲哥薩克人民服一點務。」當他走到

會集底前方，全部哥薩克人都靜默下來了，因為大家已經好久沒有聽到他講話了。某個人都想知道波夫達說些什麼。

『這輪着我講一點話了，好弟兄們，』他開始說了：『聽呵，我底孩子們，聽一個老年人說。克斯齊烏說得好，那正是一個哥薩克軍隊底頭領所當說的；他說得再聰明沒有的是重視軍庫，並且去爲牠而戰。那是對的！這是我說的第一點；現在聽我說第二一點。這是我說的第二點：泰賴說的尤其真確。上帝保佑了他許多年，而且，這樣的領袖烏克蘭還很有些哩！一個哥薩克人底第一天職與第一光榮便是衛護友誼。好弟兄們，我一生決沒聽說那一個哥薩克人拋棄了或出賣了他底任何一個同伴。在寨集和在此地被虜去的皆是我們底同伴。無論他們或多或少，那都是一樣；皆是我們底同伴，皆是我們所當愛的。所以這是我底話：讓愛那被韃靼人虜去的囚犯的去追趕韃靼人，而愛那被波蘭虜去的留在後面。克斯齊烏，按照他底職分，應該帶領一部分人馬去追趕韃靼人，至於其餘的一部分，儘可以另選一位會』

長來領導他們。如若你們願意傾聽一個老年人的話，我說，這裏沒有人再比泰賴·波爾巴更適於充當司令的會長了。我們沒有那個和他一般英雄。」

波夫達如此說，完了；哥薩克人盡都欣喜這位老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給了他們以一種調和。大家揮舞他們底帽子並且喊道，「謝謝，父親！他沈默了好久，好久，然而他終於說話了。在我們預備這次征伐時，他說他會給哥薩克人民一點用處，他沒有說虛，那確是證實了！」

「好，你們都同意這一切了嗎？」克斯齊烏問道。

「我們全都同意了！」哥薩克人們叫道。

「那麼會議就此終了了？」

「終了吧！」哥薩克人們叫道。

「孩子們，那麼，聽軍事號令吧！」克斯齊烏說，一面戴上帽子，向前走出；同時，哥薩克人

完全脫了帽，光着頭站好，眼睛釘在地上，一如平時領袖豫備講話時的光景。『現在你們自己分開吧！願意去的站在右方，願意留下的站在左方。』噓倫有大多數要去，牠底官佐們也去如一噓倫祇有少數去的，便加入別的噓倫裏去。

於是他們動手分站他們底方位了，有些到左邊去，有些往右邊去。一噓倫有多數向某方去，會長便跟着去；少數的便和別的噓倫合將起來。兩方面都顯得不錯。願意留下的有幾乎全部的尼查麥可夫斯基噓倫，全部的奧曼斯基噓倫，全部的坎尼夫斯基噓倫，和普卜維奇夫斯基噓倫，鐵莫司齊夫斯基噓倫，與斯特畢力可夫斯基噓倫底大多數。餘下的全都甯願去追趕韃靼人。兩邊都有許多健強勇敢的哥薩克人。他們中間，決定去追韃靼人的是契雷凡泰，與那些好老哥薩克人泊可鐵白爾，萊密許和普洛可白維奇，柯瑪，德米，普卜維奇也和他們同去，因為他不肯在一處地方住太久。他同賴阿克交過手了，於是想再與韃靼人交一交手。噓倫會長是弩斯修甘，泊克流許卡，內夫甯斯基和許多許多勇敢而且有名的

哥薩克人，他們希冀憑他們底刀和臂與韃靼人拚一下。同樣地也有許多勇敢的哥薩克人在甯願留下的隊中，其中噶倫會長有德米特洛維奇，刻可班柯，維諦克委斯特，巴藍和奧斯塔勃·波爾巴。此外還很有些健壯出色的戰士：伏夫陀真柯，契雷維情柯，斯迪盤·古斯卡，奧克林·古斯卡，委可來·龔斯夏，采多羅茨尼，麥泰里察，伊凡·采克羅諦古巴，摩失·雪羅，達鐵雅倫可，西多倫可，比沙倫可，比沙倫可第二，還有一位比沙倫可，以及其他的許多。他們全都是大遠征家：他們到過阿那托里亞底海岸，克里米亞底鹽澤和草原，注入聶泊爾河的全部大小河流，和聶泊爾河一帶全部的淺灘島嶼；他們也到過摩爾達維亞，窩爾啓亞和土爾基；他們也曾用他們雙舵的哥薩克船航遍了黑海；他們曾以五十隻輕舟去攻擊那些最長最富的大船；他們打沉過不少的土爾基帆船，他們得意的時候，也焚燬過很多很多的火藥；他們用天鵝絨和華麗呢做綁腿不是一次了；他們把色銀金幣拿來打帶鈕也不是一次了。他們大家都曾經把可以給別人享用一生的酒來狂飲縱喝過，這在他們一點也不在

乎。他們以哥薩克人的身分，會一次花完一筆大款子，爲了招待全人類，和租賃那使個個人愉快的音樂。一直到現在，他們就沒有那個積聚起什麼財產，也有些寶貝匣，杯鍾，劍錫之類，爲使設或寨集陷落而牠們不致俱焚，爲使韃靼人尋找不到牠們，因而藏匿在聶泊爾河裏島上的蘆葦下面；但是，那固然可以使韃靼人尋找不到，不過物主自己，也就忘掉那埋掘的地點了。這些哥薩克人都爲着替他們真摯的同伴基督的信仰向賴阿克復仇而自願留下了。老人波夫達也願同他們留下，他說：『我已經不是去追逐韃靼人的年齡了，而這塊地方倒是一位好哥薩克人送終的地方。我久已禱告上帝，我要死，便要死在因爲神聖基督的戰爭之中。而這樣的戰爭果然來了。對於一個年邁的哥薩克人，沒有地方有比在這裏死得更光榮的死了。』

當他們全體作別時，他們對立着排成兩行，克斯齊烏從中通過，說道：『對，好兄弟們，你們兩邊都互相滿意着嗎？』

『完全滿意的，父親！』哥薩克人答道。

『那麼互相接吻吧，並且互相告別；因為上帝才曉得你們會不會活着再見。服從你們底會長；但是你們要自己曉得什麼是你們得做的，要自己曉得什麼是哥薩克人所需的光榮。』

接着所有的哥薩克人都互相抱吻了。由兩位會長先開始。他們把他們底灰色鬚髮扳向下，然後互相親吻，畫了畫十字，於是，又牢牢地握握手，想互相詢問：『唉，兄弟，我們能重新相見不能呢？』但是他們沒有問出來；他們悄然無言，兩個灰色腦袋都陷入深思之中了。終於，他們各自沒有一個人沒有互相告別了，他們曉得大家面前還有一大堆的事情得做。然而他們還無須立刻就別離；他們要等到黑夜，那麼賴阿克才不致看出哥薩克兵底減去。各嗑倫散開，都午餐去了。

飯後，有旅行的期望在前面的，全都躺下休息了，他們入於一種深長的睡眠狀態，好像

都已預知這是最後一次舒適的睡眠似的。一直睡到日落；太陽下去，昏暗漸漸起來，他們便開始用柏油來油馬車。一切都準備停當，他們把馬車遣在前頭，又向他們底同伴們脫帽一次，遂靜默地跟着輜重車去了。馬隊不呼號也不向馬噓哨，跟着步兵輕輕地踏着，於是，那一切立地向黑暗之中湮沒了。唯一的聲音是馬蹄單調的擊打，或者是未曾安好或在暗中沒有油好的車輪底格格聲。

他們底同伴們，還站在那裏招揚着手，雖然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接着，他們回到他們紮營的地方，在燦爛的星光之下看來，車輛走了一半，人也走了好些，他們底心便憂愁起來；大家不自覺地沈思冥想，把頭俯垂着。

泰賴眼看着哥薩克軍隊是那樣地不安，而且那不適於勇敢的人的憂愁已經悄悄地控制了哥薩克人底心；然而他並不擊破沈寂。他願意給他們一點時間讓他們習慣一下同伴分離時的傷感；但同時，他已準備好了一種哥薩克式的喊殺聲，一發便把他們喊醒，使他

們底靈魂重新歡躍起來，並且較前更爲有力。這也只有對於斯拉夫精神，一種寬宏壯偉的精神，才能夠辦到，這種精神與別種精神相比，正是將大海與小河相比。在風暴的時節，牠咆哮，迸鳴，吼吼，而且掀起那些微弱的小河，夢想不到的浪濤；可是一到風平浪靜，牠展開牠無涯的玻面，一種渾厚的悅目，比任何小河都要來得更爲清明些。

秦賴命他底僕人搬卸一乘離開站着的馬車裏面的東西。那乘車在哥薩克營中是最最堅的一乘；龐大的車輪上套着兩個頂粗大的輪胎。那裏面裝着的很重，上面是馬皮和狐皮蓋着，裏面又用絞緊的塗過柏油的繩子牢固地縛着。那裏面裝的原來是成罐成桶的好老酒，是在秦賴底酒窖裏多年的貨色。他把牠帶來，爲的是過着了值得把他們流芳百世的事業關頭，所有的某個哥薩克人便可以來喝牠，因此促動了他們適於這個時機的行動。接到他底命令，僕人們便向馬車跑去，用刀割斷粗繩，移開厚的狐皮和馬皮，將酒罐酒桶拉了出來。

『全拿出來』波爾巴說，『所有的全拿出來；把他們拿出來，大家都要嘗一嘗咧。找些杯子來，喂馬水的勺子也好；袖筒和帽子都可以；要是你們什麼都找不到，拼攏你們底兩隻手也就行了。』

全體哥薩克人都找到他們自己底東西了：我拿杯子，你拿勺子，也有拿袖筒的，也有拿帽子的，也有把兩隻手拼攏着的。泰賴底僕人們在衆人之間來去，從罐桶之中把酒傾給大家。但是泰賴命令大家不等到他發出一同喝的口令時不准便喝。那顯然地是他有些什麼話要說。他知道陳年老酒自身底好處以及牠底適於激勵人底精神，不過假如再聯以一番適宜的言詞，那麼，酒味和精神底激增便會變倍起來。

『我招待你們，好弟兄們』波爾巴說了，『並不是仗了你們給我做頭領的名義，不管那是如何大的名義，並且也不是仗了我們與我們底同伴分離的名義。仗那兩件事在有些時候是可以的，但是我們當前的時節不是那種時候。我們有當前的工作，那對於哥薩克人，』

在艱辛與榮耀兩方面都極重大。因此我們才來作這一次的聚飲，讓我們特別為神聖正教的信仰而飲，終有一天正教要廣播全世界的，到處都只有一種信仰，甚至於回教徒都變成了基督教徒。讓我們又來為寨集而飲，為毀滅回教徒牠得長久存在，牠每年都得生出些一個比一個更好更漂亮的青年來。讓我們更來為我們自己的光榮而飲，因為我們底孫兒們和他們底兒子們將要歌頌我們，說那些人並沒有貽羞於友誼之道，而且他們也沒有相互騙賣過。現在，為信仰而飲，好弟兄們，為信仰而飲！

『為信仰而飲！』成行列的人羣，站得近些的，用濃烈的聲調喊道。『為信仰而飲！』遠一點也喊了。於是老的，少的，全都為信仰而飲了。

『為寨集而飲！』秦賴道，把他底手高舉過頭蓋。

『為寨集而飲！』前面的行列應聲喊道。『為寨集而飲！』老人們一面喊，一面輕輕地搖他們底灰色鬍鬚；年青人則像小鷹一般地重覆着，『為寨集而飲！』平原底遠處都聽到

哥薩克人喊集的聲音了。

『現在是最後一口了，朋友們，仗世界上活着的全體基督教徒底榮名而飲吧！』

於是所有的哥薩克人都仗世界上的全體基督教徒底榮名把最後一口飲了。在所有的行列間，所有的嗑倫不絕地重復喊着『爲世界上的全體基督教徒！』

器皿都空了，但是哥薩克人仍然把他們底手高擎着。雖然大家底眼裏都明閃着酒光，他們却是深思着。他們現在再想不到戰爭中的貪婪或者劫奪了，他們也不想那得到洋鎗，好兵器，繡花長袍，與察而克斯馬時的幸福了；他們沈思得猶如棲止在山底石巔上的蒼鷹一般，從石巔上能夠瞭望到遠處的海，海裏點綴着小鳥兒也似的輕舟，帆船和各式各樣的艇，圍繞着牠們的是看不分明的海岸線，碼頭像是蚊蚋，森林像是小草。他們以與鷹無二的凝視向着大平原，和在遠方隱約的他們底命運。全個平原，牠底坡前和牠底路上，會被他們白色的棄骨蓋滿，會爲他們底哥薩克血所濺洗，會給破碎的馬車和折毀的刀矛掩盡；於是

飛鷹也會撲下來啄食他們底哥薩克眼睛。但是這乃是莊嚴的事業：便是一件小的高貴作爲也不見得就肯放過呀，哥薩克榮譽，是不會像小火藥彈從槍桿中射出那樣地消逝的。灰鬚垂胸的弄六絃琴的人，或者一位猶然矍鑠的白髮老者會來用他沈着有力的字眼說起他們。他們底榮譽將要傳遍全世界，所有的後輩將要談說他們；因爲有力的字眼播得很遠，如同轟轟的銅鐘一般地響着。那銅鐘底作者曾摻以許多貴重的純銀，所以牠美麗的聲音能夠盪向四方，滲入無數的城鎮村莊，茅舍宮庭，招呼大家及時作神聖的禱告。

九

在城裏，沒有一個人知道哥薩克分兵一半去追韃靼人的那回事。從市政廳塔頂，哨兵也望見一部分馬車底拉進森林；但這被想成哥薩克兵底埋伏準備了，——這見地便是那位法國工程師也不反對。當時，足以證明克斯齊烏的話並非無據，城裏果然起了糧食的恐

慌。按照前世紀的習慣，軍隊在緊急的關頭是不能鴻溝爲界的。所以他們試了一下衝擊；但是立刻給哥薩克把一半殺了，還有一半沒有結果地逃回城去。然而猶太人却利用這機會把一切情形探明了；他們探明了扎普羅茨人分兵底去處和原因，并去了些什麼領袖，什麼嗑倫，以及他們底數目，同時，也探知了留下的人數，和他們底計劃；總而言之，城裏不一會兒便什麼都曉得了。

加緊圍攻，準備接戰。泰賴早已洞悉了城中的鬧嚷與騷動，立刻便從事佈置，安排他底人，發施命令和器械。他把許多嗑倫總分成三營，以馬車圍住作爲防壘——這是扎普羅茨人底一種無敵的編制。——又令兩嗑倫去埋伏，並把刺利的木頭與碎槍破矛等運向平原底一面去，祇要有機會，便可以把敵軍逼向那面去摧殘。當一切須得做的都做好了，他又要向哥克薩人把一番話來說，那番話並不是爲着鼓舞並激勵他們底精神——他曉得他們底靈魂沒有那個仍然是精壯的——他不過想把他心裏的一切告訴他們罷了。

「我要告訴你們，好弟兄們，我們的弟兄之誼是什麼。你們從你們底父親們祖父們那裏，已經聽到過我們底國土常常負着的是什麼聲名了。我們使我們名揚希臘，我們也會往君士坦丁堡去取過金子，我們底城池多麼豪華呀，而且我們也有我們底殿堂，我們底王公——那是俄羅斯底王公，我們自己底王公，而不是那些加特力教的異端。可是，回教徒來把這一切奪去了；這一切都消滅了，我們却無憑藉地留下了；是的，那正像一位把她有本領的丈夫死了的嫠婦一樣；無憑藉的是我們底國土也就是我們自己！同伴們，這正是我們攜手做弟兄的時節：這就有一重特殊意義包含在我們底人情之中了。沒有比這更神聖的兄弟之誼了。父愛子女，母愛子女，子女愛父母；但這並不足以比譬我們底兄弟之誼。野獸也愛他們底子女咧。但是在人，人與人之間之關係便可以不僅因於血液之相同而因於心靈之相同了。在別的國度也有所謂兄弟之誼，但是從來不會有那個能如我們俄羅斯土地上的一樣。你們之中也有適逢到過外國的。你們看：在那裏，那裏的人民也是上帝底造物；而你們和

他們交談，也像和本國人交談相似。但是，你們幾時說過一句真心話的——你們自己看。簡直的沒有咧！他們雖說也是有五官四肢的人，但總有點不一樣，即使是同種族的人，也還是有點不一樣。不，兄弟們，和俄羅斯靈魂之愛一樣地去愛，那種愛情是不用心力或其他的，却全憑着上帝底賦予，那一切是你生而有之的啊！泰賴一面說，一面揮着手，抹着灰色的頭頂，搔着鬚髭，他又往下說了：『不，沒有別人能夠如此地愛！我曉得，那種沒出息，於今也漸漸到我們底國裏來了。人們只顧他們底稻堆草堆，只顧他們底馬畜，只顧他們底蜜酒在酒窖裏不壞；他們學起那鬼才知道是什麼的回教風俗來了。他們底舌頭會冷峭地說話了。他們也不當心向自己底邦人說真實的話了。他們把自己底東西賣給自己底同伴，就像市井上沒有靈魂的動物一樣。一個異邦主子底恩寵，什至於還不是主子，是一個波蘭官兒底可憐的恩寵，用他底黃鞋子踢了一下他們底嘴，那對於他們，竟比一切弟兄之誼還要珍貴。但是，這種無賴中間即使最卑鄙的，不論他是誰，縱然他已經自暴自棄於卑賤與奴性，也總有些

俄羅斯感情在他底體內的；他們終有自己悔悟的一天。於是那可惡的人將要用自己的拳頭打自己底胸口了，還要扯他底頭髮，高聲咒罵他底卑劣生活，而且開始來用磨難來抵償他底恥辱。讓他們知道俄羅斯土地上面兄弟之誼底意義吧！假如得要一個人爲他底兄弟之誼而死，他們之中還沒有一個配得上死咧。不！他們決沒有一個配得上。因爲他們老鼠一般的性質，給他們去這樣地死是不配的。」

會長如此說；一直到已經說畢了，他仍然把他因哥薩克事務而灰頰的頭搖着。大家站在那裏都深深地爲這番話感動了，這番話一直達進了他們底心底。行列裏，年老的站着的，一動也不動，頭垂着。眼淚悄悄地从他們老眼之中滴下；他們用袖子徐徐地把牠們拭去。於是，不約而齊地，大家都同時把他們底手掌空間揮動，而且擺動起他們有經驗的腦袋。那是顯然的，老泰賴喊醒了他們以一個從忍苦耐勞，奮勇與各種人間的不幸中變聰明了的人心中的許多熟悉而且優良的特質；或者，雖然他們自己也不曉得，老泰賴是喊醒了他們以

年青純潔的精神感得到的，而生身父母所引為無限喜悅的許多事情。

但是敵軍已開始整隊出城了，響着鼓角；貴族們，又着手，身邊圍着數不盡的僕人，也騎着馬來了。肥大的上校底命令一發，於是他們便直向哥薩克營衝來，一面威嚇地擦着鎗機。他們底眼睛閃着亮光，與銅鎗差不多地輝煌。哥薩克人看着他們到了鎗彈能及之處了，立即便扳動他們底鎗機，於是槍聲轟轟然大作，他們毫無間歇地瞄準着放射。

爆炸之聲從遠處的田原那面回響過來，合成一種連綿不絕的咆哮。全平原幃滿了烟氣，可是扎普羅茨人底放射竟是不透氣地繼續——後軍不管別的，只是把鎗裝好彈遞給前軍，這樣便教敵軍驚詫了，他們不解，何以哥薩克人底鎗火儘放而不要再裝。在包被兩軍的濃烟中，不能看見怎樣倒仆了一個又是一個；但賴阿克覺得子彈飛得太密了，事情是有些難起來了；當他們折退到烟雲之外，事實便清楚了，他們行列中死亡甚衆，而哥薩克人不過傷了百分之二三。哥薩克人仍然一刻不停止地繼續開鎗。甚至於外國技師們都為這種

未之前聞的戰略所驚駭了，他們當着大家便風說起來：『這些扎普羅茨漢子真夠勇敢！那正是客軍底合宜的戰術。』他們指使應該立即把大礮轉向敵方底營壘。鐵砲用牠們底大喉嚨沉重地吼起來了；大地廣闊地鳴着顫着，烟幕蓋在平原上面濃重了雙倍。在老遠的街巷間嗅到的火藥氣，就像戰事已經到了極近的城廂一般。但那些安礮的人使牠們指得太高了，於是礮彈畫了一個過於寬的圓弧，掠過敵營底頭上，却向遠方的地上埋沈了，牠們把地裂開，把黑土拋向空中。看着如此笨幹，法國技師扯起他底頭髮來了，他終於自己去安置大礮了，也不顧哥薩克底子彈在他身旁飛舞。

泰賴遠遠地看見毀滅正威脅着尼查買可夫斯基和斯鐵畢力基夫斯基嗑倫底全體，便響亮地喊了：『趕快離開馬車，跳上你們底馬！』然而要不是奧斯塔勃衝向敵人中去毀了六個礮手底火繩，這兩個動作，哥薩克是不能順遂地去做。奧斯塔勃不能把其餘四個底火繩毀却，因為賴阿克把他驅回來了。這當兒，那外國軍官自己拿了火繩去點燃那口最

大的礮了，那樣的大礮哥薩克人就從不會有人看見過。那大礮單那大嘴看來便夠可怕了，那大嘴一吐出來便是上千個死亡。當牠雷鳴了，其他的三個跟着也響了，四倍地搖震了，噲噲地響應的大地。牠們造下了多少悲慘之因啊！這一來，使得許多哥薩克的年邁母親哀號，而且用骨瘦如柴的手搥擊自己底胸膛；在格盧嗑夫，尼米羅夫，啓尼葛夫諸城，也因此遺下了更多的寡婦。那些可愛的婦人將要每天都跑往市上去，拉住所有的過路者，細察他們中是不是有一個較所有的更爲可愛；但是，雖然過去的也有不少軍隊，其中却竟沒有一個是他所愛的。

半個尼查買可夫斯基嗑倫像根本沒有存在過一樣。他們被打倒了，就像冰冠突然毀了田裏所有的金黃燦爛的麥穗一般。

於是哥薩克人何等急劇啊！他們全體怎樣地奮起了啊！會長克可班柯望着他底嗑倫死去大半，他是怎樣地熱怒了啊！他領着尼查買可夫人底殘部打出一條路，逕奔鬥爭底中。

心去了，他奮奮地切菜一般地見人便殺，衝散了無數的騎者及其駿馬，一面用他底利矛連人帶馬地亂刺；他一逕向礮火手那面殺去，終於被他佔奪了一尊礮。同時，奧曼斯基嗑倫的酋長與斯迪盤。古斯卡，努力殺敵，也把那尊最大的礮佔領了。克可班柯離了衆人，領了自已的人，復行向敵軍的堆裏衝去，殺開一條血路。他們如入無人之境地殺出來的路，再幾個轉身都成了空場。敵軍顯然地單薄了，賴阿克的屍身堆積如山。站在馬車旁邊的是伏夫陀真柯，在他前面有契雷維琴柯，再前面是達鐵雅冷可，在他們後面是嗑倫酋長維諦克委斯特達鐵雅冷可用他底戟已經殺了兩個賴阿克，正要去殺第三個，這次遇了一位壯大的敵手。那賴阿克既巧且強，甲光閃礫，後面跟着五十名從者。他猛然撲向達鐵雅冷可，把他掀在地上，拔出刀來就是一砍，一面吼道：『沒有那個哥薩克狗敢來反抗我了吧！』

『這裏便有一個』摩失。雪羅挺身上前說道。雪羅是一位英武的哥薩克人，他往往奉命到海上去，曾經歷過許多勝負。土爾基人有一次在特刺比尊德地方把他和他底人捉

任了，把他們繫在船裏帶走，在那裏，將他們底手足以鐵鍊縛住，一周間不給他們一頓食物，反用海水把他們來灌。那些可憐的囚徒什麼都忍受了，但是決不肯丟棄他們正教的信仰。他們底領袖摩失·雪羅可忍受不住了：他終於把聖經踐踏了，作孽的頭上纏上了污褻的頭巾，變成了一位土爾基都督的寵信者，他能夠管理那條船了，他做了全船奴隸底統轄者。那些奴隸們因此大爲憂愁起來，他們曉得雪羅一丟棄了他底信仰便是一個暴王，他底手將要把更沉重更兇悍的手加於他們。事實果然那麼來了。摩失·雪羅換了一種新的鐵鍊來縛他們，一條檣上縛三個。那殘酷的桎梏把他們底骨頭都磨折了；他還要來鞭打他們底背。可是土爾基人得意他們得了如此一位僕人，便開始狂飲，忘了他們底法律，大家都喝醉了，於是雪羅把所有的六十四把鑰匙分配給了那些囚犯們，囚犯們都自己解放了，他們將鐵鍊鏢拷拋在海裏，接着便執着刀把土爾基人殺了個乾淨。於是哥薩克人握得大量的贓物，光榮地轉回本國去了；弄六絃琴的，因此歌頌摩失·雪羅的功績不置。他們曾經要選他

當克斯齊烏，但他實在是位怪誕的哥薩克人。有時候他幹出的事業，真是連最大的智者都夢想不到。有時候他又蠢笨得夠，他喫喝浪費盡了他所有的一切，因此寒集裏任何人的錢都借到了，還不算，他偷竊起來簡直就像是一位街賊。他曾經在一個夜裏偷走了別嗑倫一位哥薩克人底全付武裝，拿去當給酒店老板。因這卑污的行爲，他們把他縛在市場裏一根柱子上，旁邊放下一條棍子，好讓每個過路的人舉起來盡力地打他一擊。但是爲記起了他昔日的功績，全體扎普羅茨人中間，竟沒有一個肯拿起棍子來打他。摩失·雪羅便是這樣一位哥薩克人。

「這裏來的一個便要把你殺死，狗子！」他說着，向那位賴阿克撲去。他們怎樣地亂打呀！他們底肩甲與胸鎧都打得曲起來了。兇狠的賴阿克一刀截穿了雪羅鎧甲底下的襯衫，刀口便達到了他底身體。那哥薩克襯衫上泛出了紫色；然而雪羅他自己並沒有注意到這個。他揮起他膂力富強的手，那手腕的確結實得可以，出乎意料之外地，他底刀斫在那人底

頭上了。銅盔飛成碎片，那賴阿克蹣跚地倒將下來；而雪羅還拚命地在那不省人事的人廬身上斫了好些傷口。哥薩克人啊，不要只顧聽你底仇敵回頭看一下吧！哥薩克人還沒有來得及回頭，那死人底一位僕從已經一刀殺入了他底頸項。他轉身想捉住那位刺客，但那人却給火藥煙隱去了。各方面都起了扳機的嘈聲。雪羅知道他底傷是致命的。他把手覆住傷口，轉身向他底同伴們說道：『別了，好兄弟，我底同伴們！祝神聖俄羅斯底長存和牠永久的光榮哩！』衰微的眼睛瞑了，那哥薩克靈魂飛出他莊嚴的身體去了。接着采多羅茨尼領着他底人馬迫上前來，維諦克委斯特也展進了，巴拉盤也趕來了。

『現在怎麼了，先生們？』泰賴說，指名呼喊着酋長們：『火藥罐裏還有火藥嗎？哥薩克軍還沒有疲弱嗎？哥薩克人還不肯屈伏嗎？』

『父親，火藥罐裏還有火藥，哥薩克軍還沒有疲弱，哥薩克人還不肯屈服！』

哥薩克人兇暴地迫進敵陣，完全凌亂了。矮小的上校發令集合，用八桿彩色旗子招集

他們散在平原上的人馬。於是所有的賴阿克都奔向旗下而去，可是會長克可班柯帶着他底里查麥可夫人立刻便又打入了他們底中心，並且一直撲到肥大的上校身上；那時候，他們還一盤散沙地沒有排整齊哩。肥大的上校對於攻擊不能抵禦，祇好掉轉馬頭，快步跑了；克可班柯不捨，追了他一程，追得使他不能再來與他底馬隊聯絡。

斯迪盤·古斯卡從側翼的嗑倫把這看眼裏，拍馬蹤來，手裏拿着繩套，趕到了上校底後面；真來得巧，他把繩套一攢，一下便捉住了上校底頸項。上校底面孔轉成紫色，使兩手扯那繩，想扯斷牠；但是斯迪盤使勁把矛望他擲來了，矛截穿他底身體，於是他便留在那兒給釘住了。斯迪盤也有他自己底命運：哥薩克人們並沒有在意，不料一轉眼便看着斯迪盤·古斯卡已經給四枝戟叉在空中了。那可憐的人最終還說出『敵人全都死吧，俄羅斯歡樂無疆！』於是他底靈魂飛昇了。

哥薩克人們四面一望，麥泰里察在一邊，賞那些賴阿克底腦壳上一記一記地打別一

邊，會長尼維立趣基帶領人馬在進擊，扎克魯諦百加用馬車在接戰殺敵。比沙倫可第三在更遠一點的馬車上與一大隊敵兵接戰。別些馬車間也有戰鬪與殺戮，有些便在車上。

『現在怎麼了，先生們？』泰賴喊道，他趕到大家底前面。『火藥罐裏還有火藥嗎？哥薩克軍還強壯嗎？哥薩克人屈服不屈服？』

『父親，火藥罐裏還有火藥；哥薩克軍還強壯，哥薩克人不屈服！』

不料波夫達正在這當兒從車上跌落了，一顆子彈恰好打中了他底心部。這老人最後還用盡的全力說道：『我對於與人世作別絕不歉然。上帝給每個人以如此的結果吧！俄羅斯光榮萬歲！』波夫達的精神飛昇了，他去告訴那些比他先去的老人們了，俄羅斯土地上的人們仍然知道怎樣去作戰，並且祇有更好，他們也知道怎樣因此與神聖信仰的緣故去死。

噶倫會長，巴拉盤接着不久也從車上落在地上了。他受了三處致命的傷，一處矛傷，一

處槍傷，一處刀傷。他曾經是一位哥薩克人中間的表表者，他曾立下不少功業，如充當一名司令去從事海上劫掠；其中最榮耀的是他對於阿那托里亞海邊的侵略。他們搜羅了許多色銀金幣，許多貴重的土爾基贓物，長袍，與各式描飾之類。但在他們回轉的路上災難來了。他們撞着土爾基艦隊了，大船底攻擊使他們底船着火了；破了翻了一半，沉的也不止一隻；幸好他們底船是以哥薩克方式用蘆棚縛住船邊的，得以未遭全部的淹沒。巴拉盤以全速繞去，直向太陽照着的一方駛去，因此避開了土爾基人底視線。接着他們通夜地用桶與帽把水屏出；並且修補破漏。他們用哥薩克褲子做船帆，疾航而行，逃脫了最快的土爾基船。他們不僅安然地到了塞集，並且還帶回一件金花袍子給畿甫梅啓哥斯基修道院底大方丈，與一架純銀的像框獻於扎普羅茨貞女馬麗亞底聖堂。弄六絃琴的因此把巴拉盤與他部下底勇敢恭維了許久。如今他垂下頭，覺得痛得快死，却安詳地說道：『好兄弟們，我已蒙上帝給了我個好死了。七個被我砍得粉碎了，七個被我底矛挑殺了，還有好多被我馬蹄踏死』

了的；至於被我子彈打死的多多少少，我已經記不清了。祝俄羅斯榮耀千秋！」於是他底靈魂飛昇了。

哥薩克人，哥薩克人！莫要毀了你軍隊的精英。克可班柯已經被困了，全尼查麥可夫斯基嗑倫祇剩七人了，力已竭了，衣服上已經被血染污了。泰賴一見他們底窘迫立即自己拍馬上前想去把他們解救；可是哥薩克人們到得太遲了。在圍住克可班柯的敵人沒有被驅走以前，一枝矛已經截進了克可班柯底深心。他跌倒在接住他的哥薩克人底懷裏，他年青的血溪流也似地迸出，就像注在玻璃裏，陳在地窖裏，被一位粗心的僕人拿出時在門口拌了一交，把瓶打壞於是湧將出來的珍貴的葡萄酒一樣。葡萄酒流得滿地皆是。克可班柯把目光抹了一轉，說道：「我感謝上帝我得死在你們面前，同伴們。祝我們的子孫比我們生活得更好；祝上帝所寵愛的，我們底俄羅斯光榮萬歲！」於是年青的靈魂飛昇了。天使們擁着那靈魂向聖堂去了；在那裏他與上帝同住了。「坐在我右旁，克可班柯，」基督會向他說了，

「你從沒有欺騙過你底同伴，你從沒有幹過卑污的事，你從沒有把一個人出賣給不幸，你維持並且衛護了我底聖堂了。」克可班柯底死使大家都憂傷了。哥薩克軍可怕地單薄起來了。許多勇敢的人不在了，可是哥薩克人並沒有後退。

「現在怎麼了，先生們？」泰賴向留着的嗑倫叫道：「火藥罐裏還有火藥嗎？你們底刀鈍了嗎？哥薩克軍疲了嗎？哥薩克人屈服了嗎？」

「火藥罐裏還有火藥；刀還銳利；哥薩克軍沒有疲，哥薩克人決不屈服。」

哥薩克底神經又都緊張了，好像他們並沒受什麼損失似的。活着的嗑倫會長祇剩下三名。紅紅的血到處溪水似地流着；他們的並敵人的屍體已經堆高起來。泰賴仰面看天，天上正飛翔着一羣兀鷹。好，這裏有一頓肉宴咧。看呵，敵人把米泰里查挑在他們底矛上了，比沙倫可第二底腦袋迷蒙地眼睛還在開闔；奧克林·古斯卡被宰斷的身體倒在地下了。「現在呵，」泰賴說，一面高高地揮動起一塊布。奧斯塔勃了解這符號，於是從埋伏中迅速地

衝出猛烈地攻擊起來。賴阿克抵擋不住這一陣；於是被奧斯塔勃殺退了，一直被迫地退到埋着木椿破矛的一帶。馬兒們開始蹣跚而且倒下，賴阿克也開始飛失了他們底頭腦。這當兒，一直在輻重車旁站到現在的庫爾桑人，一察到他們還有些多餘的子彈，便突然把一排槍打將過去。賴阿克混亂不堪，心都掉了，哥薩克可奮勇着咧。「勝利屬我們了！」哥薩克人四面都歡呼起來；喇叭響了，勝利的旗幟招展了。打傷的賴阿克四面逃竄，想躲藏自己。「不，勝利還沒有完成哩！」泰賴說道，看一看城門；他可說對了。

城門開處，一隊騎兵衝出，這是馬隊底精英咧。所有的騎者都騎着開拜爾德地方的棧色好馬；在最前面騎着的，是一位最漂亮最威武的英雄。他底黑髮在他底銅盔下面流盪着；他底臂上浮動着蓋世無雙的美人手繡的皇麗的肩巾。泰賴一看那便是安德利，可恐怖地望後跳了。安德利這個時候，包在戰爭的灰塵與熱烈之中揚揚地帶着惠貽似地縛在臂上的肩中，奔馳得竟像一條獵狗；他在全夥中最英俊，最伶俐，而且最年少。經驗豐富的獵師放

出了獵狗，他便向前躍出，踩起白雪，以他向前的熱情，儘管追着兔子，把牠們一隻一隻都捉住了。這正好形容着安德利。泰賴停住看了，安德利怎樣開他底路啊，他或左或右地斫殺得可利害咧。泰賴忍不住吼道：『你底同伴咧！你底同伴咧！你鬼底兒子，你殺你自家底同伴了嗎？』然而安德利怎能看見他面前站的是誰，是仇人或是同伴哩？他什麼都看不見咧。他看見的，祇有髮鬚，長長的髮鬚；還有河濱驚鴻似的酥胸，淨雪般的頸項和肩臂，與夫肉感的接吻所創造的一切。

『嚇——現在，孩子們！只要把他向林子裏引，替我把他誘到林子裏去！』泰賴喊道。立刻便有三十個精幹的哥薩克人來誘引他了；他們把帽子戴戴牢，拍馬過去把騎兵的隊伍衝了個裂口。他們對於前軍施行側面攻擊，把他們從馬上打落，將他們與後部的聯絡切斷，並且也把他們殺却了不少。於是哥羅別吞柯從安德利後面用刀擡一下他底背，接着便快馬加鞭地跑開。安德利怎樣地飛跑着追他，他底血是怎樣地全都沸了，他把尖利的刺

馬靴儘刺他底馬腹，狂怒地跟緊前面的哥薩克人，也不回顧，也不管他拚命追着的一共充其量不過二十人。哥薩克人極速地奔馳，取道逕向林中而走。安德利趕上了他們，正要去捉哥羅別吞柯，可不料自己底馬鞍被一隻強有力的手擦按住了。安德利一看：在他面前站着泰賴！他全身都顫了，面容頓然慘白。如像一位學生因為被同學用界尺擊了一記，羞紅如火，從坐位上狂怒地跳起來去追趕，可巧碰着他底教師走進教室；他底狂怒的衝動平靜了，他無謂的忿怒也消滅了。同樣地，安德利底狂怒就似不會存在過一般。他看見在他前面的，只有他底凜然的父親了。

「好，現在我們做些什麼呢？」泰賴說，目光直射進他底眼裏。安德利有什麼答覆的呢？他站着定定地看着地面。

「好，孩子；你底賴阿克幫助你了嗎？」

安德利依然沒有回答。

「想想吧你做了如此一個叛逆！背棄信仰！背棄同伴！你，給我從馬上滾下來！」
服從得如像一個孩子，他下了馬，立在泰賴面前，九死一生地。

「站好了，不要動！我生了你，我又殺死你！」泰賴說，向後退一步，把鎗舉向他底肩臂。安德利白得一張紙似地；他底嘴唇輕輕動了，他吐出了一個名字；那名字不是喊的他底祖國，不是他底母親，也不是他底哥哥；他吐出的是一位波蘭美人底名字。泰賴底槍發了。

像穀穗被鐮刀割下，像羔羊被利刃剛進了心，他的頭傾向前，接着便撲倒在草地上，沒有一句話。

殺兒子的劊子手靜靜站在那裏，久久凝視那沒有生命了的軀體。縱然死了還是極美；他那面顏，不一刻以前洋溢着力量，對於所有的女人生着不可抵抗的迷惑，到此刻還是神奇地美；他底黑眉，黢黯的天鵝絨似的，襯出了慘淡的臉色。

「他不是個真的哥薩克人嗎？」泰賴說，「他有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眉睫，他底面孔高

貴，他底臂膊作戰時極強，可是毀了！毫無光榮地毀了，與一隻卑惡的狗一樣。

「父親，你幹下什麼事了？是你把他殺了？」奧斯塔勃說，這時候他來了。

泰賴點點頭。

奧斯塔勃凝神地注視那死人。他爲他兄弟憂愁，終於他說了：「讓我們給他個體面的埋葬吧，父親，讓牠不致於被敵人污辱，不致於被雀鳥啄食吧。」

「他們會埋葬他的，不庸我們幫忙，」泰賴說；「那裏有他底慶幸者也有他底哀悼者
啊。」

他沉思兩分鐘，到底還是把他丟給鷹與狐，到底還是以好漢必得互相禮遇（不管誰何）的榮幸來恭敬地待他？正在這當兒他看見哥羅別吞柯跑向他們來了，嘴裏喊道：「糟糕，會長，賴阿克添兵了，一枝新軍救他們來了！」哥羅別吞柯沒有說完，伏夫陀真柯跑來了：「糟糕，會長！一枝新軍向我們逼來了！」

伏夫陀真柯沒有說完，比沙倫可沒有馬地跑來了：『你在那裏，父親？哥薩克人在找你哩。會長尼維立契基被殺了，采多羅綏尼被殺了，契雷維情柯也被殺了；哥薩克人還把陣勢站住；你底眼睛沒有來臨他們不瞑目，在他們死以前他們要你去，去看他們一下。』

『馬來，奧斯塔勃！』泰賴說着，向他底哥薩克軍疾馳而去，去看他們，讓他們死以前再得看見他們底會長一次。可是他們尚未走出林子，敵軍已經從各方面圍來了，佩刀使矛的騎者在各方面的樹木之間出現了。『莫要退讓啊！奧斯塔勃，奧斯塔勃！』泰賴一面喊，手裏掄着刀，遇着敵人便斫。六個人撲向奧斯塔勃。他們在討死咧：一個底腦壳飛掉了，一個回轉身便逃；第三個底肋骨早着了一戟；第四個可勇敢了，他伏下身子避槍彈，可不料槍彈打中了他馬底胸口，那瘋狂的動物一躍，仰天倒在地上，這一來可把騎者壓着了。『好好地幹，兒呀！好好地幹，奧斯塔勃！』泰賴說：『我跟你住你咧。』他一面打走那些來攻擊他的，泰賴且戰且殺，打了這個又打那個，眼睛却始終關顧着前面的奧斯塔勃。他看見又有八個人攻擊他

兒子來了。『奧斯塔勃，奧斯塔勃！莫退讓呀！』可是他們已經打敗了奧斯塔勃，一個人把套繩拋在他底頸間，於是他們把他縛住，帶走了。『啊啊，奧斯塔勃，奧斯塔勃！』泰賴喊着，用力想打出條路向他衝去，砍蔬菜似地，不知道把兩旁的敵人殺去了多少。『啊啊，奧斯塔勃，奧斯塔勃！』但是這當兒有件什麼東西一塊重石頭似地打中他了。眼前的一切都暗黑而且模糊起來。一時間，人頭，刀矛煙，火光，樹幹，葉，凌亂地向他眼底閃了一閃，接着他沉重地，倒一棵橡樹似地倒在地上，他便什麼也不能看見了。

十

『我睡得很久了呀！』泰賴說，回復了意識，如像濃重地醉着睡去，方才醒來；他想辨識他周遭的一切。一種可怕的疲弱統制着他底肢體。一間陌生房屋的牆與牆角幽暗地顯在他底眼前。終於他看見了托夫開支坐在他旁邊，顯然地，他是伴着他。

「是的，」托夫開支心裏想，「你要永遠這樣睡着了。」然而他不說什麼，只搖搖手指，表示要他靜默。

「可是，告訴我啊，我現在那裏？」泰賴問道，他底心緊張了，想回憶經過的情形。

「靜着吧！」他底伙伴嚴峻地說。「爲什麼要曉得呢？你沒有看你已經給碎了嗎？我與你不透氣地奔馳了兩星期；你給作熱燒得失了知覺。這是你第一次的安眠哩。假如你不要把你自已弄傷，你就靜着吧。」

可是泰賴還是要集中思維來追想過去。「對，賴阿克一定把我困住而且把我捉了。我不能夠在重圍之中打出路來咧。」

「靜着吧，我告訴你，你魔鬼底兒子！」托夫開支忿忿地喊道，像乳母忍不住向她不服管理的乳兒喊了出來似的。「你要曉得你如何逃脫，那於你有什么好處？你已經逃脫，那還不夠嗎？找到了不肯棄你不顧的人，那對你已經很夠了。整夜帶着你騎在馬上走那是我底

事。你想你生來是一個普通的哥薩克人嗎？不哩，他們懸賞二千洋鈔在要你底頭顱咧。」

『可是奧斯塔勃！』秦賴突然喊道，並且想爬起身來；因為他忽地記起了奧斯塔勃在他眼面前底被縛被擒，奧斯塔勃現在正在賴阿克底手裏咧。憂愁壓住了秦賴。他把他傷口上的綑帶撕開而且扯碎，他想說些什麼，但是只能說些不連貫的字眼。發燒和昏迷重新把他捉住，他不連貫而且狂亂地咕嚕着。此時，他忠實的同伴站在他傍邊，暴戾地詈罵而且叱斥，申責的話毫無限制地直向他噴；終於按住他底手足，把他小孩一般裹起，將他底綑帶理好；又用牛皮把他捲起，使繩子縛在馬鞍；快馬加鞭，他復行帶他上了路。

『我祇要把你弄到那裏，便是不得活也不要緊！我決不把你丟給賴阿克去拿來取樂，把你砍成兩段拋在水裏。如果不得已，我甯可讓你底眼睛給兀鷹去啄，祇要那鷹是我們草原裏的，而不是波蘭的鷹，不是一隻從波蘭地方飛來的。我要把你帶到烏克蘭，死屍也好，活人也好。』

他忠實的同伴這樣地說。他放了馬韁日夜奔馳，帶着一直沒有知覺的泰賴，終於到了扎普羅茨的寨集。他草藥膏藥兼用，經心調護，想把他醫好。他找得一位聰穎的猶太女人，她以各種藥水給泰賴喝了一個月，終於使他痊癒了。不知道是有仗藥力還是他頑強的體質佔了上風，總而言之，他六個星期上便能夠自己行動了。他底傷口長滿了，祇那刀口的創痕還能顯出這老哥薩克人曾受過如何深的傷。不過他看來是憂戚而且慍慍的了。三條不淺的綉紋，刻在他的額上，再也消不掉了。於是他察看他底周遭。寨集一切都是新的；他底老伴全都死了。那些爲了正義，爲了信仰，爲了友誼而出馬的，一個也沒有留下。那些跟克斯齊烏追韃靼人去的，也久已消失了。全都幻滅了。有的在戰場上失了頭顱；有的在克里米亞鹽澤之中絕食死了；有的淪爲俘虜却不肯偷生受辱。他們底克斯齊烏死了，他底老伴們也死了，他們以前何等敏捷有力，現在却給青草蓋住了。泰賴如像經過了一席筵，一席盛大鬧熱的筵。杯碟全打成粉碎；一滴酒也沒有了；賓客與侍僕把值價的器皿偷完；而他，如像家中的主

人，却依然站在那裏鬱鬱地想這席筵怎麼着的便沒有了。他們試着使他愉快，分他底心，都是無效；長鬚灰髮弄六絃琴的三兩成羣地來向他歌頌哥薩克底事業也是無效。他嚴峻地漠然地看着一切，沒法去勸慰的哀毀印在他頑固的臉上；他垂着頭，軟軟地說道：『我底兒，我底奧斯塔！勃』

扎普羅茨人爲一個海上征伐集合了。二百隻船在聶泊爾河裏下了水，於是乎，小亞細亞看見那些了：她看見雍過的頭上長着髮辮的雄糾糾的傢伙，來把她繁茂的海岸送給了敵火與刀槍；她看見她穆罕穆德底子民底頭巾，數不清的花卉也似地，散落在血漬的田野，並浮滿她底河沼；她又看見了許多許多柏油塗污了的扎普羅茨褲子，與揮動黑色馬鞭的強壯的手臂。扎普羅茨人吃光了所有的葡萄園。清真寺裏，他們留下一堆堆的屎。他們把富麗的圍巾拿來做腰帶，用以束他們骯髒的袍子。後來，這些地域隨時都有扎普羅茨短煙斗發現。扎普羅茨人們歡欣鼓舞地啓旋回去了。一隻十桿鎗的土耳其船用牠底排鎗追逐他

們來了，衝散了他們雀鳥也似的輕舟。牠們中間的第三一羣因此底沉下海底，然而其餘的終於仍然集攏，帶了十二桶色銀金幣，安然回到聶泊爾河口。但是這一切並不能使泰賴高興。他走入草原像是去打獵，不過子彈總是留在鎗內；他，有時索性把兵器丟了，向海岸上憂鬱地坐下。坐得很久，頭垂着，嘴裏重覆地不斷地說：『我底奧斯塔勃，我底奧斯塔勃！』在他面前，鋪展着激盪的黑海，海鷗在遼遠的蘆葦中啼喚。他的灰色鬍鬚轉成銀色的了，淚珠一滴一滴地落在上面。

到後來泰賴再也忍耐不住了。『無論如何，我必得找到他看他在幹些什麼。活着呢還是埋了？我祇要曉得這些，不管代價怎樣！』過了一個星期，他在奧曼城裏了，全身武裝，騎在馬上，帶着矛，劍，水壺，麥粉囊，火藥罐，絆馬繩，還有一些別的軍需品。他一直走到一所污穢不整的小屋，那屋子底小窗子被莫名其妙的塵垢熏黑得看都看不見了。煙囪被破布包着，屋頂上好些漏洞，洞口站滿麻雀。從一隻窗口伸出了一個猶太女人的頭，頭上戴的是彩色珠

子的頭飾。

「你底丈夫在家嗎？」波爾巴說道，下了馬，把馬韁拴在門旁一個鐵鉤上。

「他在家咧，」猶太女人說，立刻匆匆地將一合穀子來喂馬，並端一杯啤酒給騎者。

「你那猶太人呢？」

「他在別一間屋裏祈禱咧，」猶太女人答道，並鞠躬而且祝了波爾巴萬福，波爾巴此

時正把杯子舉向唇際。

「你留着料理我底馬吧，我要去與他單獨地談幾句，我同他有點交易。」

那猶太人不是別人，正是那有名的若安扣爾。他在這裏既是征收的承辦人又是酒店老板。他漸漸地差不多把這一帶所有的貴族縉紳們全都抓在手內，慢慢地吸出了他們大量的錢財，而將他底存在在這區域內強烈地銘刻出來。從這裏各方面出去，三里內沒有一塊農田留在特殊情形之下。全都荒着；大家喝完了一切，餘下的祇有貧窮與破布。所有的鄰

人已經死光了，就像遭了大火與時疫以後一樣；如若若安扣爾在這裏再住十年下去，威渥德底全部領土之上會給他弄得一個不剩哩。

泰賴走了進去。猶太人在祈禱，裹在他骯髒的衣服中；按照他底信條，祈禱到最後得轉身吐一口唾，在這個當兒他底眼裏照出了泰賴正站在他底後面。掃過若安扣爾心頭的第一件事是他來賓底頭顱之值洋鈔二千；不過他也以此種貪婪爲羞了，他於是着手來阻塞他那無厭的黃金之想，那黃金之想正一條蛇也似地糾纏在猶太人底靈魂裏咧。

『聽着，若安扣爾，』泰賴向開始朝他九十度鞠躬的猶太人說，一面關上門使外人不能窺見他們，『我救過你底命；不然扎普羅茨人早把你狗子一般地扯成碎片了。現在是你報答我給我做點事的時候了。』

猶太人底臉陰翳了一些兒。

『做什麼事呢？如果那是我能夠報答的事，我爲什麼不報答呢？』

「不消問。帶我往華沙去。」

「往華沙去？爲什麼往華沙去呢？」猶太人說，眉毛與肩膀驚得聳起來了。

「不要問我。帶我往華沙去。我無論如何得再見他一次，只要對他說一個字。」

「對那個說一個字呢？」

「對他——對奧斯塔勃——對我的兒子。」

「難道我的大人沒有聽見……？」

「我曉得，我完全曉得他們用兩千洋鈔在買我的頭。他們知道那頭值多少錢，蠢東西！我願給你五千洋鈔哩。眼前就是兩千，」波爾巴從一隻皮袋裏把兩千洋鈔倒了出來，「餘下的等我轉來給你。」

猶太人馬上拿一張帕子把洋鈔藏了。「呃，光榮的錢哪！呃，好錢！」他說着，手裏檢起一塊金圓並且用牙齒來試牠。「我不相信我的大人從他那裏把這些刮刮叫的金錢取來，那

個人還能再在世上活一個鐘頭；失却如此美妙的金錢，他會立地跑到河裏淹死咧。」

「我不問你，我定得往華沙去一趟；不過有人會認識我，我便要給該死的賴阿克捉住了，因為我沒有作偽的聰明，你們猶太人恰是創造出來幹作偽的把戲的。頂天的魔鬼你都能够欺騙。你知道許多鬼把戲咧：這是我來找你的緣故；並且此外，我到了華沙自己也不能夠做什麼事。立刻把你底馬車駕起來帶我走吧。」

「我底大人想我能夠立刻牽出馬，駕起車，向那馬喊聲『德蒲爾，動身吧！』我底大人想我能夠帶如大人這樣一個人走而並不把他隱藏起來嗎？」

「好，隱藏我，隨你怎樣隱藏我吧：空桶子行不行？」

「呃，呃！我底大人想大人能夠隱藏在空桶子裏嗎？難道大人不曉得每個人都把他看見的桶子想成裏面是裝的麥酒嗎？」

「好，讓他們想成那是麥酒好了。」

「讓他們想成那是麥酒嗎？」猶太人說着，使兩手把鬚毛抓住，既而又將牠們送得高高地。

「好，你爲什麼如此恐怖個樣子呢？」

「難道我底大人不曉得上帝造下麥酒明明是爲給人喝的嗎？在那裏，他們全是些饕餮者，而且還要揀好的哩！一位貴人跟着一隻酒桶會跑上五俄里；他要在桶上弄個洞，於是他一看見裏面沒有東西流出來，他會喊了：『一個猶太人不會帶空酒桶的；這裏面一定有蹊蹺咧，捉住這猶太人，縛住這猶太人，把這猶太人底錢全沒收了，把這猶太人關在牢裏！』於是所有的壞人都向這猶太人撲來，因爲某一個人都把一個猶太人看成一條狗；他們不把他想作一個人，而祇是一個猶太人。」

「那麼把我放在車上上面蓋些魚。」

「我不能夠，我底大人，老天在上，我不能夠；現在全波蘭的人都狗也似地餓着咧。他們

來偷魚，會發覺我底大人的。」

「祇要把我帶走，聽你用什麼鬼的方法都行。」

「聽着，聽着，我底大人！」猶太人說了，捲起他底袖口，伸手向前。「我們這樣做便行。他們到處在建築城堡和砲台：法蘭西工程師從日耳曼來了，大批的磚石正在路上運着咧。讓我底大人在車子底下躺着，上面堆我底磚頭。我底大人是強壯健康的，顯然地，即使有點兒重我底大人也是不在乎的；我要在車子底下弄一個洞以便供給我底大人飲食。」

「祇要把我帶走，隨你怎麼幹都行！」

過了一個鐘頭，一乘裝磚頭的馬車被兩匹寒倉的馬兒拖着離了奧曼城。一匹馬兒上坐着那高高的若安扣爾，他底長鬚的鬚毛在他底猶太帽子下面飄動，活像那植在路旁的里標，若安扣爾在馬上跳盪着哩。

十一

在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國界上既無關吏亦無戍兵——那些嚇生易人的怪物還根本沒有哩——因此不論什麼人都可以隨他底意思帶些東西通過。假如那個要來搜尋或檢查，第一件只要他自己高興，再則還要看車上有沒有教他注目的貨色，其次，他手頭也得有一點氣力和權柄。說到磚頭，那些熱心者是決不會發生熱心來煩神的，因此泰賴和若安扣爾底車子毫無阻滯地便進了首都的城門。波爾巴在狹的籠裏，只聽見嘈嚷，御者底么噠，再便沒有什麼了。若安扣爾在他塵埃滿蔽的小馬上跳上跳下，轉了好幾個彎，於是進了一條暗且狹的街，這條街既叫泥潭街又叫猶太街，因為幾乎全華沙的猶太人都可以在這裏找到。這條街最像背了陰的後天井。太陽就從來沒有曬進這條街。黑色的木造房屋，窗口裏支出來的曝衣竿數都數不清，因此弄得益發地黑暗。希罕地，牠們之中居然有一塊磚牆閃着

紅色，因爲了牠，把其餘的部分顯得更加黝黯。這裏那裏，最高之處，間或有一點灰粉牆給太陽照出，耀着不能忍受的亮白。烟斗，破布，殼殼，破了不要的木桶：一切人們以爲沒用的東西都丟在街心裏，這些，加以垃圾，供給過客以運動他底五官的機會。一個人騎在馬上，他底手幾乎能夠碰到那些這間屋支到那間屋上橫過街心的竿竿，竿竿上面滿是些猶太襪子和猶太褲子。有時候，一個美麗的希伯來女人底臉兒，飾以變色的珠子，從古老的窗口露出一下，隨即又不見了。成羣的小猶太人，衣服破而且髒，頭髮是鬆的，在污穢底中間號叫打滾。一位紅頭髮的猶太人，麻雀蛋似地滿頭都是雀斑，從一處窗間探出頭來。他立刻急遽地招呼若安扣爾，接着若安扣爾便把馬車駛進了一個天井裏。又另外來了一位猶太人，停下來，加入了談話。波爾巴終於從磚頭底下冒出來，他看見那時候那三個猶太人正談得興高彩烈咧。

若安扣爾轉向他說，一切事可能做到的他們總要做；他底奧斯塔勃還在城內大牢裏，

雖說禁子很難談心，他總希望把一次會面設法辦到。

波爾巴和三個猶太人走進屋裏。

三個猶太人自己又談將起來，用着那聽不懂的語言。泰賴用力地把他們盯住。好像有點什麼把他深深地感動了；他粗鹵頑固的臉上舒出了一種希望之光，如像有時『希望』去拜訪了一位陷於絕望深處的人的情形；他年老的心開始劇烈地搏動，如像他是一位青年似地。

『聽着，猶太人！』他說了，他底話裏有一種勝利的旋律。『世界上面任何事情你們總辦得到，那怕到海底去撈東西；久有一句諺語，說祇要猶太人想偷，他自己的他都偷得到。使我底奧斯塔勃自由吧！給他一個從他們兇悍的手裏逃出來的機會吧。我答應這個人五千洋鈔；我可以再加你們五千；凡我所有的，富麗的杯子，埋藏的金子，房子，一切，乃至我最後的一件袍子，我都願意捨棄；並且我願意與你們訂約，我活着，我願意把我在戰爭中所獲的戰

「利品全部和你們平分。」

「哦，辦不到，親愛的大人，那是辦不到的！」若安扣爾說着歎氣。

「辦不到，」另外一個猶太人也說。

三個猶太人面面相覷。

「我們可以試一試，」第三個猶太人說了，怯懦地向其餘的兩位看了一眼。「上帝會加寵於我們咧。」

接着三個猶太人用日耳曼語把這件事討論起來。波爾巴縱然把耳朵拉長也還是聽不懂；他僅僅捉住了屢屢重覆的馬都克海這個字。

「聽，我底大人！」若安扣爾說了。「我們必得去請教一位空前的人物……：嚶，嚶！他聰明得如梭羅門一般；祇要他做不到，世界上就再沒有人能做得到了。在這裏坐坐吧；這是鑰匙；不要招呼任何人，」於是三個猶太人出去了。

泰賴把門鎖上，從小小的窗間向猶太街看去。那三個猶太人站在街心裏正談得起勁；不久加入了一位第四個，最後又是第五個。他聽見他們又在那裏重覆着：馬都克海，馬都克海！猶太人不住地向街底一方面探視；終於那裏街頭一間污穢的屋裏，現出了一隻着猶太鞋子的脚與一段長袍底邊幅。『啊！馬都克海，馬都克海！』猶太人們一條聲地喊道。於是一位較若安扣爾矮些的猶太人，清癯，更多面皺，有大大的上唇的一位，漸漸走近了這熱烈的一羣；他們全都急遽地向他訴說，爭先恐後地訴說時，馬都克海幾次向那小小的窗間瞥視，泰賴明知這會話與他頗有關係。

馬都克海一壁聽，一壁打一兩句岔，一壁抖擻着手，還不時地向一旁吐唾，並且拉起他長袍底邊幅，把手伸入插袋拖出一些叮噹作響的東西，當他做這個動作時，現出了他極污穢的褲子。後來那些猶太人竟談論得號叫起來了，以至於教那守望的猶太人來打招呼命他們靜些，於此泰賴開始為自身底安全畏意了；但他轉念一想，猶太人的商議只能夠在街

上舉行，而他們底語言可不是魔鬼們聽得懂的，他又復安然了。

兩分鐘後，那些猶太人全都走進屋裏來了。馬都克海走近泰賴，拍一下他的肩，向他說道：『我們做的包你都是對的。』泰賴望着這位尙未爲世所知的梭羅門，頗感着些希望；真的，他底面孔很能引起人底信賴。祇有他底上脣是個可怕的東西；其厚無疑地是在偶然的情況之中長起來的。這位梭羅門底鬍鬚總數不過十五莖之譜，牠們長在他面孔的左方。梭羅門的面孔很有幾處戰爭底疤痕，這是他太勇敢底好處；無疑地，他好久以來沒有在意這些疤痕了，就好像把牠們想成是胎誌已經習慣了似的。

馬都克海帶着那些滿傾倒於他底聰明的同伴們走了。波爾巴獨自留下。他在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經歷的陌生的不習慣的情景之中；他感着不安。他底心在一種熱病的狀態裏。他不像往日那樣不屈不移得橡樹也似了；他覺得怯懦而且軟弱。他一聽見什麼聲音便發抖，街頭一個新的猶太面孔也使他抖顫。他如此過了一整天。最後，夜深了，馬都克海和若

安扣爾才露了面。泰賴底心僵了。

『什麼消息？你們成功了麼？』他以野馬底一般急不及待問道。

但是猶太人在答話以前須得舒一舒氣，泰賴看出馬都克海原先在左方帽下成圈地垂下的一團毛不見了。顯然地他願意說些什麼，但他祇吞吐出了一些使泰賴莫明其妙的沒解說的字眼。若安扣爾老把他底手放在嘴邊就好像忍着寒冷似地。

『哦，至親愛的大人！』若安扣爾說道：『現在太不可能了！老天在上，太不可能了！這些壞人真該死咧！馬都克海也是這麼說。馬都克海正要做一件空前絕後的壯舉，無奈上帝不要他做。三千兵在這裏衛戍，並且所有的囚犯都將在明朝處死。』

泰賴盯盯地看着猶太人的臉，他底不能忍耐或激怒倒消失了。

『不過，我底大人若願意見他底公子，那必得在明天大早，太陽沒有出來時去見。哨兵們答應了，一位禁子也允許了。那東西該得活着受罪哩，我真痛心！多麼貪婪的東西！我們

之中決不會有那種東西：我給各個哨兵並那個禁子一共五十洋鈿咧。」

「好，帶我去見見他！」泰賴下了決心，以心中所蓄的全部肯定說道。他贊成若安扣爾底佈置，他將喬裝一位外國伯爵，新從日耳曼到來，爲了這個用處，周詳的猶太人已經豫備了一件袍子。天黑下來了。房子底主人，那紅髮雀斑的猶太人，取出了一條褥子並一件蓋被，舖在櫬上給波爾巴。若安扣爾以同樣的一條褥子在地板上睡下。紅髮猶太人自己，喝了一小杯麥酒，脫掉長袍，——他那鞋襪底裏而呵，看起來真像一隻醜小雞哩，——於是他脫了長袍，便偕同他底老婆投身於一個類似碗櫬的東西裏面去了。兩個小猶太人，躺在碗櫬旁邊地板上睡著了，活像一對狗兒。無奈泰賴竟是睡不着；他呆呆地坐著，他底手指擊打着桌面。他底煙斗嚼在嘴裏，吐出來的煙使得猶太人睡著打起噴嚏，並且拉上他底蓋被遮沒了鼻孔。破曉的微明還沒有抹向天際，泰賴用腳推動若安扣爾說道：「起來，猶太人，把你底伯爵衣服給我吧！」

一瞬間他穿着好了。他染黑了他底鬍鬚和眉睫，戴上一頂小黑帽；即使和他最熟悉的哥薩克人都不能認識他了。看上去，他不過三十五歲光景。面頰上頂着一層健康的色澤，而他底疤痕更給了他一種總司令的風度。繡金的服裝對於他再適宜不過。

街巷還在熟睡，手提籃兒趕城裏的市集的，一個也沒有。若安扣爾和波爾巴向一所樣兒好像蹲伏的鸛鳥的建築走去。那是所大，低，寬，黑色的建築；一邊有一枝細長的塔，鸛鳥底頸項似地突出在屋頂上面。這所建築用處頗多；牠是兵房，是監牢，而且是法庭。拜訪者走進大門，到了一間大屋裏，這間大屋其實是有遮蓋的天井。大約有一千人，在那裏睡着。他們二人一直向一扇小門走去，小門前面坐着兩名哨卒，他們在那那裏玩一種遊戲，一個人用兩根手指去擊打別個底手掌心。他們對於新進來的人並沒有注意，直等到若安扣爾招呼他們說，『我們來了，足下；聽見嗎？我們來了。』他們才回過頭來。

『進去！』他們底一個說道，用一隻手開了門，同時把別一隻手伸去受他底同伴底擊

打。

他們走進一道低而暗的廊廡，那廊道把他們引向一間類似的而前面開着小窗子的屋裏去。『誰來了？』幾條聲音同時喊出了，泰賴看見了一羣全付武裝的戰士。『我們受命在此不許任何人入內。』

『然而我們哩！』若安扣爾說了；『我們哩，老天在上，尊貴的足下！』然而沒有人肯聽他說。幸而，正在這時候一位胖子進來了，那胖子像是一位傳令官，因為他底嗓子比什麼人都宏亮。

『我底大人，我們來了哩！你認得我們，而且伯爵大人將要感謝你。』

『只准一百個魔鬼和魔鬼底母親進去！餘外的一概禁阻。並且不許任何人動刀爭吵。』

這道命令底結論拜訪者未曾聽到。『那是我們，那是我哩，那是你們底友人！』若安扣

爾每遇着一個人便如此說。

「好，現在那該可以行了吧？」他向其中的一個衛兵說了，那時他們已經走到廊道底末端了。

「可是可以的，然而我可不曉得你們到底許不許進到監裏去哩。雅那現在不在這裏；另外一個在他底位置上守着。」那衛兵答道。

「呃，呃！」猶太人悄悄地喊道：「壞了，尊貴的大人！」

「前進！」泰賴堅定地說；猶太人服從了。

拱頂屋底圓門之下，一位總管站在那裏，他底鬍子列成三層：頂上面一層向後拖去，第二層一直向前，第三層向下，這樣一來把他弄得大大地像一隻貓兒。

猶太人並未退怯，却從旁趨近他底身邊：「高貴的閣下！高貴而且光榮的大人！」

「猶太人，你是在向我說嗎？」

「正是哩，光榮的大人。」

「哼，然而我不過是一個總管罷了。」那三重鬍子眼睛發起光來的總管說了。

「老天在上，我正把你看做威渥德尊駕哩！呢，呢，呢！」猶太人說着，一面搖擺他底頭，並且張開他底手指。「呢，多麼優美的儀容！若依手指寬看來，尊駕靠得住是一位上校。大人無疑地得騎在其快如風的馬上去指揮軍隊了！」

總管撚他底下層鬍子，眼睛裏透亮。

「何等勇武的一位壯士！」猶太人繼續說了。「啊，嗚乎，何等冠冕的一種種族！金束與金佩輝煌如日；而那些女孩子，當她們看見了武士們……：呢，呢！」猶太人又擺起他底頭來。

總管撚他底下層鬍子，嘴裏發出一種馬嘶似的聲音。

「我祈求我底大人給我們幫一幫忙！」猶太人說道：「這位王子從外國來此，願意看

「一下那些哥薩克人。他有生以來，從沒有看見過哥薩克人是什麼樣子哩。」

外國伯爵子爵底隆臨，在波蘭是數見不鮮的；他們被觀光歐洲底半亞洲部分的好奇心吸引到這裏來。他們以爲莫斯科和烏克蘭那面便是所謂亞洲。因此總管鞠躬得低低地，並且想適宜地略致數語。

「殿下，我不知道，」他說了，「爲什麼你願意去看他們。他們是狗子，不是人；他們底信仰是沒有人敬重的。」

「你胡說，你魔鬼底兒子！」波爾巴叫道。「你自己才是狗子！你敢說我們底信仰沒有人敬重嗎？你們的天主教信仰才沒有人來敬重哩。」

「哦，總管說道：『我猜到你是什麼人了，我底朋友；你是掌握在我手裏的傢伙之一中的一位了。好，等我召集我們的人吧。』」

泰賴發作了他底暴躁，並且煩亂與剛愎使得他也不去想解救，幸而這時候若安扣爾

搶着說了：

「最尊貴的大人，這位伯爵如何能夠是一個哥薩克人？如果他是哥薩克人，他如何會得着這樣一套衣服並這樣一付伯爵的儀容呢？」

「你自己解釋吧。」於是總管張開他底大嘴要喊了。

「你極品的貴人，靜着，靜着，看天老爺底面子！」若安扣爾叫道。「靜着，我們要把你夢不到的來酬報你這個：我們給你兩塊金洋鈿哩。」

「哦！兩塊洋鈿！我用不着兩塊洋鈿。我把兩塊洋鈿給我底理髮匠，僅爲他給我光了半邊鬍子。猶太人，給我一百塊洋鈿。」於是總管又撚他底上層鬍子了，「假如你不給，我立刻就喊。」

「何以要那麼多呢？」猶太人憂鬱地道，臉都慘白了，一面解開他底皮袋子，幸而還好，皮袋裏祇有那麼多，因此總管也不能拿得比一百更多了。

「我底大人，我底大人，讓我們快點離開此地吧！看那壞心腸的人喲！」若安扣爾向泰賴說道，因為他看着總管把錢拿了去在手裏播，似乎在懊悔沒有多要。

「你這鬼總管是什麼意思？」波爾巴說了。「拿了我們底錢，不給我們去看哥薩克人，是什麼意思？你一定要讓我們去看他們。因為你拿了我們底錢，你就無權可以拒絕這一個。」

「滾，滾到魔鬼那裏去！如果你們不，我馬上便打招呼喊他們了。我說了，快快兒滾你們的！」

「我底大人，我底大人，讓我們走吧！看上帝面上讓我們走了吧！咒咒他！他該得夢見他自己受罪哩！」可憐的猶太人喊道。

波爾巴慢慢地轉過身，頭垂着，回步走了，隨着那為想着浪費洋鈔而苦惱的若安扣爾底埋怨。

「爲什麼發怒呢？讓那狗子咀咒好了。那種東西底咀咒是無禁忌的。哦，天乎，上帝有時把幸運給一些人，那是何等的幸運啊！對於我們，一百洋鈔落了個滾走！而我們底弟兄：他們扯脫了自己的鬚毛，而且在自己臉上弄些你看不忍看的傷，但是並沒有人給他一百金錢。呵，天呀！慈悲的上帝！」

然而這次失敗可給了波爾巴一個更深的感動，這從他眼睛裏的一種激烈的火光看得出來。

「讓我們去，」他突然地說，好像把自己喊醒來了似的，「讓我們到法場上去。我要看他們怎樣來把他磨難。」

「哦，我底大人！爲什麼要去呢？現在，那對於我們是沒有好處的。」

「讓我們去，」波爾巴固執地說；於是猶太人祇好跟着他，歎着氣活像一位保姆。

那執行死刑的法場很容易找到：因爲各街各巷的人民都在成羣地往那裏跑哩。在那

野蠻的年頭兒，這種事情被視爲一種最好看的奇觀哩，不僅是一般平民，便是高級社會也作如此觀。好些最虔敬的老人，好些年紀輕輕的女郎，還有些頂懦怯的婦人，他們隨後整夜夢見血淋淋的屍首，並且醉漢一般地在夢中大聲叫喊，縱然如此，他們總不肯錯過那滿足好奇心的機會。「啊，何等的酷刑！」他們中間許多人歇斯貼里地叫了，並且遮住眼睛轉過視線；然而並無二樣，他們仍然留戀地站在那裏好久好久。又很有一些人，開着口張着手，像要跳到別人底頭上去以便看個分清才舒服似的高出於一切人羣，一位偉岸的屠夫聳立在那裏，用一種鑑賞家的態度領略事件底整個進行，並且與一位負有「話匣子」的稱號的鎗匠交換點中肯的評語，因爲他同他到假日常在同一家酒館裏喝酒。還有些討論得正起勁，還有些甚至於擺出了賭品。前幾排中間，靠近長着鬍子的禁衛軍，站着一位青年貴族，穿着軍服，這位先生的確已經將他藏衣室的全部安置在背上了，留在屋裏的，至多不過一件破襯衫，一雙舊鞋子。鍊子兩項，重疊地懸在他底項間。他站在他底情人優細西亞底

身旁，不住地環顧有無弄污了她底綢衣。他把一切解說給她聽，詳盡得以至於別人再也不能加一辭。「你看見的這一切的人呵，我親愛的優細西亞」他說了，「都是來看殺罪人的；而那個人，我愛，在那裏，手裏拿着斧頭並別的傢伙的，便是劊子手，他要殺死他們。當他開始把他們在車輪上弄碎，或是使些別的法子把他們凌遲，他們那些罪人還是活的，可是當他把他們底頭割了，於是呵，我愛，他們便立刻死了。在此之前，他們是要叫喚動作的，但一到他們底頭被割掉，他們便再不能夠叫喚，也不能夠喫東西喝東西了，因為什麼呢？我愛，因為他們再也沒有什麼頭了。」優細西亞懷着恐怖與驚奇來諦聽這一切。

房屋底樓上層都滿是人。屋頂上面的窗口也露出了些長着鬍子並戴着帽子一般的東西的面孔。洋臺上面，天幕下面，坐着貴族們。笑盈盈的年青太太們，手按在欄杆上，手兒晶亮得就叫人想起白糖。威嚴的貴人們凜然地望着。奴僕們穿着富麗的制服，兩袖飄飄然，把各種點心獻上來。間或有個黑眼睛的年青的可人兒，把她底菓或餅，用她自己高貴的纖手，

向下面的羣衆拋去。於是那些餓荒了的先生們，立刻舉起他們底帽子去接；一位高大的老爺，他底頭聳在衆人之上，穿着褪色的紅短褂並且揹着黯淡的金帶，仗了他底長臂膀搶先接住了，接着便把這獲得品吻將起來，並且還要把牠壓在胸口，終於放進口內。掛在洋臺下面的金製籠上的鷹鳥，也是一位觀客，勾喙靠在一邊，一隻腳舉着，他也專心致意地在看那些人鬧熱。突然一陣語聲掃過了人叢，消息傳出來了：「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哥薩克人！」

他們光着頭，長髮在空氣裏浮蕩。他們底鬍子都長了，他們華美過一度的衣服都破了，就像把些碎片掛在身上。他們底步武既怯懦也不粗暴，可是帶着一種驕傲的氣概，不看也不睬那些人羣。他們第一個走出來的是奧斯塔勃。

當泰賴這樣看着他底奧斯塔勃時，他感覺了些什麼了？他底心裏充滿着的是些什麼？他從人叢中注視着他，不使有一個簡單的動作從他底眼裏滑過。他們到了行刑的地點。奧斯塔勃停住了。他是喝這杯苦酒的第一人。他看一看他底同伴們，舉起他底手，大聲說道：

願上帝使站在這裏的異教徒，污濁的狗子，沒有一個聽得到基督徒受難底呻吟！讓我們大家默無一言吧。」說完了這話，他走上了刑台。

「幹得好，兒呀！幹得好！」波爾巴柔聲說道，垂下他灰髮的頭。

劊子手脫了他底破衣服；他們再把他底手和脚縛在準備妥了的木柱上，於是——我們不把這幅地獄般地殘酷的圖畫來使讀者見着毛髮俱悚了。那是粗暴野蠻的年頭兒底產物，那年頭兒人們，一直在戰爭生活之中，被這種生活僵硬化了他們底魂，以至於使得沒有一點人底意識留在他們身上。那年頭兒也有少數人持議反對這種可怕的處置，然而無效。國王和一些貴人，因為心靈底竅悟，也明白這種懲治底嚴厲，終祇有煽起哥薩克民族復仇的氣焰，然而也是枉然。倒是國王底勢力，智者底意見，反而敵不過那些國中大臣底野蠻意見；那班大臣，爲了他們底沒有思想，與他們政治目光底無救的欠缺，他們把議會弄成爲政府底玩物。奧斯塔勃，巨人也似地忍着酷刑，沒有號叫，也沒有呻吟能夠聽見。甚至於當他

底手骨和脚骨開始被他們扳斷，甚至於當羣衆沈靜得死了一般，甚至於當折斷的聲響遠遠的觀衆都能夠聽得分清，甚至於當劊子手都把眼睛轉過一旁，始終全不會有一些呻吟之音奪唇而出，連他底面孔都未顫動一下。泰賴頭垂着站在羣衆中間；不久，他底眼睛又驕傲地擡起了，贊賞地說，「幹得好，孩子！幹得好！」

可是當他們把最後致命的酷刑加諸他的時候，好像他底精力漸漸廢弛了。他把他底目光環顧了一下。

哦上帝！全是陌生人，全是不熟稔的面孔！假如有些他底親屬在他去世之時到臨一下子，那，那他將不惜親聆他可憐的，老弱的母親底啜泣與嚎啕，便是一位妻子來此痛哭一場，並且撕她底翠髮，擊她底玉胸，他也在所不惜；不過，他心裏却希望得見一個強健的人，跑來用明慧的語句使他興奮起來，使他痛快地結局。他底精力毀了他，靈魂底衰弱使他喊出來了，「父親！你在那裏？你聽見嗎？」

「我聽見！」在無邊的沉寂之中一聲響徹，千萬人一致地顫慄了。一隊騎兵趕急在人羣之中搜尋起來。若安扣爾慘白如死，當騎者走近他來，他恐怖地回頭看泰賴；不料泰賴已經不在他身旁了；並且沒有一點他底踪跡。

十二

他們不久也就找到了泰賴底踪跡。十二萬哥薩克軍在烏克蘭的疆界上出現了。這不是小規模的去劫掠或去追趕韃靼人。不，全國都一齊起來了，因為人民已經極度地容忍得夠了；他們起來，報復那對於他們底主權底侮蔑，報復那他們自己底不光榮的俯屈，報復那加之於他們底父老與神聖的習慣底信仰底蹂躪，報復那施之於他們教堂底破壞，報復那外國貴族的奢驕無度，報復那猶太人在基督教土地上的無理的統治，他們要報復那過去激成並弄深哥薩克人嚴峻的仇恨的一切。會長奧斯壯尼查年青果敢，領導着廣大的哥

薩克軍。除他而外便要數到他底經驗豐富的老朋友並兼充顧問的剛雅。還有八位統領各人領導一萬二千人的大隊。兩個奧蘇爾和一個「幫許志尼」佐助酋長。一個弁校掌着中軍大旗，同時許多其他的旌旄也都在空中飄浮；幕僚帶着首領底作爲奉官表記的金杖。其他隸屬於馬，步輜重各部隊的官員，數目也就不小。所有的自由哥薩克人組成的義勇軍，幾乎和登錄的哥薩克軍一樣地多。各處的哥薩克人都起來了。有的從齊吉林來，有的從培雷雅斯拉夫來，有的從吐巴林來，有的從格魯曷夫來，有的從聶泊爾河畔的低處來，還有的從聶泊爾河各處的高岸與島嶼那裏來。一條綿聯不絕的馬隊和牛羣，橫絕了莽莽的平原。在這許多哥薩克軍中間，在這許多隊伍中間，有一隊可稱上選，那一隊底領導者，便是我們所熟知的秦賴·波爾巴。一切都給他以在衆人之上的威勢；他底高壽，他領兵的經驗與機智，加之他對於敵方的痛恨。他底充分的刻毒與殘酷，便是哥薩克人看來都有點嫌過。他底灰色腦袋，除去了鎗刀砲火什麼夢想也沒有；他在軍事會議中的談吐，全部是破毀的氣息。

我們無須描繪那哥薩克人表揚他們自己的一切戰事，也無須描繪那戰爭的演進的過程。那在編年史中都已经寫得非常詳盡了。爲了正教信仰，一枝軍隊如何在俄羅斯土地上面崛起，這是一件極有名的故事。沒有比信仰底力量更強的力量了。其使人駭異與不可克制，正如奇幻莫測的海裏在暴風雨之中偏起來的一塊岩石。那岩石從海之極底，把牠凸出部分堅硬難破的石峯送入空中。到處都看得見牠，牠直視着那不盡的波濤滔滔。向牠撞去的船祇有遭殃！船身飛散成板片，船上的一切都破裂而且粉碎了，振蕩的空氣反復回響着溺者底慘呼。

編年史底籍頁中有一部分精細地敘述着波蘭戍兵如何在失守的城中逃走；不法的猶太酒店老板如何地被絞死；救封會長尼古拉·拍托茲基以及他數不盡的軍隊如何地無力抵抗那無敵的客軍；接着在逃被追，拍托茲基如何地以至於把他底精銳部分陷入小溪之中；後來猛銳的哥薩克軍隊如何地又把他困在波龍小城中；而且連他迫於不得已，竟

至發誓承允了國王與政府方面底多方賠款並哥薩克人之主權與特權底歸還，那裏面也敘述到了。但是哥薩克人並不是因此便罷休的一種人。他們早就知道波蘭人底誓言是不算數的了。假如不是那小城裏的俄羅斯牧師來救他，拍托茲基無疑地將不會能夠再跨上他價值六千洋鈔的開拜爾德馬，去教可喜娘垂青，去教權貴們嫉妒了；於是乎他也將不能夠再在國會中出現，給議員們珍奇的筵席了。當所有的僧衆，穿着輝煌的金袍，佩着聖像和十字架，牧師手執圭杖，頭戴法冠當先，走來與哥薩克人相見的時候，哥薩克人沒有一個不脫帽鞠躬。接着整整一小時，他們恭謹的態度簡直就如朝見聖上一般；他們底勇武在教會面前低抑下來了；他們尊崇他們底牧師輩。於是會長和領袖們都同意釋放拍托茲基了；他們從拍托茲基取得了一個莊重的誓：他許承所有的（希臘）教會從此清平無擾，他答應立除積怨，並且再也不有危害哥薩克人的舉動。祇有一位領袖不贊成這個和平。那是泰賴。我從頭上扯下一把頭髮，他叫道：

『會長和領袖們！莫作這種女人底行徑。莫要相信賴阿克；殺那些狗！』

當祕書官陳出和約，會長去伸手拿來的當兒，秦賴拔出了一把精鋼鍊成的土爾基製寶刀，一把真正的大馬色寶刀，把牠像一枝蘆葦也似地折成了兩段，兩段刀片被他擲向兩旁，擲得遠遠地；他說了：『請了！像這兩塊刀片再也不能合成一把刀，同伴們，我們此生也從此不再見面了。記着我臨別的話吧。』他說話的聲浪愈強愈高，其力量竟是一種空前未有的力量；他底預言使大家都顫慄了。『你們死在當前的時候，你們將要記起我！你們以為你們已經買到和平與安甯了嗎？你們以為你們將要有一番大表現了嗎？你們將要有一番大表現，然而決不是你們此刻所夢想的樣子！會長，他們將要把你底頭剝了皮，他們將要用糠皮來塞滿牠，他們還要把牠送到各市場去陳列哩。先生們，你們底頭也不會安全。你們將被丟在陰濕的牢裏，石頭牆圍着你們，那還是他們不把你放在釜裏像煮羔羊似的活活煮熟的說法，而你們，人們，』他接着轉向他自己底從者說了，『你們有人願意用正確的死法去

死沒有不憂傷，不婦人般地游惰，也不向酒店旁邊的籬笆下面去飲酒；却像一個光榮的哥薩克人底樣子去死？不過，你們或許也有人願意回家，變成個沒有信仰的東西，倒把波蘭牧師攥在肩背上吧？」

「我們願意隨從你，尊貴的統領，我們願意隨從你！」他底全隊伍喊出了，其餘的也有許多加入了他們。

「既如此，隨我來！」泰賴把他底帽向額上拉一拉，兇狠地把其餘的人看了一眼，走向他底馬，於是朝他底人們喊道，「不許任何人用侮蔑的言詞來責備我們。現在，人們，這裏來！我們會會迦特力教徒去吧。」於是他一馬當先，跟着他走的是一行一百乘馬車，並哥薩克馬步兵了無數；接着他又轉身以一瞥去恐駭那些留下的人，他底眼睛顯得多麼憤怒啊。他們這一隊到了那全軍視野底盡頭時，泰賴底忿激猶然勃勃，並不斷地回頭。

會長與領袖們不安了；大家都沈思起來，保持着靜默，好像給某種嚴重的預兆壓着了。

泰賴底預言並不虛枉；終於事實完全如他所說的來了。卡臘瓦受了權詐的突擊沒有多久，會長底頭顱便在竹竿上懸着了；和牠做一處的，還有許多別的官員底頭顱。

泰賴呢？泰賴領了他底人馬去波蘭全境掠殺，焚燬了十八座城池並幾乎四十座教堂，一直搗到克拉科。他殺了許許多多貴族，劫了許多最富最闊的堡壘。他們一隊哥薩克人掃空了所有精窖在深窖裏的百年老酒陳釀；他們把從衣庫裏搜出的華服美飾不是割壞便是燒了。『毫無顧惜，』是泰賴底軍令。哥薩克人也不顧惜那些黛眉的貴婦，也不顧惜那些明豔動人雪白胸膛的千金小姐；她們甚至於在聖壇左近都不能得救，因為泰賴會把她們和聖壇一齊燒却。玉臂在猛烈的火焰中舉向蒼天，悲慘地抖顫着，那將使得陰濕的泥土都憐憫起來，以至於使得原草都爲了哀感她們底命運而垂頭。但是殘酷的哥薩克人毫不在意；他們用矛底尖把街巷裏的孩子們挑着向火焰裏投去。

「這是爲奧斯塔勃底魂靈設的灑撒，你們異端的賴阿克啊，」泰賴如此說了。這爲奧

斯塔勃的瀾撒，在每個村子裏都得行一次哩，終於波蘭政府也看出泰賴底掠殺非比尋常了；拍托茲基領了五路大兵，下令只要活捉泰賴。

哥薩克人在追兵前面沿側路退了六天，他們底馬不停地飛奔，恰好使他們沒被追上。而同時，拍托茲基也盡心竭力地不倦地跟着他們；在聶斯德河畔，泰賴拈據了一座頹廢的堡壘預備休息一下，拍托茲基於是便把他們趕到了。

堡壘正站在聶斯德河邊的懸岩上，砲臺都已零落，墻垣底廢址猶存。堡壘底高處佈滿着瓦礫磚石，堆在那裏好像在等人把牠們拋撒。敕封的會長拍托茲基把堡壘面向平原的兩面圍困起來。一連四天，哥薩克人底應戰便是把瓦礫磚石當作矢彈朝波蘭軍丟去。可是他們底磚石與精力終於有限了，因此泰賴便決意從圍攻的軍隊裏殺出一條血路再說。哥薩克人果然便殺出了一條路，並且他們底輕騎也能夠忠實地爲他們效勞，無如泰賴正在飛奔的當兒忽地停下來，並且喊道：『等一等！我底煙斗並菸草掉了；我不願意讓異端的賴

阿克把我的煙斗拿去！』這位老英雄覺着他底烟斗裝滿了菸草落在青草之中，那是他無論在家無論海上之役或陸上之役從未判離過的老伴，於是他俯下身來。

可是這當兒，驀然地衝來了一隊賴阿克，把他底臂膀執住。他以全力掙扎；然而他不能如往常一樣地把那些捉住他的老總們摔在地上了。『呵，老了，老了！』他呼道：這健強的老哥薩克人哭了。其實並不是年老的罪過，捉手提脚把他纏住的，幾乎有三十人上下咧。

『這老鴉給捉住了！』賴阿克謹呼道。『這狗子，我們得想個法兒給他個無上的光榮哩！』經過會長的許可，他們決定當着大家把他活活的燒死。近處有一棵光幹子樹，牠底頭是被雷電擊却了的。他們把他用鐵鍊縛住，手兒高高地喫釘子釘在樹枝上，如此四遠都能夠望見他了；接着他們便把柴在他底脚下堆將起來。泰賴可並不理會牠們，也不想那隨即便要生起來烤他的火。他急切地顧視着他底哥薩克人被迫擊着的那一方面。因為他掛得高，他瞭如指掌地一切都觀察得到。

「人們呀！」他喊了，「佔據那林子後面的小山吧！他們不能夠爬上牠！」但是風不會把他底話傳給他們。「他們完了，完了！」他絕望地說，一面垂視那聶斯德河水熱熱之處。喜悅在他底眼睛裏閃動了。他看見四隻船艙從一帶叢薄底後面露出來；於是他張着全肺力用响亮的聲浪喊道，「人們，河邊去，河邊去！由左方的路走下岩壁下面去。河邊有船，上船，他們便捉不你們到了。」

微風從別一面吹來，他底話被哥薩克人聽到了。因為這個告語，他頭上遭了斧背一擊，於是一切在他眼前舞蹈起來了。

哥薩克人以全速度沿岩壁往下奔，追兵在他們後面。他們一看：下面的路彎環曲折，迂徑極多。「朋友，我們要給陷了的！」他們說了。說着，他們遲滯了一下，揚起他們底鞭，打起哨，他們底韃韃馬便平地跳起來，蛇一般地落了空，飛下岩壁，一直躍入聶斯德河中去了。沒有騎馬下河的祇有兩位，但是他們隨着峭石碎割地坍塌，接着就連人帶馬地未得發一聲喊。

便斃了。於是哥薩克人騎在馬上復行向岸游去，解了船纜。這時賴阿克在懸崖上面站着，很爲這奇異的功業驚了，他們想，『我們也跳下去追他們嗎？還是不呢？』

一位年青的上校，他是誘惑了可憐的安德利的波蘭美人底親兄弟，是一位活潑而且熱血的兵士，他並沒有深思，便把他底馬學着哥薩克人底樣子蹣跚去。他和他底馬在空中翻了三個筋斗，終於沈重地落在石頭上。尖利的石頭粉碎了他；他底腦髓和着血，濺污了生在參差的岩壁上的小樹。

當泰賴·波爾巴從那一擊恢復過來，他便向聶斯德河望去，哥薩克人已經在輕舟上面把槳划起。子彈從上面打來，但是打不到他們。老會長眼睛閃爍着歡樂。

『請了，朋友們！』他在上面向他們喊道；『記着我，明年春天再到這裏來以同樣的方
法取樂！什麼！該死的賴阿克，你們捉住我了麼？你想吧，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是一個哥薩克
人所怕懼的？等等；終有個時候你們會清楚正教的俄羅斯信仰是什麼！無論遠近的人民都』

將爲牠馨香哩。俄羅斯土地上將有一位沙皇出世，世間將沒有一種勢力不在他底面前俯伏。』然而火已經從乾柴上面升起來了；火包裹了他底脚，火焰伸展到樹……可是地球上有什麼火，火焰，或力量能夠征服俄羅斯氣魄的？』

聶斯德河甚闊，有深深的渦漚，密密的蘆叢，明靜的淺灘，和小小的港灣；波面似鏡，其光微明，充滿了諧和的雁唳；驕傲的野鵝輕捷地浮來浮去；沙雕，紅咽雀，還有些別的鳥兒，棲在沿岸的蘆葉裏。哥薩克人在狹狹的雙舵船中敏捷地划着槳，——使勁地划，留心迴避沙灘，並且切斷了許多飛鳥底行列。——划着划着，他們一面談說，他們底會長。

譯後記

誠然，新俄國隨着她革命陣勢底開展，在我們面前產出了充滿燦爛的光，熾熾的熱，和輝煌的色的新生的文學，那使我們驚心動魄，那使我們激烈地歡迎。同時，有一事實是我們不能忘却的，那便是金色大字已經在歷史上寫得明白的，過去俄國底戈果里時代（Age of Gogol）。

在四川，「中國的阿爾卑斯」山下，仗着紙糊的窗櫺透入的陽光，我和我的朋友汁共讀着戈果里底一本小说集，那是一九三一年的事：現在這本被我們譯成的秦賴·波爾巴便是那集中的第一篇。

雖說中國這貧乏的文壇也曾因戈果里底一個短篇起過一番震動，雖說中國較成熟的某作家的確曾受了戈果里底影響，汁底意見總以為戈果里在中國是不幸的，他捧着那

本大書，他說：『我覺得我們有介紹戈果里的責任，至少我們得先把泰賴·波爾巴繙出來。』

泰賴·波爾巴恰好是戈果里時代第一燕屠介涅夫和托爾斯泰都認戈果里爲俄國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之父：我們要指明的是這本泰賴·波爾巴透露了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最健美的輪廓，而一種浪漫精神却仍然流貫了組成這健美的每一枝血脈。同時，藉這歷史上的題材和表現在這傳奇故事中的哥薩克靈魂，戈果里把他自己談諧的和善，詩意的優雅，以及對於「生之意志」的崇信，用極生動的文章給了我們一個夢寐難忘的暗示。我們要說，這正是這可愛的第一燕應有的姿態，牠完成了第一燕所以特別爲我們讚賞的「偉大」！

寫到這裏，我虔敬地向這位戈果里時代的先驅（何況他又是使俄國國民文學完成的「普希金的後繼者！」）致敬，並且記出他底全名：尼古拉·華賽里維奇·戈果里（Nikolai Vassélevitch Gogol）他生於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五二年，正是精進的內心生活和辛

苦的寫文工作底犧牲，他死在幻望的煩惱之中。

在這本書譯成後三年接着她即將印出的消息我當然是快慰的；無如近來因為教書生活和一般青年更親密的接觸告訴了我智識份子異常消沈的現象，太使我苦痛，太使我悲愁了；不知道這本書裏的哥薩克靈魂是不是可以成爲他們的一種救藥。

『工作，沒有別的！』這是我底座右銘；我有繼續譯出戈果里第二期代表作萊華底大路和第三期代表作死靈的願心。

民元在沙漠大廈。

二二，四，一九三三。

南 京 書 店 出 版 文 學 書 籍

		書 名		著 作 人		實 售 價		
中	國	文	學	體	例	談	楊 啓 高	四 角
生	命	的	顛	動	莊 晴 光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男	女	問	題	徐 公 美	三 角 五 分	三 角 五 分	三 角 五 分	三 角 五 分
獅	子	吼	王 平 陵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瑟	歌	集	王 捷 三	六 角	六 角	六 角	六 角	六 角
弱	水	黃 懺 華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李	後	主	詩	詞	年	譜	章 崇 義	五 角
浪	漫	二	詩	人	張 蓬 舟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碎	玉	傅 也 文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詩	選	祁 述 祖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七 角
飄	浮	許 傑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四 角
國	難	吟	詠	彙	編	履 樸	四 角	四 角
蜘蛛	男	黃 宏 鑄	八 角	八 角	八 角	八 角	八 角	八 角
淞	集	侯 佩 尹	六 角	六 角	六 角	六 角	六 角	六 角

泰賴波爾巴(小說)

每册實價大洋七角五分

* * * * *
 * 翻 不 所 版 *
 * 印 許 有 權 *
 * * * * *

著 者 俄 國 戈 果 里

譯 者 顧 民 元 楊 汁

發 行 者 南 京 書 店

發 行 所 南 京 書 店

上 海 河 南 路
南 京 太 平 路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五 月 初 版

47

± 3006h